

刊 叢 書 讀

名家新選集

著 等 盾 茅



版 年 五 四 九 一

行 發 社 版 出 書 讀

南京中央警官學校五總隊。

五
年
六
月
九
日
購
于

許慶昌誌



3 0528 2104 2



名家新作品集

茅盾等著



讀書出版社發行

小 引

民國念六至卅四，這整整八年的歲月，是中華民族通過了各階層，發揮傳統的強韌性的對敵抗爭，終於獲得勝利的過程。

這新世紀的蘊育期間，是中華民族生活史上最意義最深的一個階段，我們的作家們是以怎樣的筆觸刻畫它、給它樹一個莊嚴偉大的紀念碑，這是我們極想觀賞，極想拜讀的，尤其我們被遺留在淪陷區的人們，正像飢者求食一樣渴盼着一睹作家筆下的這偉大時代底塑像。

我們有了以上的動機，於是從輾轉得到的幾本雜誌中（文藝陣地，文學創作等）選輯了這册名家的作品。因為得到的雜誌太少，所以不敢遽稱這幾篇小說是這時期中這幾位名家的代表作；不過通過了這些作品而能幫助我們把握這個時代確是可以自信的。

在着手編印這本書時，西方的西斯蒂強盜剛剛被捕滅不久，恰巧這本書校對完了的時候，東方的軍國主義盜徒，也被正義之師擊敗而全面降服了。這本書應該作為同人等於抗戰勝利的獻禮。

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最後應該聲明的：本書輯為刊性質，各著作之版權，自應為各作家所保有，謹按書價

百分之十奉致闊款。於此尊致謝意，並祈鑒諒。

857.61
602

目次

耶穌之死	茅盾 (一)
摘星錄	沈從文 (二二)
次東門外	蹇先艾 (七一)
初吻	端木蕻良 (八九)
追隨者	李廣田 (一一)
麥收	柳風 (二二七)
花園中	艾蕪 (二五三)
某夫婦	巴金 (二七九)

283864

耶
穌
之
死

茅
盾

耶穌和法利賽人是怎樣結下了仇恨的呢？
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

先知以賽亞說過這樣的話：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爲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爲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上帝的救恩。」

這就是烏西雅，約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太王的時候，亞摩斯那個兒子以賽亞；就是得了默示，責備以色列的官員們不問「城邑被火焚燒，田地爲外邦人所侵吞」，仍然「居心悖逆，喜愛賄賂，追求賤私」，預言上帝將降大罰的先知以賽亞，——這就是他說的話。

這也就是他，宣稱上帝將責罰一切爲非作惡的人，「必豎立大旂，招遠方的國民，發嗓音叫他們從地極而來，看哪，他們必急速奔來。其中沒有疲倦的，絆跌的，沒有打盹的，睡覺的；腰帶並不放鬆，



韃靼也不折斷。他們的箭快利，弓也上了弦，馬蹄飛如擊石，車輪好像旋風。他們要吼叫像母獅子，咆哮像少壯獅子。他們要咆哮抓食，坦然叨去，無人救回。那日他們要向以色列人叫，像海濱甸甸：人若望地，只見黑暗艱難，光明在雲中變為昏暗。」——這又是先知以賽亞說過的話。

他又得到默示：「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罷，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人們相信，烏西雅作猶太王的時候，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又會說過這樣的預言。

二二

正像人們所相信，所知道的先知以賽亞的預言一樣，當希律王的時候，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他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

這施洗者約翰，身穿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和野蜜。

那時候，耶穌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到了約翰那里，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里，讓約翰給他們施洗了。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子孫，誰指示你們來逃避將來的懲罰呢！他們要做出事來，與悔改的心相稱。不要自己心里說，有亞伯拉罕爲我們的祖宗；我告訴你們，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的，不希望你們這些不肖孽種！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揚淨他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

施洗者約翰所說的在他以後來的那人，就是耶穌。那時候，耶穌方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耶穌見了約翰，便要受他的洗，約翰慌忙攔住他道：「我豈受你的洗，怎麼你反上我這裏來呢？」

耶穌即回答道：「你曾且許我受你的洗。因爲我們禮當如此。」

從那時候，耶穌就常起這來。

從那時候起，法利賽人就覺得這個木匠的兒子便是將斧子放在樹根上，要砍掉一切不結好果子的樹木的那個人。

四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和他們兄弟安得烈，在海裏撒網。耶穌對這兄弟兩人說教，這兩兄弟就捨了網，跟從了耶穌。他們再往前走，又看見兄弟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約翰，同在船上補網，他們聽了耶穌的說教，也就跟從了耶穌走了。

他對人民說：「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大家看見；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面前吹號，像那假冒爲善的人在會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應有之報！」

「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要站在會堂里和十字路口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應有之報！」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臉上帶着愁容；因爲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已經得了他們應有之報！你們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食來。」

「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着牛皮，裏面却是殘暴的狼。憑着他們的果子，

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荆棘樹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里！」

耶穌這樣到處說教，收了十二個大門徒，得了許多人的信仰，但是也引起了那些假威作福的，假冒為善的人們的憎視與暗恨。

五

法利賽人商量怎樣可以除滅耶穌。

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來試探耶穌，請他顯個神蹟給他們看。耶穌回答道：「晚上天發紅，你們就說，天必要晴。早晨發紅，又發黑，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蹟，除了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看。」

耶穌就離開他們去了。

耶穌帶門徒渡到河那邊去。門徒忘記了帶餅，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要謹慎，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

門徒們彼此議論說：「這是因為我們沒有帶餅罷？」

耶穌看出來，就說：「你們這小信的人，爲甚麼因爲沒有餅後此議論呢！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這話不是指着餅說的，你們怎樣不明白呢？」

門徒們這才覺得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餅的酵，乃是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教訓。

耶穌知道法利賽人一定要害他，也知道他若到了耶路撒冷，那就是他被謀害的日子近了；然而他還是決心要到耶路撒冷。

那時候，希律王已經殺了施洗者約翰；因爲約翰在人民面前指斥希律王的罪惡。希律王聽到了耶穌的名聲和他的行事，就對臣僕說：「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里復活。」希律也要設法殺害耶穌。然而耶穌仍然決心要到耶路撒冷。

耶穌上耶路撒冷去的時候，將這意思告訴了門徒，門徒中有勸他的。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十二個門徒都跟從他去，其中就有加略人猶大。

六

耶穌和門徒將到耶路撒冷，就有許多人前行後隨跟着他。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

這騎驢的是誰？」

衆人答道：「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

耶穌進了寺院，趕出殿裏一切作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對他們說：「這殿是爲禱告的，他們倒使牠成爲賊窩了！」

祭司長和文士們看見耶穌的行動，甚爲惱怒，乘耶穌在殿上說教的時候，他們就來質問耶穌道：「你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給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你們若告訴我，我就告訴你們我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約翰的洗禮是從那里來的：是從天上來的，是從人間來的呢？」

祭司長和文士們一聽這話，就彼此商議道：「我們若說從天上來，他必對我們說，既是這樣，你們爲甚麼不信他？若說從人間來，我們又怕百姓，因爲他們都以約翰爲先知。」商議既定，於是回答耶穌道：「我們不知道。」

耶穌夷然答道：「那麼，我也不告訴你們，我仗着甚麼權柄作這些事。」

過一會，他又說道：「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里去作工。大兒子回答說，我不去，但以後自己懊悔，就去了。那人又去對小兒子這樣說，小兒子却回答說：我就去，

可是他沒有去。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父命呢？」

「大兒子。」祭司長和文士們回答。

於是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妓，倒比你們先進上帝的國，因為稅吏和娼妓倒不像他們口是心非。」

但是祭司長們毫無慚愧悔悟之容。

耶穌又說道：「你們再聽一個譬喻。有個家主栽了一個葡萄園，周圍圍上籬笆，裏面挖了一個壓酒池，蓋了一座樓，租給園戶，就往外國去了。收果子的時候近了，他打發僕人，到園戶那里去收果子，園戶拿住僕人，打了一個，殺了一個，用石頭打死一個。主人又打發別的僕人去，比前更多；園戶還是照樣待他們。後來打發他的兒子去，意思是，他們必尊敬我的兒子。不料園戶看見他的兒子，就計議道，這是承受產業的，來罷，我們殺他，佔他的產業。他們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園外，殺了。」耶穌於是問道：「園主來的時候，要怎樣處治這些園戶？」

祭司長他們答道：「要下毒手除滅那些惡人，將葡萄園另租給那按着時候交果子的園戶。」

耶穌說：「經上寫着：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所以我告訴你們，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誰掉

在這石頭上，必要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聽見了耶穌的比喻，就看出那是指着他們說的。他們想要捉拿耶穌，只是怕百姓，就不敢下手。因為百姓是擁護他的。

法利賽人出了殿，商議着怎樣用計賺得耶穌的話，就借這話殺他。

法利賽人打發他們的門徒，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實實實傳上帝的道，甚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該撒，可不可以？」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回答道：「假冒為善的人哪，為甚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

那些人拿一個錢給耶穌。

「這像和這號是誰的？」耶穌問。

「是該撒的。」他們回答。

「這樣，」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

那些試探耶穌的人聽了這話，就廢然而去。他們原來以為耶穌的回答一定是「可以」或「不可」。倘若耶穌說「可以」，他們就可可在百姓中間破壞耶穌的信譽；倘若說「不可」，他們就可報官，將耶穌

挺拿。却不料耶穌給了那麼兩面可通的回答。

耶穌正在殿上對百姓說教。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在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

他們說這話，又是試探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穌却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劃字。文士和法利賽人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劃字。

百姓聽這麼說，默然半響，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都出去了。連那幾個女士和法利賽人也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

耶穌就直起腰來，對她說：「婦人，那些人在那里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主呀，沒有。」婦人回答。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七

耶穌對衆人和門徒講論。

耶穌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謹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爲，因爲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把雞担的重担，捆起來擱在人家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帶的經文做寬了，衣裳的縫子做長了；他們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里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夫子。」

於是耶穌指名申斥道：「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薄荷，茴香，芹菜，獻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這更重的是你們當行的，也是不可不行的。你們這瞎眼領者，蠅虫你們就濾出來，駱駝你們倒吞下去。」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却盛滿了勒索和放蕩。你們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裏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

「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却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你們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顯出公義來，裏面却裝滿了假善和不法的事。」

「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啊！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到你們這里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裏鞭打，從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這世代了。」

八

逾越節的前兩天，祭司長和民間的長老，聚集在大祭司該亞法的院裏，大家商議，要用詭計拿住耶穌殺死；但又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恐怕民間生亂。

十二個門徒裏的一個，加略人猶大，去找祭司長和守殿官，說他有法子，使得他們拿住耶穌，不給百姓知道，祭司長他們就允許給猶大三十兩銀子。猶大就和他們商量好了捉拿耶穌的法子。

逾越節到了。門徒問耶穌道：「你要我們在什麼地方給你預備過節的晚餐呢？」

耶穌說要在城里某人的家裏。

門徒們就去預備了。

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個門徒坐席，其中就有加略人猶大。耶穌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了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脚，並用自己束的手巾擦乾。挨到西門彼得，彼得說道：

「主呀，你洗我的脚麼？」

耶穌回答道：「我所作的，你現在不知道，後來必明白。」就洗了彼得的脚。

正吃的時候，耶穌又說道：「現在要應驗經上的話：同我吃飯的人，用脚踢我。……」說了這話以後，耶穌心裏很憂愁，便又明說道：「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門徒們一聽這話，大為吃驚，彼此對看，猜不透耶穌所指的是誰。

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着吃，這是我的身體。」

又拿起杯來，祝福了，遞給門徒，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

門徒們爲了耶穌說他們中間有人賣他，很覺不安；一個一個問道：「是我麼？」耶穌不回答。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裏。西門彼得得對這門徒遞個眼色，悄悄囑咐他道：

「你告訴我們，主要是指着誰說的？」那門徒就勢靠着耶穌的胸膛，低聲問道：「主啊，是誰呢？」

耶穌低聲答道：「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他就蘸了一點餅，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道：「你所作的快作罷」。

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耶穌爲甚麼對猶大說這句話。有人因猶大帶着錢囊。還以爲耶穌是叫他去買過節所應用的東西，或是去拿甚麼救濟窮人。猶大受了那點餅，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了。

耶穌又對門徒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沒有鞋，你們缺少甚麼沒有？」

「沒有。」門徒們回答。

「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耶穌說，「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掉衣服買刀。」

門徒說：「主阿，請看，這里有兩把刀。」

耶穌說：「够了。」

耶穌帶着門徒出去，到了汲淪溪那邊的一個園子。耶穌和門徒屢次在這園子里聚會，那猶大也知道。當下耶穌和門徒進了這園子，耶穌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裏，等我禱告。」

他只帶了三個門徒，彼得，雅各和約翰，一同走到稍遠的地方。耶穌滿面憂容，心裏很難過，便對那三個說：「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里等候，和我一樣警醒，不要睡着。」於是他獨自離開他們有一箭之路，俯伏在地，禱告道：「我父啊，倘若可以，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罷。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禱告完，再回到三個門徒那里，他們都已睡着。

耶穌叫醒了他們，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刻麼？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却軟弱了。」

他第二次又去禱告：「我父啊，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又回來時，看見那三個門徒又是兩眼迷惘，前合後仰，在打瞌睡。

耶穌第三次去禱告，說的禱詞和先前一樣，於是回到門徒那里，喚他們道：「現在你們照舊去安歇睡覺罷，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起來，我們走罷。看哪，賣我的人近了！」

說話之間，那猶大帶領一隊兵，和祭司長並法利賽人的差役，拿着燈籠，火把，兵器，就來到園裏。原來那些兵丁和差役都不認識耶穌，猶大預先和他們約好，用親嘴作暗號，只看猶大和他親嘴的，便是耶穌。當下衆人擁進園來，猶大跑到耶穌跟前，說了句「請天子安」，就與耶穌親嘴。

耶穌說：「猶大，你用親嘴去買人子麼？」

左右的門徒見光景不好，就說：「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耳朵。

耶穌阻止了那人，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罷。」又對那些來拿他的人們說道：「你們帶着刀

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我天天同你們在殿裏，你們不下手拿我，倒還觀鬼鬼祟祟來幹！現在是你們的時候，黑暗掌權了！」

耶穌既被捕，門徒都逃走。

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塊麻布，跟隨耶穌，衆人要捉拿他，他却丟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九

這以後的事，就像大家所已經知道：

祭司長和他的同黨尋找見證，控告耶穌。但是這些作假見證的人彼此的話又各自矛盾。

耶穌不言語，一句話也不回答。

祭司長就說：「我們何必用見證人呢！定他的死罪便是了！」就有人吐唾沫在耶穌臉上，又蒙着他的臉。用拳頭打他。

他們將耶穌解到巡撫彼拉多那里，告他說：「此人鼓惑國民，該殺！」

彼拉多也聽聞耶穌的名聲，不肯自居惡名，就說道：「這人是加利利人麼？」加利利是希律該管，彼拉多就將耶穌送到希律那里，那時候希律王在耶路撒冷。

希律看見耶穌，就很喜歡，因為聽見過他的事，久已想要見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於是問他許多話，耶穌却一言不答。

希律和他的兵丁侮辱了耶穌一番，又將他送回給彼拉多。從前希律和彼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彼拉多又將耶穌交給祭司長等，說是任憑他們去處置罷。

他們把耶穌的衣服脫了，給他穿上一件朱紅色的袍子，用荊棘編作冠冕，戴在他頭上，拿一根葦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恭喜猶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臉上，拿葦子打他的頭，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帶他出去，要釘十字架。

路上遇見一個從鄉下來的古利奈人西門，他們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擱在他身上，叫他跟着走。

到了一個地方，名為髑髏地，他們就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同時又釘了兩個強盜，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兵丁們拈鬮分了耶穌的衣服。

從午正到申初，耶穌才斷氣，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着說：「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我與上帝，我與上帝，為什麼離棄我！）

站在那里的人，有人聽見。有一個趕緊跑去，拿海城蘸了醋，綁在墓子上，送給他喝，耶穌又大聲喊叫，氣遂斷了。

三十一、八、五日、桂林

附註：要知本文材料來源，請看新約四福音書。

摘
星
錄

沈從文

第一

五點三十分，她下了辦公室，預備回家休息。要走十分鐘路，進一個城門，經過兩條彎彎曲曲的小街，方能回到住處。進城以前得上一個小小山坡，到坡頂時，憑高遠眺，可望見五里外幾個綠色山頭，南方特有的楠木林，使山頭顯得胖圓圓的，如一座一座大墳。近身全是一片田圃，種了各樣菜蔬，其時正有個老婦人躬腰在畦町間工作。她若有所思，在城牆前山坡上站一忽兒。天上白雲和烏雲相間處有空隙在慢慢擴大，天底一碧長青，異常溫靜。傍公路那一系列帶樹林，樹身高而長，在微風中搖曳生姿，樹葉子被雨沉過後，綠浪翻銀，儼然如敷上一層綠銀粉。入眼風物清佳，一切如詩如畫，她有點疲倦，有點渴。心曠不大好，和這種素樸自然對面，便好像心中撞觸了什麼，輕輕的歎了一口氣。與她一同行走的是個雙辮兒女孩，爲人天真而憨，向她說：

「大姐，天氣多好！時間還早，我們又不是被趕去充軍，忙個什麼？這時節不用回家，我們到公路近邊墳堆子上坐坐去。到那裏看着蒼天上的雲，等到要落雨了，再回家去不遲。風景好，應當學雅人做做詩！」

「做詩要詩人！我們是個俗人。是無章句韻節的散文。還是回家喝點水好些，口渴得很！」

雙辯兒不讓她走，故意說笑話，「你這個人本身就像一首詩，不必選字押韻，也完完整整。還是同我去好！那裏有幾座墳，地勢高高的，到墳頭上坐坐，吹吹風，一定心裏爽快，比喝水強多了。看風景也是一種教育！」

「像一首詩終不是詩！」她想起另外一件事，另外一種屬於靈魂或情感的教育，就說：「什麼人的墳？」

雙辯兒說，「不知道什麼人的墳。」又說，「這古怪世界，老在變，明天要變成一個什麼樣子，就只有天知道！這些百年前的人究竟好運氣，死了有孝子賢孫，花了一大筆錢來請陰陽先生看風水，找到好地方就請工匠來堆鑿石頭保墳，還在墳前空地上種樹，樹長大了讓我們在下面歇涼吹風。我們這輩人，既不會孝順老的，也不能望小的孝順，將來死後，恐怕連一個小小土堆子都佔不上！」

「你死後要土堆子有什麼用！」

「當然有用處！有個土堆子做墳，地方不太偏僻，好讓後來人同我們一樣，坐上面談天說地，死了也不太寂寞！」因為話說得極可笑，雙辯兒話說完後，覺得十分快樂，自己哈哈笑將起來。她年紀還只二十一歲，環境身世都很好，從不知「寂寞」為何物。只不過歡喜讀紅樓夢，有些想像願望，便不知不覺與書中人差不多罷了。「墳」與「生命」的意義，事實上她都不大明白，也不必需明白的。

「人人都有一座墳，都需要一座墳？」她可想得遠一點，深一點，輕輕吁了一口氣。她已經二十六歲。她說的意義雙辯兒不會懂得，自己却明明白白。她明白自己那座墳將埋葬些什麼；一種不可言說的「過去」，一點生存的疲倦，一個夢，一些些兒怨和恨，一星一米理想或幻想，——但這時節實在並不是思索這些抽象問題時節。天氣異常爽朗，容易令人想起良辰美景奈何天。

她願意即早回家，向那雙辯兒同伴說，「我不要到別人墳堆上去，那沒有什麼意思。我得回去喝點水，口渴極了。我是隻水鴨子！」

雙辯兒知道她急於回去另外還有理由，住虛說不定正有個大學生，呆着等待她已半點鐘。那纔真是成天喝水的醜小鴨！就笑着說，「你去休息休息罷。到處都有詩，我可要野一野，還得跑一跑路！」恰好遠處有個人招呼，於是急急走去了。留下她一人站在城牆邊，對天上雲影發了一會兒癡。她心中有點擾亂，似乎和往常情形不大相同。好像有兩種力量正在生命中發生爭持，「過去」或「當前」，「古典」和「現代」，「自然」與「活人」，正在她情感上相互對峙。她處身其間，做人不知如何是好。

恰在此時有幾個年青女子出城，樣子都健康而快樂，頭髮鬆鬆的，臉龐紅紅的，從她身邊走過時，其中之一看了她又看，幸過身邊還一再回頭來望她。她不大好意思，低下了頭。只聽那人向另外一個同伴說，「那不是××，怎麼會到這裏來？前年看她在北平南海划船，兩把槳前後推扳，神氣多瀟灑！」

話聽得十分清楚，心中實在很高興，却皺了皺眉毛，她只輕輕的自言自語說，「什麼美不美，不過是一篇無章無韻的散文罷了。」

路溝邊有一叢小小藍花，高原地頭上特有的產物，在過去某一時，曾與她生命有過一種希奇的聯合。她記起這種「過去」，摘了一小束花拏在手上。其時城邊白楊樹叢中，正有一隻郭公鳥啼喚，聲音低鬱而悶人，雨季未來以前，城外荒地上遍地開的抱春花，花朵那麼藍，那麼小巧完美，孤芳自賞似的自開自落。却有個好事人，每天必帶露採花，把它聚成一小簇，當成她生命的裝飾。禮物分量輕微意義却不輕！數數日子，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個月。如今說來，這些景物人事好像除了在當事者心上還保留下一種印象，便已消失淨盡別無剩餘了！她因此把那一束小藍花捏得緊緊的，放在胸膛前貼着好一會。「過去的，都讓它成爲過去！」那麼想着，且追想起先前一時說的散文和詩的意義，勉强的笑笑，慢慢的進了城。

郭公鳥還在啼喚，像逗引人思索些不必要無結果的問題。她覺得這是一種有意的挑逗，偏不去想什麼。儼然一切已成定局，過去如此，當前如此，未來還將如此。人應放聰明與達觀一點，凡事都不值得固執。城裏同樣有一個小小斜坡，沿大路種了些雜樹木，經過半月的長雨，枝葉如沐如洗，分外綠得動人。路傍蘆谷蒿都已高過人頭，滿目是生命的長成。老多青樹正在開花，花朵細碎而淡白，聚成一叢叢

的，香氣辛而濃。她走得很慢，什麼都不想，只覺得奇異，郭公鳥叫的聲音，爲什麼與三月前一天雨後情形完全一樣。過去的似乎尚未完全成爲過去，這自然很好，她或許正需要從過去搜尋一點東西，一點屬於純詩的東西，方能得到生存的意義。這種願望很明顯與當前疲倦大有關係。

第一一

有人說她長得很美，這是十五年前的舊事了。從十四五歲起始，她便對於這種稱譽感到祕密的快樂。到十六歲轉入一個高級中學讀書，能够在大鏡子前敷粉施朱時，她已覺得美麗使她幸福，也能給她小小麻煩。舉凡學校有何種儀式，需要用美艷女孩作爲儀式裝飾時，她必在場有分。在那個情形中，她必一面有點害羞，有點不安，一面却實在樂意從公衆中露面，接受多數人帶點阿諛的讚頌。爲人性格既溫柔，眉髮手足又長得很完美，結果自然便如一枝有美麗自覺女孩子的共通命運，於一種稀奇方式中，得到很多人的關心。在學校時一個中年教員爲了她，發生了問題，職務便被開除了。這是第一次使她明白人生關係的不可解。其次是在學校得到了一個帶男性的女友，跨後假期一來，便成爲這個女友家中的客人，來自女友方面的各種磨練，恰與從一個情人方面所能得到的愛情差不多；待到父母一死，且即長遠成了女友家中的客人。二十歲時，生活中又加入另外一個男子，一個大學一年級，爲人不甚聰明，性格

却剛勁而自重，能愛人不甚會愛人。過不多久，又在另外機會接受了兩分關心，出自友人親戚兄弟兩人。一年後，又來了一個美國留學生，在當地著名大學教書，為人誠實而忠厚，顯然是個好丈夫，只是美國式生活訓練害了他，熱情富餘而用不得體。過不久，又來了一個朋友，年紀較大，社會上有點地位，為人機智而熱誠，可是已和別人訂了婚。這一來，這些各有分際的友誼，在她生活上自然就有了些變化，發生了許多問題。愛和怨，歡樂與失望，一切情形如通常社會所見，也如小說故事中所敘述，一一逐漸發生。個人既成爲這個社會小小一羣的主角，於是她就在一種嶄新的情感下，經驗了一些新鮮事情。輕微的妬嫉，有分際的關心，使人不安的傳說，以及在此複雜情形中不免的情感糾糾紛紛，滑稽或誤解種種印象。三年中使她接受了一分新的人生教育，生命也同時增加了一點兒深度。來到身邊的青年人，既各有所企圖，人太年青，控制個人情感的能力有限，獨佔情緒特別強，到未後，自然就各以因緣一一離開了她。最先是那個大學生，因熱情不能控制，爲妬嫉中傷而走開了。其次是兩個兄弟各不相下，她想有所取捨，爲人性格弱，勢不可能，因此把關係一同割斷。美國留學生見三五面即想結婚，結婚不成便以爲整個失敗，生命必然崩潰，却用一個簡便辦法，與別的女子結了婚，減去了他的困難，也算是救了他自己的失戀。

年青男孩子既陸續各自走開了，對於她，雖減少了些麻煩，當然就積壓一些情感，覺得生命空虛無

聊，審點神經。女孩子必然應有的現象。但因此也增加了她點知識。「愛」，同樣一個字眼兒，男女各有詮釋，且感覺男子對於這個名詞，都不免包含了一些可怕的自私觀念。好在那個年紀較長朋友的「友誼」，却因不自私在這時節正擴大了她生存的幻想，使她做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有了拾頭機會。且讀了些書，書本與友誼同時使生命重新得到一種穩定。也明知這友誼不大平常，然而看清整事不可能，想把問題簡單化，因此她就小心又小心縮斂自己，把屬於生命某種幻想幾乎縮成爲一個「零」。雖成爲一個零，用客氣限制欲望的範圍，心中却意識到生命並不白費。她於是從這種謹慎而純粹的友誼中，又經驗了些事情。另外一種有分際的關心，人爲的冷淡，以及由此而來的輕微得失憂愁。一切由具體轉入象徵，一分真正的教育，培養她的情感也挫折她的情感。生活雖感覺有點壓抑，倒與當時環境還能配合。不過幻想同實際有些相左處，她漸漸感到掙扎的必要，性情同習慣，却把她縛住在原有的生活上，不能掙扎。她有點無可奈何，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就便自靜自解，這是「命運」。用命運聊以自釋，然而實不甘心長遠在這種命運下低頭。

戰爭改變一切，世界秩序在頑固的心與堅硬的鋼鐵搥毀變動中，個人當然也要受它的影響。多數人因此一來，把生活完全改了，也正因此，她却解決了一個好像無可奈何的問題。戰爭一來，唯一的老朋友亦離開了。

她想，「這樣子很好，什麼都完了，生命正可以重新開始。」因此年紀長大一點，心深了點，明白對於某一事恐不能用自己性格自救，倒似乎需要一個如此自然簡截的結局。可是中國地面儘管寬廣，人與人在這個廣大世界中碰頭的機會還依然極多。許多事她事先都料想不到，要來的還是會來。這些事湊和她生活上時，便成爲她新的命運。

戰事縮短了中國人對於空間的觀念，萬千人都冒險向內地流，轉移到一個完全陌生地方。她同許多人一樣，先是以爲戰事不久就會結束，認定留下不動爲得計。到後來看看戰事結束遙遙無期，留在原來地方毫無希望可言，便設法向內地走。老同學北方本來有個家，生活過得很平穩有秩序，當然不贊成走。後來看看爭持不過了，反而隨同上了路。內地各事正需要人，因此到內地不久兩人都在一個文化機關得到一分工作。初來時自然與許多人一樣，生活過得單純而沉悶。但不久，情形便不同了。許多舊同學都到了這個新地方，且因爲別的機會又多了些新朋友，生活便忽然顯得熱鬧而活潑起來。生活有了新的變化，正與老同學好客本性相合，與她理想倒不甚相合，一切「事實」都與「理想」有衝突，她有點恐懼。年齡長大了，從年齡堆積與經驗堆積上，她性情似乎端重一些，生活也就需要安靜一些。然而新的生活却使她身心兩方面都不安靜。她願意有點時間讀讀書，或思索消化一下從十八歲起始七年來的種種人事，日常生活方式恰正相反。她還有點「理想」，在「愛情」或「友誼」以外有所自見自立的理想。

事實日常生活倒照例只有一些「麻煩」。這麻煩雖新而實舊，與本人性情多少有點關係。為人性格弱，無選擇自主能力，凡事過於想作好人，就容易令人誤會，招來麻煩。最大弱點還是作好人的願望，又恰與那點美態自覺需要人讚賞崇拜情緒相混合，因此在這方面特別增加了情感上的被動性。

老同學新同事中來了一些年青男女，「友誼」或「愛情」，在日常生活日常思想中都重新有了位置。一面是如此一堆事實，一面是那點微弱理想，一面是新，一面是舊，生活過得那麼複雜而累人，她自然身心都感到相當疲倦。「戰爭」二字在她個人生命上有了新的意義，她似乎就從情分得失的戰爭中，度過每一個日子，本來已經好像很懂得「友誼」和「愛情」，這一來，倒反而糊塗了。一面得承認習慣，即與老同學相處的習慣，一面要否認當前，即毫無前途的當前。持久下去自然應付不了，她不知道如何一來方可自救。一個女子在生理上既不能使思索向更深抽象走去，應付目前自然便是忍受，忍受，到忍受不了時便打量，「我為什麼不自殺？」當然無理由實現這種蠢事。「我能忘了一切多好！」事實上這一切都忘不了。

幸好老朋友還近在身邊，但也令人痛苦。由於她年齡已需要重新將「友誼」作一度詮釋，從各方面加以思索；觀點有了小小錯誤。她需要的好像已經完全得到了，事實上感覺到所得的却是極不重要的一份。她明白，由於某種性情上的弱點，被朋友譏諷得太多，友誼中那點詩與火倒給毀去了。因此造成

一種情緒狀態，她不特不能幫助她，鼓勵她向上作人，反而會從流行的不相干傳說，與別方面的忌諱，使她在精神上好像與她越離越遠，談什麼都不失接頭。過去一時因抖氣離開了她的那個剛直自重的朋友呢，雖重新從通信上取得了一些信託，一點希望，來信總還是盼望她能重新作人，不說別的事情，意思也就正對於她能否「重新作人」還感到懷疑。疑與妬並未因相隔六年相去七千里而有所改變。這個人若肯來看看她，即可使她得到很大的幫助。但那人却因負氣或別的事務在身，不能照她願望行事。那兩兄弟呢，各自已從大學畢了業，各在千里外作事，哥哥也時常來信，在信上見出十分關心，希望時間會幫他點忙，改變一些人的態度。事實上她却把希望興趣放在給弟弟的信上。那弟弟明白這個事情，且明白她的性情，因此來信照例保留了一點客氣的距離。她——短一點這種有意作成的距離，竟無法可想。另外一種機緣，卻又來了一個陌生人，一個公務員，正想用求尋方式自薦。她雖需要一個家庭，但人既陌生，生活又相去那麼遠，這問題真不知將從何說起。另外又有一個朋友，習工科的，來到她身邊，到把花同糕餅送了十來次後，人還不甚相熟，也就想用這樣方式改變生活。兩件事以及其他類似問題，便作成同居十年老同志一種特殊情緒，因始生疑，總以為大家或分工或合作，都在有所計謀。以為她如不是已經與這個要好，就是準備與那個結婚，敵對對象因時而變，所以亦喜怒無常。獨佔情絲既受了損害，因愛成恨，舉凡一個女人在相似情形中所能產生的幻想，所能作出的行爲，無不依次陸續發生。就因

這麼一來，却不明白恰好反而促成身邊那個造成一種離奇心理狀態，使他以為一切人對她都十分苛刻。因疑成懼，也以為這人必然聽朋友所說，相信事實如此，那人必將聽朋友所說，以為事實又或如彼。一切過去自己的小小過失，與行為不端謹處，留下一些故事，都有被老同學在人前擴大的可能。這種「可能」便攪擾得她極不安寧，竟似乎想逃避無可逃避。這種反常心理狀態，使她十分需要一個人，而且需要在方便情形下有那麼一個人，笨一點也無妨，只要可以信託，就可抵補自己的空虛。也就因此，生活上即來了一個平常大學生，為人極端平常，衣服乾乾淨淨，腦子簡簡單單，然而外表老實，完全可靠。正因為人無用也便無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產生一點新的友誼。這結果自然是更多麻煩！

先是為抵制老同學加於本身的嫉妒，有一個彷彿可以保護自己情緒安定的忠厚可靠朋友在身邊，自然凡事都覺得很好。隨後是性情上的弱點，不知不覺間已給了這個大學生不應有的過多親近機會。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中，且看出大學生並無特長可以自見，生活觀念與所學所好都庸俗得出奇，如此混下去，與老朋友過去一時給她引起那點向上作人理想必日益離遠。而且更有可怕地方，是習慣移入，許多事取捨竟不由己。老同學雖在過去一時專事控制她，却也幫助了她幻想的生長。這大學生在目前，竟從一個隨事聽候使喚的忠僕神氣，漸漸變而為獨斷獨行主子樣子。既如許多平常大學生一般生活無目的，無理想，讀書也並無何種興趣。無事可作時，只能看看電影，要她去就不好不去。一些未來可能的預感，

使她有點害怕。覺得這個人將來的麻煩處，也許可能比七年前舊情人的妬嫉，老朋友的灰心，以及老同學的歇斯透里亞種種表現，綜合起來還有勢力。新的覺醒使她不免害怕担心，要擺脫這個人，由於習慣便擺不脫，尤其是老同學的疑妬，反而無形幫助了那大學生，使她不能不從大學生取得較多的信託，穩定自己的情感。

她於是在這種無可奈何情形中活下去，接受每天一切必然要來的節目，儼然毫無自主能力來改變這種環境。苦痛與厭倦中，需要一點新的力量鼓起她做人的精神，從朋友方面，得不到所需要時，末後反而還是照習慣跟了那個大學生走去，吃吃喝喝，也說說笑笑，接受一點無意義的恭維，與不甚得體的慰勉。

這自然是不成的！正因為生活中一時間雖已有些新的習慣不大好，情感中實依然還保留了許多別的美麗印象和幻想，這印象和幻想，與當前事實比時，不免使她對當前厭惡難受。看看「過去」和「未來」，都好像離遠了，當前卻留下那麼一個人。在老同學發作時，罵大學生為一個庸俗無用的典型，還可激起她反抗情緒，產生自負自尊心，對大學生反而寬容一點。但當老同學一沉默，什麼都不提及，聽她與大學生玩到半夜回轉住處也不理會，理性在生命中有了解力，她不免覺得慚愧。

然而她既是一個女子，環境又限人，習慣不易變，自然還是只能那末想想，「我死了好」，當然不

會死。又想「我要走開」，一個人往那裏走？又想「我要單獨，方能自救」，可是同住一個就離不開；同住既有人，每天作事且有人作伴同行，在辦事處兩丈方斗室中，還有同事在一張桌子上辦公，回到住處，說不定大學生已等得悶氣許久了。這世界恰像早已充滿了人，只是互相妨礙，互相牽制，單獨簡直是不可能的夢想！單獨既不可能，老同學誤會又多，都委之於她的不是，只覺這也不成，那也不對，反抗埋怨老同學的情緒隨之生長。先一刻的慚愧消失了。於是默默的上了床，默默的想，「人生不過如此」。就自然在不知覺間失去不少重新作人氣概。因為當前生活固然無快樂可言，似乎也不很苦。日子過下去，如不向深處思索，雖不大見出什麼長進，竟可說是很幸福的！

第三

可是世界當真還在變動中，人事必然還有變遷。精神上唯一可以幫忙的老朋友，看看近來情形不大對，許多話說來都無意義，似乎在她自己放棄向上理想以前，先對她已放棄了理想，而且由正面勸說她「應當自重」，反面惡作劇似的，要她去和大學生「好好做愛」好好使用那點剩餘青春了。幾個自作多情的求婚者？和熟一個出了國，陌生一個又因事無結果再無勇氣來信，至於留在五千里外那個朋友，則因時間空閒都相去太遠，來信總不十分溫柔，引不起他對未來的幸福幻想，保證他抵抗當前自棄傾向

……更重要的是那個十年相處的女同學，在一種也常見也不常有情緒中，個人受盡了折磨，也痛苦够了她，對於新的情況始終不能習慣。雖好像凡事極力讓步，勉強適應，終於還是因為獨佔情緒受了太大打擊，只想遠遠一走，方能挽救自己情感的崩潰，從新生活中得到平衡。到把一切近於歇思迭里表現，一都反應到日常生活後，於是發了一腦子愛與恨，有一天當真就忽然走開了。

起初是她生活上起了點變化，彷彿因老同學一走，一切「過去」討厭事全離開了，顯得輕鬆而自由。老同學因愛而恨產生的各式各樣詛咒，因詛咒在她腦子中引起的種種可怕聯想，也一起離遠了。老朋友爲了別的原因，不常見面了。大學生初初像是生疏了許多。可是不久放了暑假，她有些空閒，大學生畢業後無事可作，自然更多空閒。由空閒與小小隔離，於是大學生更像是熱烈了許多。這熱烈不管用的是如何形式表現，既可增加一個女人對於美麗的自信，當然也就引起她一點反應。因此在生活上還是繼續一種過去方式，恰如她自己所謂，活得像一篇「無章無韻的散文」。不過生命究竟是種古怪東西，正在爲生活中的實際，平凡而悶人，倒培養了她靈魂上的幻想。生活既有了變化，空閒較多，自然多有了些單獨思索「生活」的機會。當她能够單獨拈起「愛」字來追究時，不免引起「古典」和「現代」的感想，就經驗上即可辨別出它的輕重得失。什麼是詩與火混成一片，好好保留了古典的美麗與溫雅？什麼是從現代通俗電影場面學來的方式，做作處只使人感到虛偽，粗俗處已漸漸把人生醜化？因此一面儘管

習慣與大學生生活混得很近，一面也就想得很遠很遠。且由於這種思索，却發現了許多東西，即平時所疏忽，然而在生命中十分莊嚴的東西。所思所想雖抽象而不具體，生命竟似乎當真重新得到了一種穩定，恢復了已失去作人信心，感到生活有向上需要。只因爲向上，方能使那種古典的素樸友誼與有分際有節制的愛，見出新的光和熱。這比起大學生那點具體而庸俗的關係時，實在重要得多了。

然而她依舊有點亂，有點動搖。她明白時間是一去不返的，凡保存在印象中的詩，使它重現並不困難。只是當前所謂具體，卻正在把生命中一切屬於「詩」的部份，儘其可能加以摧殘毀滅。要掙扎反抗，還得依賴一種別的力量，本身似乎不大濟事。當前是性格同環境兩樣東西形成的生活式樣，要打破它，只靠心中一點點理想或幻念，相形之下，實在顯得過於薄弱無力了。

她願意從老朋友或女同學方面得到一點助力，重新來回想女同學臨行前給她那種詛咒。在當時，這些話語實在十分傷害她的自尊心，激起她對大學生的負短心。這時節已稍稍不同了一些。

老同學臨行前說，「××，我們今天居然當真離開了，你明白我爲什麼走。你口上儘管說捨不得想走，其實憑良心說，你倒希望我走得越遠越好。你以爲一離開我就可以重新做人、幸福而自由在等待你。好，我照你意思走開！從明天起你就幸福自由了！可是我到底是你一個好朋友，明白你，爲你性格擔心。你和我離開容易，我一走了，要你同那個平凡坯子大學生離開恐不容易。這個人正因爲無什麼學問

，可有的是時間，你一定就會吃虧到這上頭。你要愛人或要人愛，也找個稍像樣子的人，不是沒有這種人！你目前是在墮落，我說來你不承認，因為你只覺得我是被妬嫉中傷了；再不會想到別的事情。我一提及就損害了你的自尊心。到你明白真正什麼叫作自尊心時，你完了。末了你還可以說，只要我們相愛，就很好！好。這麼想你如果富貴可以快樂一點，就這麼想。我討厭生活，所以我要走了。」

女同學自然不會明白她並不愛大學生，其所以和大學生來往親密，還只是激成的。老朋友呢，友誼中忌諱太多，見面也少起來，以為是對她好，其實近於對她不好。

什麼是「愛」？事情想來不免重新覺得令人迷糊。她以為能作點事，或可在工作的專注上靜一靜心。大學生當然不會給她這點安靜的。事實上她應當休息休息，把一個心從當前人事糾紛中解放出來，方可望恢復心境的平衡常態。但是這「解放」竟像是一種徒然希望，自己既無可為力，他人也不易幫忙。

過去一時她會對那老朋友說，「人實在太可怕了，到我身旁來的，都只想獨佔我的身心。都顯得無比專制而自私，一到期望受了小小挫折，便充滿妬和恨。實在可怕。」老朋友對於這個問題卻回答得很妙，「人並不可怕，倘若自己情緒同生活兩方面都穩得住，友誼或愛情那並無什麼可怕處。你最可担心的事，是關心肉體比關心靈魂興趣濃厚得多。梳一個頭髮去一點鐘，不以為意，多讀半點鐘書，便以為太累。且永遠借故把日子混下去，毫無勇氣重新好好做個人，這對你前途，纔真是一件最可怕的事！」

可是，這是誰的過失？愛她，瞭解她，說到末了，不是因妬嫉就是因別的忌諱，帶着不愉快痛苦失望神情，或裝作謹慎自重樣子，遠遠走開。死的死去，陌生的知情知趣的又從無勇氣無機會來關心她，同情她，只讓她孤單單無望無助的，活到這個虛偽與俗氣的世界中。一個女人，年紀已二十六歲，在這種情形下她除了聽候會許可，懷着寬容與憐憫，來把那個大學生收容在身邊，差遣使喚，做點小事情，同時也爲這人敷粉施朱，調理眉髮，得到生命的意義，此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滿足一個女人那點本性？

所以提到這點時，她不願意老朋友誤解，還同老朋友說，「這不能怪我，我是個女人，你明白女人有的是天生弱點，要人愛她。那怕是做作的熱情，無價值的傾心，總不能無動於中，總不忍過而不問！姐姐不明白，總以爲我會嫁給那一個平平常常的大學生，所以就懷着一腔非恨走開了。就是你，你不是有時也還不明白，不相信嗎？我其實永遠是真實的，無負於人的！」

老朋友說，「可是這忠實有什麼用？既不能作你不自重的辯護，也不能引起你重新做人的勇氣，你明白的。若忠實只在證明你做愛與熱衷於做人興趣，目前這生活，對你有些什麼前途，你想像得出！待你真實感覺到幾個朋友爲你不大自重，對你已常真疏遠時，你應當會有些痛苦的。你若體會得出將來是什麼，你尤其不能不痛苦！」

她覺得有點傷心，就抖氣說：「大家都看不起我，也很好。什麼我也不需要，我希望單獨。」

老朋友明白那是一句反話。所以說：「是的，這麼辦你當然覺得好。只是得到單獨也不容易！一個人決不能完全放下「過去」，也無法拒絕「將來」，你比別人更理會這一點。一時不自重的結果，對於一個女人，可能有些什麼結果，你自己去好好想三五天，再決定你應作的事。」

於是老朋友沉默了。日月流轉不息；一切過去的，自然髣髴都成爲一種「過去」。不會再來了。來到身邊的果然只是那個大學生。這件事說來卻又像並非思索的結果，只是習慣的必然。

第四

轉到住處後，一些回憶咬着她的心子。把那東高原藍花插到窗前一個小小花瓶中去，擦了點養花水，無事可作，便坐下來欣賞這朵小花。同住的還不歸來，又還不到上燈吃飯時候。黃昏前天氣悶熱而多雲。她不知道她實在太累，身心兩方面若果都能得到一個較長時期的休息，對於她必大有幫助。

過了一陣，窗口邊那束藍花，看來竟似乎已經萎悴了，她心想，「這東西擺到這裏有什麼用處？」可是並不去掉它。她想到的正像是對於個人生命的感喟，與瓶花又全不相干。因此聯想及老朋友十餘年來給她在情感上的教育，對生命的一點意見，玩味這種抽象觀念，等待黃昏。「其實生命何嘗無用處，

一切純詩即由此產生，反映生命光影神奇與美麗。任何肉體生來雖不可免受自然限制，有新陳代謝，到某一時必完全失去意義，詩中生命卻將百年長青！」她好像在詢問自己，生命雖能產生詩，如果肉體已到毫無意義，不能引起瘋狂時，詩歌縱百年長青，對於生命又有何等意義？一個人總不能用詩來活下去。尤其是一個女人，不能如此。尤其是她，她自以為不宜如此。

不過這時節她倒不討厭詩。老朋友儼然知道她會單獨，在單獨就會思索，在思索中就會寂寞，特意給了她一個小小禮物，一首小詩。是上三個月前留下的。與詩同時還留下一個令人難忘的印象。她把詩保留在一個文件套裏，在印象中，却保留了一種溫暖而微帶悲傷的感覺。

小瓶口剪春羅還是去年紅

這黃昏顯得格外靜 格外靜

黃昏中細數人事變遷

見青草向池塘邊沿延展

我問你 這應當惆悵？這應當歡欣

小窗間有夕陽薄媚微明

青草鋪敷如一片綠雲

綠雲相接處是天涯

詩人說芳草碧如絲人遠天涯近

這比擬你覺得近情？不真

世界全變了 世界全變了 是的 一切都變得

心上虹霓雨後還依然會出現

溶解了人格和魂靈 叫做愛

人格和魂靈幾回溶解

愛是一個古怪字眼兒 燃燒人的心

正因為愛 天上方懸掛千萬顆星 和長庚星

你在靜中眼裏有微笑輕漾

你黑髮同蒼白的臉兒轉成抽象

溫暖文字溫暖了她的心，她覺得快樂也覺得惆悵。還似乎有點憐憫與愛的情緒，在心上慢慢生長。可是弄不清楚是愛自己的過去；還是憐憫朋友的當前？又似乎有一種模糊的慾念在生長，然而這友誼印象却已超過了官能的接近，成爲另外一種抽象契合了。爲了對於友誼印象與意象的捕捉，寫成爲詩歌，這詩歌本身，其實即近於一種抽象，與當前她日常實際生活所能得到的，相隔好像太遠了。她欣賞到這種友誼的細微感覺時，不免有點怨望，有點煩亂，有點不知所主。

小瓶中的剪春羅業已憔悴多日。池塘邊青草這時節雖未見，却知道它照例是在繁蕪中向高處延展，迷目一望綠。小窗口長庚星還未到露雨時。……這一切都像完全是別人事情，與她渺不相涉。自己房中勞籠什麼都沒有。心上也虛廓無邊，瀰滿了黃昏的寂靜。

日頭已將沒盡，院子外闊大楠木樹葉在微風中輕輕動搖，恰如有所招邀。她獨自倚靠在窗口邊，看天雲流彩，細數詩中的人事，不覺自言自語起來，「多美麗的黃昏，多可怕的光景！」正因爲人到這種光景中，便不免爲一堆過去或夢景身心都感到十分軟弱，好像什麼人都可以把她帶走。只要有一個人來說，「我要你，你跟我走，」就不知不覺會隨這個人走去。她要的人既不會在這時走來，便預感到並不必要的那個大學生會要來。只好坐下來寫點什麼，像是文字可即固定她的願望。帶她追想「過去」，方能

轉向「未來」，抵抗那個實際到不可忍受的「當前」。她取出紙筆，試來給老朋友寫一個信，告他一點生活情形。

「××，我辦公回來，一個人坐在窗邊發癡。心裏不受用。重新來讀你那首小詩，實在很感動。但是你知道，也不可免有一點痛苦。這一點你似乎是有意如此，用文字虐待一個朋友的感情，尤其是當她對生活有一點兒厭倦時！天氣轉好了，我知道你一定還留在××。你留下的意思是不見我。好個聰明的老師，聰明到用隔離來教育人！我搬來已十五天，快有三個月不見你了，你應當明白這種試驗對於我的意義。我當真是在受一種很可怕的教育。我實在忍受不了，但我沉默忍受下去。這是我應分得到的。可是你，公平一點說，這是我應分得到的？同住處一位是紅樓夢的崇拜者，為人很天真可愛，琴報在她想像中盡善，她只擔心大觀園被空襲，性格愛嬌處可想而知。這就是你常說希有的性格，你一定欣賞。從我們住處窗口望出去，穿過樹林的罅隙，每天都可望到你說的那顆長庚星。我不明白你為什麼心那麼硬，知道我的寂寞，却不肯來看看我，也從不寫個信給我。我總那麼傻想，應當有個人，來到我這裏，陪陪我，用同樣心境在窗邊看看藍空中這顆闌盡滄桑的黃昏星，也讓這顆星子看看我們！那怕一分一秒鐘也成，一生都可以溫習這種黃昏光景，不會感到無聊的！我實在很寂寞，心需要真正貼近一顆溫暖而真摯的心。你儘管為我最近的行為生我氣，你

明白，我是需要你原諒，也永遠值得你原諒的！寫到這里不知不覺又要向你說，我是一個女人！一個女人是照例無力抵抗別人給她關心的，糊塗處不是不明白。但並不會長遠如此。情誼輕重她有個分量在心中。說這是女人的小氣也成。總之她是懂好歹的，只要時間稍長一點，她情緒穩定一點。負心不是她的本性，負氣也只是一時間的胡塗。你明白，我當前是在為事實與理想忍受兩重折磨。理想與我日益離遠，事實與我日益相近。我很討厭當前的自己。我並不如你所想像的是一個能在一種輕浮生活中過日子下去的人。孤獨望安靜，孤獨一點也無妨。我只要一個……我要的並未得到，來到我生活上，緊附在生活上的是一堆，你看得清清楚楚，實在庸俗而平凡。可是這是我的過失？別的人笑我，你不應當那麼殘忍待我。你明白事情，這命運是誰作主？……我要掙扎，你應當對於我像過去一樣，相信我能向上。這種信并對我幫助太大了。而且也只有這種完全信託能喚回我的做人勇氣和信心。」

信寫成後看看，情緒與事實似乎不大符合。正好像是一個十九世紀多情善懷女子，帶點福樓拜筆下馬丹波娃利風格，來寫這麼一封信。個人生活正在這種古典風格與現代實際矛盾中，靈魂需要與生活需要互相衝突。信寄給鄉下老朋友只增多可怕的流言，和許多許多不必要的牽連。保留下來即多忌諱，多

誤會。因此寫成後看看，便燒掉了。信燒過後又覺得有點惋惜，可惜自己這時節充滿青春幻想的生命，竟無個安排處。

稍過一時，又覺得十九世紀的熱情形式，對當前說來，已經不大時髦，然而若能留到二十世紀末葉的人看看，也未嘗不可以變成一種動人的傳奇！同時說不定到這時節還有少數「古典」欣賞者，對這種生命形式感到讚美與驚奇！因此重新從灰燼中去搜尋，發現一點殘餘。搜尋結果，只是一堆灰燼，試從記憶中去搜尋時，却得到些另外東西，同樣保留了些十九世紀愛情的傳奇風格。這是六年前另外一個大學生留下的。這朋友真如自己所預言，目下已經腐了，爛了，這世界上儼然只在她心中留下一些印象，一些斷句，以及兩人分別前兩天最後一次拌嘴，別的一切全都消滅了。

她把這次最後拌嘴，用老朋友寫詩的方式，當成一首小詩那麼寫下來：

我需要從你眼波中看到春天

看到素馨蘭花朵上那點細碎白

我歡喜 我愛

我人離你遠 心並不遠

你說愛或不愛全是空話

該相信 也不用信不信

你聽 天上一共有多少顆星

我們只合沉默 只合啞

誰掛上那天上的虹霓 又把它剪斷

那不是我 不是我

你明白那應當是風的罪過

天空雨越落越大了 怎麼辦

天氣冷 我心中實在熱烘烘

有爐火悶在心裏熬燒

把血管裏的血燒個焦 好

我好像做了個夢 還在做夢

能燒掉一把火燒掉

愛和怨 妬嫉和疑心 微笑的影子 無意義的嘆息

給它燒個無蹤無跡

都燒完後 人就清靜了 多好

你要清靜我明天就走開

向頂遠處走

讓夢和回想也迷路

我走了 永遠不再回來

這個人一走開後，當真就像是夢和回想也迷了路，久遠不再回到她身邊來了。可是她並不清靜。試
溫習溫習過去共同印象中的瓦溝綠苔：在雨中綠得如一片翡翠玉，天邊一條長虹，隱了又重現。秋風在
疑嫉的想像中吹起時，虹霓不見了，那一片綠苔在這種情形中已枯萎得如一片泥草，顏色黃黃的：「讓

它燃燒，在記憶中燃燒個淨盡」。她覺得有點痛苦，但也正是一種享受。她心想，「活的作孽，死的安靜。」眼睜業已潮濕了。過去的一場可怕景象重復回到記憶中。

「爲什麼你要離開我？」

「爲了姘妹？」

「爲什麼要姘妹？」

「這點情緒是男子的本性。你愛不真心，不專一，不忠實，所以我——。」

「你不瞭解我。我永遠是忠實的。我的問題也許正是爲人太忠實，不大知道作偽，有些行爲容易與你自私獨佔情緒不合。」

「是的，你真實，祇要有人說你美麗可愛，你就很忠實的發生反應。一個蕩婦也可以如此說，因爲都是忠實的。」

「這也可說是我一種弱點，可是……。」

「這就够了！既承認是弱點，便自然有悲劇。」

她想，「是的，悲劇，你忍受不了，你要走。遠遠的走，走到一個生疏地方，倒下去，死了，腐了，一切都完事了。讓我這麼活下來，怎麼不是悲劇？一個女子怕孤獨的天性，應當不是罪過！你們男子

在社會一切事實上，都照例以爲女子與男子決不能凡事並提，祇是一到愛情上，就忘却我們是一個女子，忘了男子情緒上有個更大的差別。而且還忘了社會對於女子在這方面多少不公平待遇！假如是悲劇，男子也應當負一半責任，至少負一半責任！」

每個朋友從她的身邊走開時，都必然留下一分小小的禮物，連同一個由於失望而灰心的痛苦印象。她願意忘了這一切人事，反而有更多可怕的過去追縱而來。來到腦子後，便如大羣蜂子，嗡嗡營營，攪成一團，不可開交。「好，要來的都來，試試看，總結算一下看。」忽然覺得有了一種興趣，即從人行爲上反照一下自己，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興趣。

第五

小手提箱中還留下另外幾個朋友一些文件，想找尋一份特別的信看看。却在一本小說中，得到幾張紙。她記得茶花女故事，人死時拍喪書箱，有一本淺郎撰實戈，她苦笑了一下，這時代，一切都近於實際，也近於散文，與浪漫小說或詩賦抒寫的情境相去太遠了。然而一些過去遇合中，却無一不保存了一點詩與生命的火燄，也很熱，有光，且不缺少美麗而離奇的形式。雖有時不免見出做作處，性格相左處，不甚誠實處，與「真」相去稍遠，然而與「美」却十分接近。雖令人痛苦，同時也令人快樂，即受處

待與虐待他人的秘密快樂。這固然需要資本，但她却早已在過去生命上支付了。

她把那些信一一看下去。第一個是那個和她排嘴走開的大學生寫的，編號三十一，日子一九三五年八月。

「世界都有春天和秋天，人事也免不了。當我從你眼波中看出春天時，我感覺個人在這種春光中生息，生命充實洋溢，祇想唱歌，想歡呼，儼然到處有芳茵，我就坐在這個上面，看紅白繁花在微風中靜靜謝落。我應當感谢你，感謝那個造物的主帝，更感謝使我能接近你的命運。當我從你眼睛中發現秋天時，你纔理我敷衍我，我心上還是重重的，生命顯得憔悴而無力，同一片得秋獨早的木葉差不多，好像祇要小小的一陣風，就可以把我括跑！括跑了，離開我的本根，也離開了你，到一個不可知的水溝邊躺下。我死了，我心還不死。我似乎聽到溝中細碎流水聲音，想隨它流去，可辦不到，我於是慢慢的爛了，爛了，完事。但是你在另外一種情形中，一定却正用春天的溫暖，燃燒另外一些人的心，也折磨人的心！……」

簡直是一種可怕的預言，她不敢看下去了。取出另外一個稍長的，編號第七十一，三年前那個朋友

寫給她的。日子爲四月十九。

黃昏來時你走了，電燈不放亮，天地一片黑。我站在窗前，面對這種光景十分感動。正因爲我手上髒髒也有一片黑，心上髒髒也有一片黑。這黑色同我那麼相近，完全包圍住我，浸透了我這時節的生命，口口，你想想看，多動人的光景！

我今天真到一個嶄新境界裏，是真實還是夢裏？完全分不清楚，也不希望十分清楚。散在花園中景緻實在希奇少見。葡萄園果實成熟了，草地上有淺紅色和淡藍彩小花朵點綴，一切那麼美好那麼靜。你肩髮手足正與景色相稱，同樣十分平靜。在你眼睛中我看出一種微妙之火，在你腳踵和膝部我看到荷花紅與玉蘭白的交溶顏色。在另外一部分我還發現了絲綢的光澤，熱帶果的芳香。一切都近於抽象，比音樂還抽象，我有點迷糊，祇覺得生命中什麼東西在靜悄悄中溶解。溶解的也祇是感覺……已近黃昏，一切寂靜。唉，上帝。有一個輕到不可形容的嘆息，掉落到我或你喉嚨中去了。

這一切似乎完全是夢，比夢還飄渺，不留跡象。

黃昏來時先是一陣黑。等不久，天上星子出現了，正如一個人溼豎豎的眼睛。從微弱星光中我

重新看到春天。這些星光那麼微弱，便恰像從你眼睛中反射發生的。（然而這些星光也許要在太空中走一千年！）

有什麼花果很香，在微熱夜氣中發散。我眼前好像有一條路又那麼生疏又那麼熟習，我想散散步。我沿了一行不知名果樹走去，連過兩個小小山頭，向平坦平原走去。經過一道斜坡，幾個乾涸的水池，我慢慢的走去，道旁一草一木都加以留心——。一切都認得清清楚楚。路旁有白合花白中帶青，在微風中輕輕搖動，十分輕盈，十分靜。山谷邊一片高原藍花，顏色那麼藍，竟儼然這小草竟是有意摹仿天空顏色作成的。觸目那麼美，人類語言文字到此情形中顯得貧弱而無力，失去了它應有的意義，我搖了一朵帶露白合花，正不知用何種形式稱頌這自然之神奇，方為得體，忽然感到一種恐懼，恰與故事中修道士對於肉體幻影誘惑感到恐懼相似，便覺醒了。我事實上生在完全孤獨中。你已離開我很久了。事實上你也許就從不更接近過我。

當我感覺到這也算是一種生命經驗時，我眼睛已溼；當我覺得這不過是一種抽象時，我如同聽到自己的嗚咽時，我低了頭。這也就叫「人生」！

我心裏想，靈魂肉體一樣，都必然會在時間下失去光澤與彈性，唯一不老長青，實祇有「記憶」。有些人生活中無春天也無記憶，便祇好記下個人的夢。雅歌或楚辭，不過是一種痛苦的夢的形

式而已。「一切美好詩歌當然都是夢的一種形式而已。」

一切美好詩歌當然都是夢的一種形式，但夢由人作，也就正是生命形式。這是個數年前一種抒情記載，古典的抒情實不大切合於現代需要。她把信看完後，勉強笑笑，意思想用這種不關心的笑把心上的痛苦挪開。可是辦不到。在笑中，眼淚便已挂到臉上了。一千個日子，人事變了多少！當前黃昏如何不同！

她還想用「過去」來虐待自己，取了一個紙張頂多的信翻看。編號四十九，五年前三月十六的日子。那個大學二年級學生，因為發現她和那兩兄弟中一個小的情感時寫的。

露水溼了青草，一片春。我看見一對斑鳩從屋脊上飛過去，落到竹園裏去了。聽它的叫聲，纔明白我鞋子襪管已完全溼透，衣袖上的黃泥也快乾了。我原來已到田中走了大半夜，現在天亮又回到住處了。我不用說它，你應當明白我為什麼這樣折磨自己。

我到這地方來，就正是希望單獨寂寞把身心和現實社會一切隔絕起來。我將用反省教育我自己。這教育自然是無終結的。現在已五個月了，還不見出什麼大進步。我意思是說，自從你所作的

件可怕事情、給我明白後，我在各方面找尋一種可以重新使生命得到穩定的礎石，竟得不到。可是我相信會有進步，因為時間可以治療或改正一切。對人狂熱，既然真，就無不善。使用謹慎而得體，本可以作為一個人生命的華蓋，這因為它必同時反映他人青春的美麗。這點狂熱的印象，若好好保留下來，還可以在另外一時溫暖人冰冷的心，恢復青春的光影，喚回童年的發夢！可是我近年的狂熱，用到些什麼地方，產生了什麼結果？我問你。正因為這事太痛苦我，所以想對自己沉靜，從沉靜中正可看守自己心上這一爐火，如何在血中燃燭，讓他慢慢的燃燭，到死為止！入藥不當真死去，燃燭結果，心上種種到末了祇剩餘一堆灰燼，這是可以想像得出的！

我有許多天都整夜不會合眼，思索人我之間情分的得失，或近於受人虐待，或近於虐待他人。總像是這世界上既有男女，不是這個心被人踐踏蹂躪，當作異核，便是那個心被人拋來擲去當作石子。我想從虛空證出實在，似乎經驗了一種十分可怕的經驗，終於把生命穩住了。我把為你自殺當成一件愚蠢而又懦怯的行爲，戰勝了自己，嫉與恨全在腦子中消失，要好好活下來了。

我目下也可以說一切已很好了。謝謝你來信給我關心和同情。至於流露在字裏行間的意思，我很懂得。你的歉仄與懺悔都近於多餘，實在不必要。你更不用在這方面對我作客氣的敷衍。你是誠實的，我很相信。由於你過分誠實便不可免發生悲劇。總之，一切我現在都完全相信，但同樣也相

信我對於兩人事情的預感，還是要離開你！

來信說，你還希望聽聽我說的夢。我現在當真就還在作夢。在這暗暗燈光下，用你所熟習的這支筆捕捉夢境。我照你說，將依然讓這些字一個一個吻着你美麗的眼睛。你歡喜這件事，把這信留下，你厭煩了這件事，尤其是那個狡黠學生到每天有機會傍近你身邊，來用各種你所愛聽的詭辯話語讚美你過後，再將那張善於說謊嘴唇吻你美麗的眼睛時，這個信你最好是燒了它好。我並不希望它在你生活上佔一個位置。我不必需，我這種耗廢生命的方式，這應當是最後一次了。

世界爲什麼那麼安靜？好像都已死去了，不死的祇有我這顆心。我這顆心很顯然爲你而跳巴多日，你却並不如何珍重它，倒樂意（不管有心還是無意）踐踏它後再拋棄它。是的，說到拋棄時你會否認，你從不會拋棄過誰，不，我不必要再同你說，這些話，說來實無意義。

我好像在一個海邊，正是夢寐以求的那個海邊，住在一間絕對孤僻的小村落一間小房中，祇要我願意，我可以從小窗口望到海上，海上正如一片寶石藍，一點白帆和天末一線紫烟。房中異常素樸，別無裝飾，我似乎坐在窗口，聽海波輕軟的嚙咬岸岩巖邊和沙灘。這個小房間當是你熟習的地方。因爲恰好是你和我數年夢想到的海邊！可是目下情形實在大不相同，與你所想像的大不相同。

「什麼人剛剛從小房中走出，留下一點不可形容的脂粉餘香？究竟是什麼人？」沒有回答。「

也許不止一個人。」我自己作答了。

這一定不會是一個皮膚曬得黑黑的女人。我夢想有那麼一個女人，先前一刻即在這個小房中，留下了許久，與另外一個男子作了些很動人的事情。我想着嵌在衣櫃門那一個狹長鏡子，鏡子中似乎還保留一個秀髮與雲長頸弱肩的柔美影子，手足精美而稚弱，在被愛中有微笑和輕擊。還看到一堆米黃色絨質物衣裳在她腳邊，床前有一束小小紅花，已將枯萎，象徵先一刻一個人靈魂在狂熱中溶解的情形，我明白香味了，那正是這個具有精美而稚弱手足的女子。肉體散放出的香味。我心中混亂起來了，忽然間便引起一種可怕的騷擾。小房中就不住了，祇好向屋外走去。

走去那個小房子後，經過一堆大小不一的黛色石頭，還看見岩石上有些小小蚌殼粘附在上面發白。又經過一片豆田，枝葉間說滿了白花紫花。到海灘邊我坐了下來。慢慢的就夜了，夜潮正在靜中上長，海面漸漸消失於一片紫霧中，這紫霧佔領了海面同地面，什麼也看不見。我感到絕對的孤獨，生命儼然在深海中下沉，可是並不如何荒怖。心想你若在我身邊，這世界祇剩下我和你，多好的事！過不久，星子在天空中出現了，細細碎碎，藉微弱星光，看得出那小房子輪廓。砂子中還保留一點白日的餘熱，我把手掌貼到上面許久。海水與我的心都在輕輕的跳躍，我需要愛情，來到這個海灘上就正為的是愛。我預感到砂灘上應當有那麼一個人，就是小房中留下一些肉體餘香，在鏡子

中依稀還保留一個秀髮如雲小腰白齒微笑影子的人。她必然正躺在這個砂地上某一處休息，她應當有所等待！我於是信步走去，砂灘狹而長，我預備走一整夜，天空中星光晦弱下去了，我心中却有一顆大星子照耀。是的，當真有一顆星子的光耀，為的是五個月前在這海邊我曾經有過你，可是你同星子一樣，如今離我已很遠很遠了。

我問你，一個人能不能用這種夢活下去，却讓另一個人在另外一個地方同你去證實那種夢境！忘掉我這個人，也忘掉我這最後一個荒唐夢，因為你需要的原不是這些。我幾年來實在當真如同與上帝爭鬥，總想把你改造過來，以為縱生活在一種不可堪的庸俗社會裏，精神必尙有力向上輕舉，使「生命」成爲一章詩歌，可是到末了我已完全失敗。上帝關心你的肉體，製作時見出精心着意，却把創造你靈魂的工作，交給了社會習慣。你如同許多女子一樣，極端近於一個生物。從小說詩歌上認識了「愛」字，且頗描讚嘆這個字眼兒。可是對於這個字的解釋便簡單得可怕。都以為「你愛我，好，你就愛吧。我年紀小，一切不負責！（連教育好好認識一下這個字的責任也不負！）到後來再說。」感覺這個字的意義，都是依傍了肉體，用胃和肢體來證實，與神經幾乎全無關係。神經既不需要一種融金鑲石的熱情，生命便無深度可言，也不要美，不要音樂和詩歌——要的祇是照社會習慣所安排的一個人，一種婚姻，以及一分無可無不可的生活！生存無理想，生活無幻想，為的是

好藉力集中生男育女！雖有一點幻想或理想，來到都市上，使用在頭髮形式和衣服長短的關心上，也就差不多。這就是我所謂女子更生物的一面。人類生活上真正有了勢力，能裝點少數人生活，却將破壞大多數人習慣！你屬於肉體的美麗，自然更證明你是個女人，適宜於凡事「照常」。我想同上帝爭鬥，在你生命中輸入詩或音樂的激情，使你得到一種力量，戰勝一個女子通常的弱點，因之生命有向上機會。我的結果祇作成一件事，我已失敗。你的需要十分正常，在愛情上永遠是被動，企圖用最少量，得到一個家庭，再儲蓄了最力量，準備撫育孩子。柔弱的性情即見出宜於為母的標幟。一個女子在生物學觀點上豈非風情正是婚前的本態，必到為母後方能情感集中，所以賣弄風情也並非罪惡。從行為上說來，你是一株真正的「寄生草」，無論在情感上還是生活上，都永遠不用希望向上自振。星空雖十分壯麗，不是女性生物所宜住。你雖然覺到一切超越世俗的抽象觀念美麗與崇高，其實你適宜於生活在一種卑陋實際中。任何高尚理想都不能在你生命中如男子一般植根發芽，繁榮生長。我已承認這種失敗，所以祇有永遠同你離開。你還年青，適宜於去同一些男子用一種最合社會習慣的方式耗費它。前途不會很難堪，尤其是我離開了你決不會很難堪，凡吝嗇一文錢的人也許可以保留到明天作別的使用，凡吝嗇生命給予的，這流動不居不去不返生命，你留不住，像待遇我那麼方式更留不住。真想留住青春，祇有好好使用這點青春。愛惜生命不是拒絕愛，

是與一個人貼骨貼心的愛，到將來寂寞時再溫習過去，忍受應有的寂寞！

不，這些事是不用我說的！你明白的已經够多了。你按照一個生物學上的女性說來，就不會「寂寞」。詩人都想像女子到三十歲後，肉體受自然限制，柔美與溫雅動人處再不能吸引男子關心時，必然十分寂寞。這可說完全出於男子荒唐的想像！上帝到那時已爲你安排一羣孩子，足够你幸福滿意活下去。文學作品中的閨怨詩，大都是男子手筆，少數女子作品意識範圍也祇表示「不能爲母的願望。我雖爲你輕浮而走，再也不會嫉你的輕浮了。正因爲這幾個月單獨，讀過了幾本書，使我明白輕浮原是每個女子的本性。不過稍稍爲你損心，憂慮你這些性情必然使生活煩累而疲倦，尤其是在那裏性情中加一點理想，性格既使你樂意授受多方面輕浮的愛情，理想又使你不肯馬馬虎虎與一個人結婚，因此一來必然在生活中有不少糾糾紛紛，好在你常常喜說「一切有命」，我也就着不着在此事上僥舌了。我應當祝你幸福。」

信看完後，留下一些過去印象把她心變軟了。她自言自語說，「是的，因爲我的爲人，一切朋友都差不多同一理由，如此很殘忍的離開了我。我不會寂寞，因爲我是一個女人，當然不懂得甚麼叫做寂寞！可是你們男子懂些甚麼，自以爲那麼深淵認識女人，知道女人都有一種屬於生物的弱點。從類型看個

體，發掘女人靈魂如此多，爲什麼却還要凡事責備女人，用信來虐待我！明知女人都有天生的弱點，又明白環境限人，社會待女人特別不公平，爲自衛計女人都習慣於用詭譎掩飾一部分過失，爲什麼總還詛咒女人虛偽？既明白女人都相當膽小怕事，可無一不需要個忠誠的愛人和安定的家庭，爲什麼有求於女人時，悄悄失望，就失去了做人自信心，遠遠的一走，以爲省事？不能完全，便想一死，這是上帝的意思，還是人類不良的習慣？在女人，愛情固不能把靈魂淘深。在男子，究竟是什麼，許許多多靈魂淘深以後，反而把心墜子變得如此狹小？一個人懂別人那麼多，爲什麼懂自己反而那麼少！對生命如此明白，對女子爲什麼反而還是不能相諒？是的，不管是懂不懂寂寞，輕浮是天生還是人爲，要愛情還是要婚姻，我自己的事當然自己可以處理。不管將來是幸福還是不幸福，我要活下去，我照我方式活下去。社會不要我，我也就不用管社會？」

想來越走與本題離遠，她覺得這不成。她有點傷心起來，似乎還預備向這幾個朋友拌嘴，但如果這時節任何一個朋友如來到他身邊，她一定什麼話都不說。她實在需要他們愛她，也需要更多一點認識她，信中不溫柔處，她實在受不了。尤其是她需要那個爲忌諱與誤會沉默不響離開了她的老朋友，她以爲最能理解她，原諒她，真正還會挽救她，唯有這個對她不太苛刻的老朋友。

第六

本來意思正想用「過去」抵制「目前」，誰知一堆「過去」事情盡集到腦中後，反而更象是不易處理。她實在不知道應當怎麼辦。她把幾封信重新一一摺好，依然夾到那本「愛眉小札」書中去。隨意看了幾頁書，又好像從書中居然看出一線傲人希望。作者是一個善於從一堆抽象發瘋的詩人，死去快近十年了。時間腐爛了這個人壯美的身體，且把他留在情人友好記憶中的美麗印象也給弄模糊了。這本書所表現的狂熱，以及在暗有裝點做作中的愛嬌，寂寞與歡樂的形式，目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人已看不大懂。她看過後却似乎明白了些他人不明白的事情。

他想，我要振作，一定要振作。正準備把一本看過大半的小說翻開，院中有個胡盧聲音。那個日常貼在身傍的大學生換了一套新洋服，頭上光油油的，臉剛刮過，站在門邊詭媚的笑着。他也笑着。兩人情緒自然完全不同，這一來，面前的人把他帶回到二十世紀世界中了。好像耳朵中有個聲音「典型的俗物」，她覺得這是一種妬嫉的迴聲。因為說這話的不是一個是一羣人，已離開他很遠很久了。她鎮靜了一下，雙眉微皺問大學生，

「衣服是剛做的？」

那二十世紀的典刑，把兩隻祇知玩撲克牌的手插在袴袋裏，作成美國電影中有情郎神氣，口中胡盧的說：

「我衣服好看嗎？香港新樣子。你前天那件衣纔真好看！我請你去看電影，看七點那場，魂歸離恨天。」

「你家裏來了錢，是不是？」心裏却想，「看電影是你唯一的教育。」

憨笑着不做聲，似乎口上說的心中想的全明白。因為他剛好從一個同鄉處借了五十塊錢，並不說明，祇作出「大爺有錢」樣子。過一會用手拍拍袴腰邊又說，「我有錢吶！我要買樓上票，換你那件頂好看的衣服去。我們倆都穿新衣。」話說得實在無多趣味。可是又隨隨便便的說，「他們都說你美！長得真美！」

她高興聽人家對她的稱讚，却作成不在意相信，不過且略帶抵抗性神氣，隨隨便便的問大學生，「他們是誰？不是你那些朋友吧。」

大學生不會注意這種詢問，因為視線已轉移到桌上一小朵白蘭花上去了。把花拈到手中一會兒，聞嗅了一下，就預備放進洋服小口袋中去。

她看到大學生這種行動，記起以前不久看日出戲劇中的胡四抹粉灑香水情形，心中大不愉快，把花

奪到手中，「你不要拿這個，我要敲它。」

「那不成。我歡喜的。把我好了。」

「不喜歡。一個男人怎麼用這種花？又不是唱戲的。」

「甚麼了，甚麼，我不演戲！我偏要它！」大學生作成撒嬌的樣子，說話時含忽中還帶點膩。她覺得很不高興，可是大學生却不明白。到後來，還是把花捨去了，偏着梨子頭，詔而嬌的笑着，好像一秒鐘以前和××打了一次勝仗，爭奪了一個堡壘，又光榮又勇敢。聲音在喉與鼻間抑出，「寶貝，和我看電影去，我要你的，換了那件頂好看的衣服去！」

他不快樂搖頭，「我今天不想去。你就會要我作這些事情，別的什麼都不成，我們坐下來談談不好嗎？爲什麼祇想出去玩？」

「我愛你……」他不說下去了，因爲已感到今天空氣情形稍微和往常不同。想緩和緩和自己，於是口中學電影上愛情主角，哼了一支失望的短歌，聲音同說話一樣，含含忽忽，反使她覺得好笑。在笑裏她語氣溫和了好些。

「××，你要看你自己去看，我今天不高興同你出去。我還不會要魂歸離恨天。」

大學生作成小家子女被人妬嫉中傷時咬一咬嘴唇，「約了別人？」

她隨口答應說：「是的，別人約了我。我要一個人留在這裏等他。」

大學生受了傷似的，頸項本來長長的，於是縮得短了一半，腮幫子脹得通紅，很生氣的說：「那我就走了。」又稍轉口氣說：「爲什麼不高興？」轉激昂的說：「你變了心。好，好，好。」

她祇是不作聲。

大學生帶着諷刺口吻又悻悻的說：「你不去，好。」

她於是認真生氣說：「××，你走好，離開這個房子，越快越好，我以後不要你到我這裏來。我實在够厭煩你了！」

可是大學生明白她的弱點，暴雨不終日，颯風不終朝，都祇是一會兒。他依然詭譎的微笑着，叫着，他特意爲她取的一個洋文名字，向她說：「□□□□，我到那裏等你，我買兩張票子，在樓上第×排，今天是世界有名的悲劇！」

「我不來的。」

「你一定會來。」

「我絕對不來。」

「那我也不敢怨你！」

大學生走去後，她好像身心都輕鬆了許多，且對自己今天的行為態度有點詫異，為什麼居然能把這個人遣開。

二十世紀現實，離開了這個小房間後，過了一會，窗上的夕陽黃光重新把她帶回到另外一種生活抽象裏去。事情顯然，「十九世紀今天勝利了」。她想了想不覺笑將起來。記起老朋友說的「眼睛中有久違春天，笑中有永遠春天」，便自言自語，「唉，上帝，你讓我在一天中看到天堂，也貼近地面，難道這就叫做人生？」停了一會兒，靜寂中却髣髴有個含糊的聲音回答，「我買了票子等你，你來了，我很快樂，你不來，我就要生氣失望，喝酒，失眠，神經失常，到後我還會自殺，你怕不怕？」

「你可有神經？你也會害神經病？」

「我走了，讓你那個女同學回到身邊來，你怕不怕？」

這自然毫無什麼可怕，可怕的是那一會兒時間，時間過來了，她總得想，她想到大學生，那點裝模作樣神氣，和委曲小心處二而一，全為的是愛她，她的情緒不同了。忘了那點作事可笑處，也忘了詩與火，忘了「現代」與「古典」在生命中的兩不相容，覺得剛才不應當使大學生掃興。趕忙把鏡子移到桌子邊，開了燈，開了粉盒，對鏡台勻抹脂粉。兩點鐘後兩人已并排坐在電影院裏柔軟椅子上，享受那現代生活，覺得是一對現代人了。不然，魂歸離恨天不過是一故事，和自己渺不相涉了。到散場時，兩

人都好像從電影上得到一點教育。兩人在附近咖啡館內吃了一點東西，又一同在大街上年青男女隊伍中慢慢散步，大學生祇就他腦子所能想到的默默的想，「我要走運。發了十萬塊錢財多好。」她呢，心中實在受了點刺激，不大愉快。兩人本來并排走去，不知不覺就和他離開了些。忽然開口問大學生：

「你畢了業怎麼辦？」

「我正找事做。這世間有工作方有飯吃。」

「是的，有工作方有飯吃。可是你做什麼事？是不是託你乾爹找事？」

大學生有點發急，話說得越加含糊。

「××，這簡直是——口氣，取笑我。誰是我的乾爹？我不做人乾兒子乾舅子！我託同鄉周先生幫我忙，找個事做。得不到工作，我就再讀兩年書。我要研究學問。」

她心想，「你能讀什麼書？研究什麼學問？」記起之同學的詛咒，因此口中却說，「你要抖點氣，努力纔好。一個男子總得有點男子氣，不能混混！在學校混畢業，到社會又混職業，不長進被人笑話。」

「我一定要——有人幫我說話！」

「爲什麼要人幫忙，不自己努力？你還是在做人，做一個男子！做男子是不要人幫忙，憑能力找飯

吃的。」

「運氣不好，所以——」

「什麼叫做運氣？我覺得你做人觀念實在不大高明。」

因為語氣中大學生有一點輕視意思，一點不愉快意思，大學生感到不平，把嘴兜着不再做聲，話不會說出口。意思以為世界上不公平事情很多，大家都不規矩，頂壞的人頂有辦法，我姓蔣的縱努力，讀死書到讀書死，有什麼用？我也要做人，也要做愛！我要做愛！我現在是做愛，愛情一有了着落，我就可以起始做人了。但怎麼樣做人，做什麼樣的人，在他腦子裏卻並無什麼概念。恰如應付許多事情一樣，想了一下，無結果，也就罷了。

大學生對於生活作「最近代」的想像計算時，她也想着，一種古典的情緒在腦子裏生長中。她想，「我為什麼居然會同這麼個人混下去？讀書毫無成就，頭腦糊糊塗塗，就祇是老實。這老實另一面也就正是無用。這算是什麼生活？」於是她向大學生說：「我頭有點痛，我要坐車回去。」

上車後，回頭還看見這個穿新衣便覺快樂的大學生，把手放在嘴邊抹抹，仿照電影上愛人拋了一個吻給她。她習慣的笑了，笑回到住處時，頭當真有一點兒痛。詩與火離開生活都很遠很遠了，從回想

裏實在亂糟糟的，末了却寫下在日記本上：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運，這所謂命運，正是過去一時的習慣，加上自己性格上的弱點而形成的

當她搜尋什麼是自己的弱點時，似乎第一次真正發現自己原來是一個「女人」。這就足够了。老朋友曾經說過，一個女人受自然安排，在生理組織上，是不宜於向生命深處思索，不然，會沉陷到思索泥淖裏的。

她覺得身心都很疲累了，得休息休息，明天還是今天的繼續，一切都將繼續存在下去，並且必然還負帶那個長長的「過去」，一串回憶，也正是一串累贅，雖能裝飾青春，却絲毫無助於生活的調處。她心想，「我為什麼不自殺？是強項還是怯懦？」她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種想像。雖想起這件事却並不可怕，因為同時還想起大學生愛她的種種神氣。便自言自語，「一切人不原諒我也好」，那意思就是我有瞭解，不必要更多人瞭解。單獨瞭解有什麼用？一切關心都成麻煩，增加紛亂。真的瞭解應該是一點信託，忠誠無二，與無求報償的作奴當差，完全沒有自己……不過她這時實在已經累了，需要的還是安靜。可是安靜同寂寞恰正是鄰居，她明白的。她什麼都似乎很明白，祇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方法可以將生活重造。

他實在想要哭一哭，但是把個美龐的頭俯在雪白枕上去，過不多久，却已睡熟了。

廿九年七月十八寫

卅一年十月末改寫

三十二年五月重寫

次東門外

蹇先艾

微抗戰余何克臻此」

是南京私立××大學一年級生，青年標準商人董德貴前幾天在給他一個朋友的信中的一句話，他很得意地，搖頭晃腦地唸着，進出都忘不掉這幾個字，連蹲在廁所裏也在喃喃背誦，好像犯了精神病似的。他的這個句子，鍛鍊得怎麼古簡！這都是他半年來熟讀『古文觀止』的結果。如果一味地『的呢嗎呀』下去，斷不會有這樣好的成績，簡直等於進國文專修館去學了三年。由此證明了古書之不可不讀，古文之不可不做，他覺得至少在這一點上，就是他高出一班商人的地方，他應當受到社會不同的看待。他想起了前些日子，一位本地的大商，因為不識字，鬧出一個大笑話，在棹子上發現了一張他自己的名片，却咬定了口，說是有客人來拜訪過他，同他的如夫人起了一場無意識的衝突，董德貴不覺得聾大了嘴，格格地笑出聲來了，笑得來彷彿一隻鴨子。

天氣漸漸熱了，脆皮短衣穿不住了，事實上領領也壞了，還得想法子去修理；董德貴決定今天下午換穿那套『新置項下』的，藏青呢呢西服。還有一個最大的理由，是要去赴約會，趙升已經拿出去燙去了，他不得不在屋裏坐着等待。他坐了一會。又站起來，把兩手插在腰際，開始踱方步，不時去照照那面雕花架子的穿衣鏡，不照鏡子，董德貴是決不會相信自己的肉皮會這樣的白哲，鵝蛋形的，半女性的臉上，像輕微地塗上了一層撲粉。他洋洋自得地這樣想道：

「常言說得好，『心廣體胖』，我老童這一回算是領略到這句話的滋味了。不過這和營養也大有關係。假使我每天不喫鷄，鴨蛋，豬肝，銀耳，鷹牌罐頭牛奶，我的身體哪里會這樣好呢？你看那些中醫師範的學生，哪一個不是面黃肌瘦的，試問他們喫的是什麼東西！天天都是豆芽，豆腐，酸菜，白菜……這些東西，怎麼會發人呢？何況還是用菜油炒菜，一點肉類都沒有。總而言之：欲身體之康健，營養第一，營養第一……」

「西服燙好了，大老爺！」侍候了他們家三代的，面貌忠厚的趙升把燙好的西服，恭恭敬敬地捧着進來。

「營養第一……」童德貴還是面對着長方的鏡子，嘴裏喃喃着，牙齒也發出很輕的響聲。

趙升的眼光，落在主人的側面的身形上，彎着腰，站在屋子中間，有點唱戲的，忠僕的派頭。

童德貴從鏡中發現了那位僕人的影子，歪過頭來，斜着眼睛，瞥了他一下。趙升又低低重述一遍道：

「西服燙好了！」

「狗東西！」童德貴信口罵道。（這是他對下人的口頭語，並不是發脾氣）「衣服燙好了，擺在藤椅子上不行嗎？老是把它捧着幹什麼呢？」

趙升把西服平平地放在藤椅上，兩手緊貼着大腿，又問了一句：『大少爺，還有什麼事情沒有？』

『你先出去吧，有事情我會喊你的。』

青年商人終於把西服穿上身了。領帶就打了很久，他不熟習領帶的打法，不是把領子箍得太緊了，便是打得太長了，或者打得太短了。褲子，他覺得做得也太長了，走起路來，褲腳總是一拖一拖地，因為他穿的是皮帶，所以褲子直往下掉，他認為應該買根指帶，宇宙拍賣行就有各式各樣的，時髦的指帶出賣，定價才七十元，便宜得很。回頭出去，回來的時候，一定選到小十字去買一根。他用左手掌向額上，聲音很清脆地拍了三下。表示要把這件事情牢牢地記住。當他穿西服的時候，他有許多感想：第一，在南京『留學』的時代，他就很想做一套西服來穿的，沒有來得及做，「八一三」一發生，他就跑回來了。最近這幾年，他又都住在這個縣城，找不到西服店。這回從貴陽回來，算是如願以償了；第二，他深深感覺到西服的確比中國衣服高明得多，既經濟，不必常洗，而且又很耐久，不過多化幾個錢，錢，這幾年他已經賺得太多了，根本就不在乎；第三，走起路來，真是精神抖擻，洋氣十足；第四，到城裏那幾家銀行去存款取款的時候，那些行員與練習生，對他都另眼相看，遠遠地便起身來含笑地向他打招呼。第四項，可以說是他最滿意的事情。一想到這里，青年商人的，格格格的鴨子般的笑聲又發出來了。

他推開窗子看了一眼去，用一千五百塊錢在亨德利買的「阿米加」手錶，距離他和朱淑賢在次東門外散步的約會，還有一點鐘，他梳頭，梳完頭，又上油，把凡士林用力往頭上塗，上完油，又擦皮鞋，時間還是難得消磨，十分鐘便把這些事情做完了。有點無聊，他只好在沙發上又坐下來，從茶几的抽屜內，把從大眾服務社買來的菓子糖拿出來，打開了包紙，一顆顆地往嘴裏送，那甜味一直甜到心頭。他的身子軟弱無力地斜靠着椅背，慢慢地墮在回憶裏了。

他想起來，這五年中的變動，實在太大了。從重慶坐船，順流而下，到南京去，好像就在眼前一樣。玄武湖，秦淮河的影子，時常都在他的腦子裏徘徊着，山光，水色，偉大的中山陵，處處都值得懷念。那時他無憂無慮，掛名在一個大學讀書，實際是成天都在和那些歌女糾纏，他覺得沒有歌女，簡直就無法生活。錢用完了，寫信來向父親要，總是馬上就匯去，還可以指定數目的多少。可惜時間太短，「八一三」抗戰一開始，父親接連打了幾個電報，便把他叫回來了，父親這幾年做的紗子，西藥，紙烟，種種生意都蒸蒸日上，因此他也就過着玩山，喫酒，打牌十分舒服的日子，他曾經向他的父親提議過，再到貴陽或者其他地方的大學去掛一個名，却被父親嚴詞拒絕了，理由是在大學畢業也沒有什麼出路，還不如經商有辦法；其次他的年紀已經很大了，而且這些年用心計太多，身體也一天比一天衰弱下去，膝下只有童德貴和童德富兩弟兄，其他都是些女孩子，老二在貴陽坐莊，來往運貨，人太老實，字又認

不得幾個，所以童老先生的期望，完全在大兒子身上，因為童得貴一點商人的氣派都沒有，儀容既然漂亮，言談也還去得。三個體子，雖說都有幾個可靠的老朋友幫忙經理；但始終是外人，一方面那些人都『生意幫』，見不得人的，幾乎個個土頭土腦，所以場面還是要自己那個漂亮的兒子去支持才行，交際場中，也需要他去出馬，歸根到底說，就是只有童得貴才可以繼承他的事業，二兒子至多只能做一個幫手。所以他決定無論如何也不再讓老大出去了。童得貴感覺在這小縣城的生活也相當舒服，（雖然物質上的設備遠不及南京。）他想出去的心其實並不熱烈，於是就向童老先生又來了一個提議道：

『不出去也可以，那麼，爸爸，在城外給我們建築一所別墅！買點書放在裏面，也許讓妹妹們在那裏去讀書，有碎報的時候，我們全家跑到別墅去避空曠，再好沒有了，這不是一舉兩得嗎？』

童老先生點頭了，笑吟吟地贊成道：『我早就有這個意思了，修幾間屋子來養老，生意上的事情太忙，不是老大你提起，我差一點要忘掉了。好了，等我明天到城外河邊去給周老七勻一塊地方吧，地方一找好，動起工來，那就快了。』

湘江別墅不久就開始建築了，設計和命名都是大少爺一手包辦，童老先生早上跑去監工，下午到鋪子。屋子位置在半山上，周圍的松樹和杉樹很多，三樓三底，半中半西，屋頂是茅草蓋的，裝修用木板，前後都是玻璃窗戶，可以遠望山景，俯瞰江水，但是房子還沒有油漆，去年老頭子因為操勞過度，就

去世了，童德貴，一個才廿五歲的年青人，居然變成幾家舖子的老板了。弟弟仍然在貴陽坐莊，兄弟間的感情非常融洽，頗能保持他們孝友的家風，好在每間舖子都有他父親的老朋友負責，他每天不過跑去看看，有時去出席各種會議，需要錢的時候，便開條子到舖子去拿。他繼續地去把別墅的工作完成，油漆，買傢具，買擺設，買風琴，買古書和新書，一直到今年正月上旬才佈置清楚，還請本城自稱『名書海內無雙』的名寫家，題了湘江別墅的門額，當他在家裏嫌太嘈雜了的時候，便搬到別墅去住幾天，在那裏還可以讀點書，他買的劍俠小說很多，他覺得在山水環抱中讀劍俠小說，也是人生的一種樂趣。有時在別墅住得太沉悶了，便進城回家來住。最近他又跑回家裏來了。他有一個害着很重的軟腳病的舊式太太，比他大五歲，樣子長得很醜，是父母從小給他定下的，他不滿意到極點，但是沒有法子離婚，自從別墅修好之後，他便把她送到那裏的樓上養病去了。名義上，是城外清靜，她可以安心靜養，事實上，童德貴是爲了自己心城裏的活動，可以自由一些，他常常去找女學生們玩的消息，也就不會傳到他太太的耳朵裏。她一搬進別墅，他在別墅的蹤跡，便逐漸減少了，偶然他也去看看她的病，假裝說幾句甜蜜的，安慰的話語之後，忽忽地又離開了。他希望她死，她偏不死，有人主張他討一個如夫人，他却口口聲聲地說，他是新人物，決不做這一類腐敗的事情，他的所以取得『標準商人』這個尊號。除了言論，豐采，服裝之外，『不娶妾』也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他常常想起他的父親來，總是嘆息着，對他的妹妹們說道：「沒有他老人家的慘淡經營，我們怎麼會有今天呢？我們要飲水思源呀！你看，湘江別墅修好了，爸爸連一天都沒有得在裏面住過哩！這回清明來了，我們好好地下去給他掛個清吧，請幾十梓客，以示典禮之隆重，也不枉他老人家辛苦了一生。」

他本來是預備睡午覺的，把鬧鐘撥到三點；但是人太興奮了，太愛思想了，又準備着要去赴那個女朋友的約會，午覺並沒有睡成，鬧鐘連拉長了嗓子，不斷地，噹噹噹地大叫起來，童德貴轟然喫了一驚，站起身來，自言自語道：

「啊！該走了，時候到了！」

他從衣架上，把那根棕竹手杖取下來，戴上帽子，便跑出門去，他看見趙升站在大門口，就順便吩咐道：

「我在次東門外散步，有什麼事情，到那里來找我好了。」

當他剛剛提起裝着雜誌、書的小藤包，一搖一擺地走出北門的時候，朱家的女僕正迎面向他走來，遞了一張紙條給他道：

「這是小如叫我送來的。」

他打開來看，她不能來了，因為臨時發生了一點事情，她約了晚上七點鐘再到他家來看他，他並沒有完全失望，但心頭終有幾分輕微的不快。「她晚上七點不是還要來的麼？不過時間早遲的問題，有什麼要緊呢？東西留着等她來喫好了。」他這樣安慰自己，一面還是跨下到北門河的石梯。「已經出都出來了，還是去走走吧！回頭反正要繞到小十字宇宙公司去買摺帶。」

天氣是晴明的，河水潺湲地流着，遙望洗馬灘那一帶樹林蒼鬱的崗巒，好像幾座矮小的山峽，遠處的水勢比較涵湧，紅的沙石堆和堤坎上噴出白沫似的浪花。童德貴越過跳磴，上了對岸，順着田塍走去。左手邊是城牆，牆下便是××大學的實驗室，一列灰黑的屋子，右手邊是荒墳纍纍的山坡，坡下便是規模很大的農場，他走了幾步，又停下來，想走快，覺得未免太匆匆了，想走慢，又沒有什麼人可以談話，一個人踽踽獨行，是多麼無聊啊！

對面走過來一個穿青呢制服的瘦削的青年，提着一個草綠色布袋，在河邊的草地上坐下來了，他不時回過頭來看童德貴，終於很高興地喊道：

「你是童德貴同學麼？」

青年商人也慢慢辨別出了對方的面孔：「何彬泰，聽說你在××大學讀書，快畢業了。怎麼從來就沒有看見過你呢？你還是那麼瘦？」

「你發福了！」何彬泰諷刺道。「來，草地上來坐坐，老董！是的，我在××大學讀中國文學系

董德貴往前跨了兩步，在何彬泰的右側坐下，把小藤包放在膝蓋上。何彬泰微笑着說道：

「你這些年來倒很發了點國難財，我們面雖然沒有見，大家都住在本城，難道誰不曉得嗎？」

「因爲一抗戰，」標準商人巧妙地回答道：「書是讀不成了，所以我只好做點小生意。本來是先父在世的時候，就做起的；他老人家去世以後，不能不接着做下來。比不得你們書香人家，世代都是讀書

。」
「你們還修起了很講究的湘江別墅，是不是？」何彬泰打量了一下對方的服裝道。「你看，你現在也是西裝革履了。」

董德貴的臉有點發紅，連忙辯解道：「那也是先父在世的時候修的，我不過盡規曹隨而已。」

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哈哈大笑道：「你真是所謂「良賈深藏若虛」了！」

這句話，標準商人很受用，他把眼睛閉了一下，腦袋輕輕地抖動着。

對岸遠處有兩個女性的影子在次東門外移動，她們慢慢地走過那座木橋來了，有一個回着這邊招手，似乎是應何彬泰之約而來的。她們越走越近了，左邊的一個，身材比較高，臉上塗着黃色的巴黎胭脂

，兩眼很黑，穿着一件粉紅短袖的絨絨長袍，袖子短得連脅下都可以看見，頭髮蓬鬆，手裏拿着一件深綠色的外衣，走路一跳一跳的，嘴唇還吹着口琴曲。右邊的那位，大而方的臉上，配着一對小得像老鼠似的眼睛，微笑的時候，兩列雪白的牙齒，便露出來，中國文學系的學生滿面春風地站起身來，去迎接她們。青年商人抱着一個藤包，也跟着站起來了，露出忐忑不安的樣子，腳趑趑着，想走也不是，想不走也不是。在無可奈何中，往岸上跨了兩步。何彬泰道：

『老童，不要走，我來給你們介紹。』

兩個女郎已經姍姍地走到面前。

童德貴把腳又收回來了，眼睛望着何彬泰。中國文學系的學生便給他們紹介道：

『這是密司孫，這是密司鄭。——這是我們的老同學，××大藥房的經理，童德貴，童先生。』

青年商人扭扭地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何彬泰說：『大家坐下來談天吧！』他首先就坐了下去。那兩個女郎便坐在他的右側。童德貴遠遠地坐在老同學的左邊，一股芬芳的氣息貫進了他的鼻子，使他有點昏沉。

何彬泰絮絮地向他的異性客人講着這裏的風景是如何的美麗，夏天還可以到這裏游泳，這裏如果改成河濱公園，再加上一帶人工的培植就好了，可惜的是河邊樹木太少。這不啻是一個缺點。粉紅衣服改

密司鄭也發表他的意見道：

『最好是多栽一些柳樹在河邊。』

方險的孫女士更進一步道：『沿岸還要安一些長椅子，夏天我們好來乘涼，不是也就跟北戴河，青島差不多了麼？』

鄭女士發出輕微的笑聲了：『還需要幾張石棹子，遊人好到這裏來野餐或者下棋。（一面視線投到那位青年商人的身上去）——董先生，你說是不是呢？』

董德貴從迷惘中醒回來道：『是的，鄭小姐說得一點都不錯。』

『董先生，』孫女士露出落落大方的態度說道。『我是常到你們藥房去給我母親買藥的。——』

『密司孫是你們的老主顧嗎，老董，你恐怕還沒知道吧！』何彬泰不等說完，便接過去道。

『——我在舖子上就沒有看見過董先生。』孫女士補足了她的話。

標準商人把腰一彎答道：『我是不大在舖子上的，不過偶然間去看看罷了。』

何彬泰的諷刺的口吻又出來了：『也是大經理，不管事，舖子上另有人招呼。密司孫，××百貨店，也是董先生開的呢。』

『哦！』××百貨商店！』孫女士用手把頭髮攏了一攏，微聲驚異道：『那我又是一個老主顧了，我

是固定在那家買東西的。童先生，將來我們去買東西，誰不能打點折扣呢？」

又是中國文系的學生接過去說：「那有什麼不可以！」

童德貴覺得機緣太湊巧了，想不到這兩位女性都是他的老主顧，有點受寵若驚的樣子，含笑回答道：

「我明天就到舖子上去關照一聲，兩位小姐去買東西，一定讓他們照碼打個九折。」

孫女士眉飛色舞，調皮地說：「九折太少了吧！」

「那倒不相干，八五折也可以。」青年商人很慷慨地立刻就改正了折扣。

何彬泰把草綠色口袋裏的雞蛋糕拿出來，打開了，遞給那兩位女性道：「請喫點點心。」她們便每人拿了一個喫着。他又轉身遞給童德貴，他也取了一個。同時青年商人也想起藤包內的雜糖和荸薺來了，本來是預備帶回去給朱淑賢喫，率性拿出來請客吧，回頭讓趙升再去買好了。這兩位小姐，論姿色，論談吐，比起朱淑賢來，那真是小巫見大巫了，難道她們不配喫這點東西麼？看樣子，老何是喜歡密司孫的，因為密司孫說話的時候，和他坐得那樣近，常常拿手去拍他的肩膀，老何說話總是一對眼睛都瞟住她。鄭女士顯然地和他就疏遠得多了，哪天去找何彬泰正式介紹，如今有了「洋貨」，還要朱淑賢那個「土貨」幹什麼呢？講到資格，自己當然遠不及那個大學生；講到錢，那他簡直就差得太遠了。他一

想到這裏的時候，毫不躊躇地就把籐包打開，取出那兩包東西來，攤在草地上，大聲勸客道：

『我也帶得有點東西哩！鄭小姐，孫小姐，請喫，請喫，不用客氣啦，不用客氣啦！——老何，你也來喫點我的荸薺同雜糖，好不好？』

大家不停地用牙齒剝着荸薺皮，發出擦擦的聲音，談話暫時停止了。男女似乎都不怎樣客氣，荸薺完結之後，他們又向雞蛋糕和雜糖進攻。

董德貴徐徐地站起身，在草地上走來走去。最後在鄭女士的身邊坐下來了，不住地和鄭女士談着，在話語中他屢次地提到他從前在南京讀過書，有時故意描寫着秦淮河與玄武湖的風景，又說到他曾經一度到過西湖，可惜沒有能作長時間的逗遛，不勝遺憾，只有等抗戰勝利以後，再去重遊了。鄭女士也是一位有口才的人，滔滔不斷地講着她從北平逃難出來的經過，處處表示出她的勇敢，她的富於冒險性。說到緊張的地方，董德貴總是讚不絕口用着這些句子，『真了不得！』『真勇敢！』『這種精神實在使人五體投地！』

孫女士和何彬泰在那邊佷倚着，竊竊私語，沒有理會他們。田隴上時時有游人，農夫，和照看莊稼的兒童路過，奇異的眼光不斷地掃過來，他們大概都疑惑着那是兩對情侶；他們絕對辨別不出來哪一對是新知，哪一對是舊雨。何彬泰心理倒很坦然，根本沒有注意到路人的態度。董德貴的身子斜坐着的

，他常常拾起頭去看那等過客，故意聳聳肩膀，表示出無限的驕傲，他希望那些人把他和鄭女士的關係，看成同何孫的關係一樣。後來，何彬泰臉上露着微笑，眼睛也往這邊看過來了。青年商人又連忙去和他的老同學搭訕着說話，稍稍收斂一下自己的形迹。

何彬泰把那幾張包食物的草紙揉成一團，向河中投去，一面向童德貴問道：

「老童，你什麼時候招待我們到你的湘江別墅去要一天呢？」

「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只要你們高興。」童德貴的眼睛遙望着那被水沖去的草紙。

鄭女士很無聊地在那裏一顆一顆地按那些短草玩，吐沫飛濺地大聲道：

「童先生，還有一座別墅嗎？在什麼地方？」

孫女士在記憶裏搜尋着那個舊影，慢騰騰地說道：「是的，湘江別墅，密司鄭，在新城外邊，上一回躲空襲，我們不是從那裏經過的嗎？你還說這是哪家的別墅，修學言葉考究！——阿！想不到原來就是童先生的別墅！」

鄭女士不住點頭道：「我也想起來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對了，那座別墅的風景真好，在松林的環繞裏，還可以俯瞰江水，在城外真不容易找到那樣的好的地方。」

「等我準備點茶，來招待你們一天吧。」童德貴站起身來，又在草地上躡着。

何彬泰不肯放鬆地問道：『那麼，哪一天呢？我們今天就把日子定好了。』

青年商人還沒有回答，北門那邊的田塍上忽然起了一種嘶啞的喊聲：

『大少爺，大少爺！』

這聲音是童德貴聽熟了的，他微微露出驚訝的神情，（那三個人當然若無其事。）眼睛凝望着那聲音的來處。他的老家人，槍升滿頭大汗地步履艱難地走到他的面前，聲音有點顫抖地又喊了一聲：

『大少爺！大少爺！』

『有什麼事情嗎？』童德貴急促地問道。

老家人的手和腳都在打戰，口裏吃吃地說：

『汽車，汽車出了險，……不得了。』

他跑得太累了，何彬泰扶着 him，叫他慢慢地說，不要忙。童德貴在一旁弄得莫名其妙，心裏突突地跳着。

趙升用袖子不住地在臉上揩着，也不知道是汗還是揩眼淚，斷續地說道

『我們從貴陽開來的汽車，開到忠莊舖……翻，翻車了，二少爺就，就……坐……在這……轎……車子裏面……他……他受了傷很……重……，個客進……城來……說的。』

「真的嗎？」童德貴像觸了電一樣，身子有點發麻起來。

「真的，黃子臣還在我們家裏沒有走啊！」

「走，走吧，我們回去看看。趙升，趕快，到大十字去給我叫一輛黃包車，要跑得快的，我，我要到忠莊鋪去！——唉！這怎麼得了呢！」

青年商人並不問他的幾個朋友打招呼，瘋子也似地，飛步向北門跑去，裝點心的籐包丟下了。老人家追趕不上他，在後面一步一步地蹣跚着。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七日

初
吻

端木蕻良

烏何琴兮蘋中，晉何爲兮木——

我父親的靜室是很寬大的，但他不常在裏面，他常在的地方是會客室和下書房。

他雖然不在靜室裏邊，但這裏的東西，每天都由專人來擦抹揩拭，香爐的紫檀香每刻都不息，神樹裏的長明燈也永遠點着。這靜室的南面是一面大炕上鋪着三寸厚白羊毛的炕氈，氈上鋪着藍哈拉全鑲着黑沿大雲子棉的炕案子，炕案子上邊鋪着一層黃色的西藏駝氈絨。絨毯上擺着成對的雲龍獻壽黃緞靠枕，下邊還鋪着兩塊六合葉的千針行的褥墊，也都是清一色黃絲絨夾線的百福宮緞做的。炕的中間橫放着一張梨桌，桌子是鐵梨木的，兩邊鋪着黃綢的桌襯倒垂下來。桌上放着木函的經卷，楞嚴經，妙法蓮華經，大悲寶懺，地藏菩薩真經，金剛經，達道圖，隨壇經，太陽經。還有堪輿指歸，祕本龍山虎勢全圖，地輿發微，還有一些手抄本的詩集，桌上放的都是這一類的書。還有一本叫做悟世恆言，是我父親最寶貴的一本書，凡是有母鷄打鳴了，或是衙西頭老王家的蘆花灰鷄下了個軟皮蛋，或是天上出了個三環套日，或者月旁邊有了個龜星，我父親就打開了這本悟世恆言，在上邊用硃筆勾了幾個，越重要的筆異圖就越多。然後又用墨寫上，「某年某月某日驗於壬癸方」，或者某年某月某日某地怎樣了，後多少日果驗等等的字樣。

我父親靜室的北邊是三個佛龕，正中的高些，兩旁的矮一點，都是描金的透瓏的佛樹，樹前靜悄悄

的懸着日月光明百寶法幢，飛龍舞獅祥雲結彩幡。椽裏畫着一排紫竹林，銜着一串珠子在飛的金翅鳥。坐在九節蓮花上的觀音大士像，全是用赤金葉子鑄了的，樹前還有一個白玉的玉觀音，腰肢向一邊扭轉着，差不多是除了些珍珠繚絡之外，身上是裸着的。佛樹上旁有我父親用竹子刻的自製的對聯「觀入空潭，雲影花光都是幻，音出虛谷，玉台明鏡本來空」上邊的四個字，是「得自在天」。

我常常到靜室裏去，都是等着我父親不在裏邊的時候，我才走進去，我去靜室裏邊的次數一定比我父親多，但他都不知道這些。這靜室裏的每一件法器，每一張佛像，或是每一枝香花，都是我所熟習的，差不多我都閉着眼睛就可以看見它們。每樣東西我都用手摩過，凡是可以用掀開來看的，我就看到裏邊去，看看裏邊還有什麼，我知道好些事物，譬如那個古銅的法鈴裏的小鐘也是一個小鈴鐺。西藏傳來的披着紫甲的盜金剛，背後的火焰是活動的。拿下來也可以的，波斯門香是香面子，用來薰着點的，焚香的銅爐是宣德年間造的。插楊柳枝的花瓶的鬚哥綠，綉子的光朵是像水澆的似的。那白玉的半裸的觀音上邊，還題着兩句詞。「登歡喜地，現自在身」。下邊刻一個蛛絲篋的小紅印章「玄石」兩個小字。還有父親的大銅仿鏈子，拚起來是個長鏈子，拆開來是個仿圈，筆洗旁邊是兩隻螭蟹，放水放得正合式的時候，螭蟹的眼睛就透出兩粒小水珠兒來，像是活了的時候。

但是這些我都不大注意，我的心專注意在一張畫像上，這張畫像會使我迷離恍惚了，我常常做頭倒

了事，都是爲了她，常常如醉如癡的也都是爲了她，常常聽不見母親在房裏喊我的聲音也都是爲她。我那時才正正六歲，已經會在爸爸的藏書室裏偷偷看過許多奇奇怪怪的書了，而且非常的懂，非常的明白。但是確還不能知道這張畫畫的是誰的像。那畫上邊祇題着：「戊辰年桂月薰沐敬繪」，下邊小印，是鳥蟲書，我不能認識，也不能找人去問。在我爸爸的靜室裏祇有這張畫是我沒有用手摸過的。我彷彿用眼睛看還來不及，已經想不起用手去摸了，我彷彿被什麼眩迷了，彷彿有千奇百怪的珍珠寶貝，擺在我的面前，使我不知道先觸摸那一件是好了，我常常在那兒用眼睛看她。我覺得這張畫我很願意看。我雖然很小，但是已經很會看女人了。那時我的哥哥正在鬧婚姻潮，全城好看的姑娘的庚帖都往我母親手裏送，宦君爺板兒上的八字帖子，都堆滿了，我二哥來信告訴我母親，說讓我去看，我看中了就行。我母親常常帶我搶着去相看人家的姑娘去，那些姑娘們總是預先被她們的媽爹或者姨娘姊妹們裝飾得典雅而不露痕跡，差不多每次都是由她們的親屬尋找出一個理由或者一個以上的理由，使姑娘出來給我母親裝壺倒茶，或者讓我們吃點心，假設再熟了一點兒的，或者論起來還沾着一點兒親眷兒的，那些姑娘們還要趕着向我母親叫二姑，或者經她娘家來論親就叫二姨，還得陪在一起談些好聽的話兒。大概總是把那最好聽的講完了之後，她的母親就給她一個臉色，使她去了，弄得再求好，反送了包圍。有的聰明的母親，事先總使自己的女兒稍稍知道一點兒，使她知道這事對於她是過分的重要，這事才是她生命的關

端。所以早早就暗示給她，讓她答對得好一點兒。有的姑娘們雖然知道了，還得裝出不能臉紅，因為要是臉紅了，便是說她已知道這是相看她的來了，知道了而還出來裝劑，不是太臉兒大了嗎？所以就不能臉紅。但是當我母親有時拉着人家的手要看的時候，她才可以表示臉紅。但紅得什麼程度這要看拉手時說的什麼話了，要是母親說，「這手生得真巧，一定是靈靈活活的都會做！」這時那個被相看的姑娘的臉上可以微微一紅，但還得站在一旁侍候着。要是母親稍稍大意一點兒的說，「這手真是能幹，一定是個裏裏外外都打點得到的。」這時這個姑娘臉得相當的紅，但還得表示尊重在這裏的客人，勉強的站在旁邊侍候着，但等不了多少久，便可以掀開帘子回到自己房去了，倘使她不臉紅，便是她太不機伶了，倘使她不走開，便是她太中意要嫁了。倘使這家姑娘，是和我們家有過過往的，或者是厮熟了的，這些姑娘們有時便拉着我的手去到她們自己的房裏面去吃菓子，或者談閒磕兒，問長問短，總是把最溫柔的事物詢問出來。但是這些都是極含蓄的，極微細，極不容易聽出馬腳來的。因為她們知道我母親回到家裏要詢問我，問她們問我的到底是些什麼話兒的，她們都知道這一遭，而所以都準備了許多話，好使我母親從我嘴裏聽來對她而更有好印象的，或者她們做出些細微的很優美的事物，使我記起來好告訴我的母親。每次相看了一個姑娘的時候，總是有幾分中意了，我母親便讓我給我二哥寫信，信寫得很詳細，尤其是對那姑娘的長樣，身段和家世，都是由我母親叮嚀又叮嚀了，囑咐又囑咐，寫得滿滿的。

我差不多統統知道了女人們的祕密了，因為我天生日長在女人堆裏，她們有什麼事我都知道了。她們有什麼都不避諱我，我從她們的話裏知道多少平常想像不到的，我從她們的動作裏，看見許多別的動物所從來沒有過的動作。我知道她們在帘子外面說的話和在帘子裏面說的話怎麼兩樣，我知道她們嘴裏說的話和心裏說的話怎樣兩樣，我知道她們眼裏看的和手裏作的怎樣兩樣，我又知道她們想要作的和故意的怎樣兩樣，我知道她們雖然作了和還要作的怎樣兩樣，我知道她們嘴裏喜歡的和心裏喜歡的怎樣兩樣，我知道她們敢喜歡的和不敢喜歡的怎樣兩樣，我知道她們想喜歡和要喜歡的怎樣兩樣，我知道她們裝出來的喜歡和裝出來的不喜歡，怎樣兩樣……

但是這些女人都沒有畫上的那個女人使我驚奇，我簡直奇怪了，我像走進了一種謎道，我不能戰勝那種謎道，而且我也不能說清楚了那裏是什麼，或者我簡直也不知道那裏道到底是些什麼，對我要發生些什麼，甚至已經發生了些什麼，我都不能夠理解或者知道，總之，我那是清迷了。我那時正隨着姑姑們的國學老師仁詩，我雖然是個很小的小孩子，但是已經會作綺情詩，我做的詩是，「誰家玉笛暗飛聲，坐弄飛音惹恨萌，調弄同情應沾聽，同情最是海天遙，銀燈共照人不共，餘音坐湧心花焦。……：……」五十多歲的老師，會打揚琴會彈琴，對我非常器重，常常在我父親面前稱道我，所以我小時候，差不多有了神童之名，又作畫，又作詩，又能寫酬拜的信，我父親寫回信，有時都找我代筆。我

的哥哥們的才華都不如我，有許多求我畫畫，有許多人見着我的父親都說：「虎門無犬子」。「維風清於老風聲」，所以我父親最喜歡我，常常對我講一些超過我年齡所能理解的心裏話。但是自從我做了那首詩之後，我姑姑們的老師，有一次（我做好了詩都給他去批改的）便對我的姑姑們說：「他還是一個小孩子，最不應該發哀涼之音……這話應該對他說明」，他大概下邊還要說：「在這樣小小的年紀，便作哀厲之思，長此以往，當非福歲之輩……」但是他不好意思說出口來。所以，我最小的姑姑偏問他：「他詩做得好嗎？」老先生點點頭，「詩作得絕頂的好……」我的最小的姑姑便回來笑着告訴我說：「老先生說你的詩好得透頂，你好好的多多的作罷！」我聽了便喜歡，從那之後，我便做兩種詩，一種是給先生看的，一種是給我自己看的。我那時到處去翻我父親的詩來看，我想看更多的詩，我知道人家七歲就與詩，我現在已經太晚了，我想做得更多更好成爲一個真正的神童。我到處去找詩，忽然有一次，我在父親的抽屜裏找出一些凌頭沒腦的詩來，也不知道是誰作的，也不知道什麼年的版本，也不知道是寫些什麼的詩，那詩是這樣的：

暫到瑤台痛客忙，夢中重改舊詩章，月明露冷翠仙散，惟有飛瓊愛許郎。

質髻蓬鬆翠袖斜，尋芳暫駐紫雲車，九華妃子驚心動，掇盡人間碧奈花。

眉眼新試道家裝，不願金環賜鳳凰，海上紫雲齊擁護，月宮同待舞霓裳。

玉虛同安遇仙姑，賜我靈飛六甲符，火棗冰桃都不食，殷勤只欲覓羊珠。

我壓根兒不懂這詩裏是什麼意思，但是我看了詩之後，便有幾分不快之感。連忙把詩閣上。便走開了，走開之後，我又回轉來，把詩詳細的又看了一遍，這才決定再也不看來，便默默的走開了，走得很淒涼，很沉重，很有心事的样子。那一天我覺得有點兒頭痛，我的母親問我怎的了，我說沒有什麼，晚飯我吃得很少，我母親摸摸我的頭很熱，便拉着手一定問我在那兒去了，她想知道是不是遇見了「撞灶」。我有幾分生氣，便說：「我做詩做累了。」我母親聽了，便罵我父親。「什麼神童玉女的，天天胡扯，聽你父親放任你們，那裏有這樣小小的孩子，天天就會吟詩作畫的，人家放牛的孩子，在這樣大小，還祇會打滾兒呢，那有這樣大的孩子，就要知道天下事呢？」於是就讓我五姑姥姥的女兒（環姨，領我出去玩去。「你領閣住到花園裏去玩去，他一定是關在屋裏悶的慌了……：那有這個道理的，胡個兒我把你的詩本子畫冊兒叫人都拿去燬了。」

我完全忘了詩的事，我和我的靈姨玩得很好，我們到後花園的水池子去弄水玩，因為水已經給落下來的花瓣兒蓋滿了，我們用草把水面上的花瓣兒弄開，在向水裏照。我們倆個約定誰也不看誰，祇是在水裏看着彼此的臉，我在水裏向她笑笑，她也在水裏向我笑笑，我向她緊鼻，她也向我緊鼻，我向她作鬼臉她也向我作鬼臉，總之我們兩個都彼此不真的來看誰，祇看水裏映出來的影子，我們作了許多花樣

，玩膩了，我們便去採杏花。我爬到最高的枝子上，想剪下一枝開得最燦的一枝下來。但靈姨一定要我剪下那枝苞兒最多的花枝來，她說那個插瓶裏不容易謝，可以開幾天呢，我說反正花枝多得，靈姨還慢慢開，今天插了最燦枝明天謝了不會再剪一枝最燦枝兒來嗎，天天開得火燦燦的該多好，但是她說：「不要糟塌那花兒吧，那花兒一年開一次，也不容易呀，誰能讓你搶着採兒來糟塌呀！」我騎在樹幹上，一聲不響，還是去剪我自己選的那一枝。靈姨一看我去剪那最燦枝，便和顏悅色的跟我說：「好孩子，你舅那一枝帶菇朵的給我，我抱你下來。」我鼓着腮膀說：「我才不希望你抱呢！」我頂能爬樹，極細的樹，我也能爬到尖頂上去，直到樹頂都搖晃了。但是我想了一下，我便說：「你真的抱我呀！」「不騙你，我一直把你抱到媽媽的炕頭上，放在媽媽的懷裏，叫媽媽拍着你睡覺玩。」我便再向前邊爬，去檢菇朵兒最多的那蔓枝去了。我剪了下來，便招她在下面等我。當我爬下來要落地下來的時候，靈姨便跑過來接我，我一隻手勾在她的頸子上，她從樹上把我抱下來。我還有點兒生氣，便把桃花向她身上一堆說：「你的花，給你吧！」我的手正碰在她的胸部，我覺得有什麼又軟又滑的感覺，我有些奇怪了，向她的胸部注視了一下。靈姨臉微微的紅了，小聲的對我說：「好孩子，下來自己走吧！」本來她答應的話是把我抱到媽媽那裏的，但是現在她變卦了，本來我還可以糾纏她的，一定要她去抱我到媽媽那裏去，到了媽媽那兒我好告她，說出我的道理怎樣怎樣，好讓媽媽評理，但是我也好像有了罪了似

的，我也好像朦朧了一會兒似的，迷惘的從她懷裏落下地來。但她馬上就活潑起來了，和我商量着插那個花瓶裏好看，瓶裏要放池子裏的水，不放井水，把那一些葦枝剪下來……拉着我的手我們倆個一邊談着一邊向正房裏走，快到正房了，她問我不是我的頭不痛了。我早已忘記了這回事，便問她：「是我方才頭疼了嗎？」她用尖尖的手指畫在臉上羞我道。「不是你疼，難道說是我疼嗎？」我把她拉着我的手使勁的擱了下來說：「都是我媽媽說的，我沒有說疼。」靈姑說：「二姑以為你畫畫兒畫多了。」我拉住她的手停在那兒問她：「靈姑，明個兒我給你畫一個像，好不好？」靈姑用手端起我的下額，深深的看了我一下，笑着說一些好。我很高興，一直跳到媽媽那兒去要花瓶，去要大剪刀，去要池子裏的水，和靈姑一直忙了大半天，把花兒供在媽媽房裏，媽媽在那兒弄麝香丸，不大打理我們。我們祇弄花，也不打理她。我很疲倦，很早就睡了，夜裏我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醒了時想一五一十的對媽媽講，但一些又記不起來了，於是又睡着了。我似乎覺着身子向下沈落，一會兒比一會兒的沈落下去。我似乎覺得我陷落在軟綿綿的什麼裏邊，我睜開眼睛看看，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全是白的，我用手指輕輕的去觸一下，又都是有些兒香有些兒膩，花，是花，桃花，杏花，梨花，是一片花的海。我家住在杏樹園子胡同，前邊，後邊，左邊，右邊到處都是杏花，還有李子花，梨花，櫻桃花，杏花最多，杏花有洋巴且杏，桃核大杏，白杏……，梨花有香水梨，白梨，鳳梨，馬蹄黃，紅綉梨……最多的是香水梨……這些花

都約定了在一天開，開得像雪盆似的，杏花的簞子像藍色的烟霧似的。藍蒼蒼的，花朵便從這上浮出來，越浮越多，像肥皂的泡沫似的突然的淹沒了藍色的海，眼前什麼都不見了，祇是一片白，桃花也是白的，櫻桃花也是白的了，杏花也是白的了，李子花也是白的了，白的烟霧噴上來。就像一團浪花，砰然的碰在礁石上，就這般的攀立在天空上，忘了記落了來。白色的花朵毫不吝惜的綻開來，毫不吝惜的落下來，一陣風絲兒吹過，一隻小鳥兒彈腿，花瓣便花花的落下來，像灑粉似的落下來。池塘的青色便不見了，都蓋滿了花瓣。小道上的足蹟都蓋滿了，人們便踐踏着花兒走過，覺得腳上有些兒煩膩膩的。在我的窗子上，我什麼都看不見，祇看見白色的什麼壓下來，一直捅到我的臉上，眼上，手上，心上，團團的圍繞着我的都是白，我幾乎不能動一動了，我似乎被一些什麼軟綿綿的東西纏住了，我似乎聞不到什麼香氣，我祇覺得有幾分涼爽，又有幾分煩燥，像埋在春天的雪地上的小蟲子似的，我想翻出土去透一下氣，又覺得這柔軟的土，是這樣的溫暖，捨不得出去，我迷惘的沒有思想的躺着。雲彩向我飛來，天空向我飛來，雲彩從我的胸部腹部走過，天空從我的胸部腹部走過，水流從我的耳畔，滑滑的響着，把我帶到很遠的遠方，白色的冰的花朵開始向着我的白色的柔軟的絨毛摩擦着我，很快的，我向下沉落下去，我大聲的喊了一聲，醒轉回來了，我把頭拚命的向被裏邊縮進去，我蜷側在被子裏，輕輕的發着嬌聲喊媽媽。在清早起不管我是叫誰，但是第一聲總是叫媽媽的，而且不管是誰來服侍我，都不好，

祇有媽媽來服侍我才是最好，但是媽媽來看我的時候，是很少的，通常都是跟媽來看。這就是我一天不快的根源，倘要在被縫裏看見是跟媽來了，我就發腳氣想我隨兒，不是這兒不對了，便是那兒不對了，而且我檢着什麼就扔什麼，一點兒也不顧說。倘要是我在被縫裏看見是媽媽過來了，我便滾滾和媽媽纏纏，在被裏打滾兒，很纏得起來，冬天便說要烤衣服，夏天便說要洗澡，媽媽很愉快的來親我，抱我，我在媽媽懷裏滾來滾去，不肯馬上起來，像有一團熱霧似的媽媽的臉向着我，我把臉貼在媽媽的胸上，竟說一些個怪話，告訴我昨天夢見什麼了，今天要吃什麼了，媽媽很快的就要停止我的胡鬧了。她把眼睛放得正經起來，告訴我昨天什麼什麼不對了，今天應該怎樣怎樣才是對了。因為我父親放任我們，所以媽媽覺得管教我們是她的責任。媽媽的眼睛一放得正經，我就生氣。而且不希望她再來了，我就埋怨她，媽媽便再好好的周旋我，之後，去料理正事去了。我總是因為她不好和我因而生氣，媽媽的忙和媽媽的道理對我都沒有用處的，但是媽媽總以為她的對，父親該多好，一切都隨我們的便，父親要是媽媽該多好。而且媽媽的顏色要是不會變該多好……我醒轉來，我就叫媽媽，一聲連一聲的叫，把頭縮在被裏不出來，我的決定是一定得媽媽走來我才答應把頭從被子裏伸出來。我迷胡胡的滾在軟鬆鬆的被褥裏，覺着有些熱，又有些急，忽然我覺得媽媽坐在我的旁邊了。我真開心極了，我閉着眼睛去親媽媽的嘴唇，把臉埋進媽媽的乳房裏。我說：「媽媽，我作了一個夢，我夢見和靈姨……」忽然有一

隻手推開我，悄聲的對我說：「誰是你的媽媽……」我睜開眼一看，我看果然不是，我就更歪擺的撲過去，「是我媽，你就是……」我看見靈媽撒撒嘴，啞了一口道：「誰希罕！」然後臉上現出儂俗的笑，眼睛深深的看進我的眼睛裏，她看出來我不懂她的話，她便順着我的視線看過我這邊來，把頭頂門兒頂着我的頭頂門兒，然後勻出手來給我穿衣裳。我和她打了，撞了，柔了，膩了，膩够了，聽見媽媽喊我們了，媽媽埋怨我們為什麼穿衣裳穿得這樣久，靈媽用眼睛瞪了我一下，我們才算穿好了衣服。

我很久不進爸爸的靜室裏去了，那一天黃昏的時候，我偷偷的走進去，外邊的院子好像昏暗了，但南園子的花光還是明亮的，照過來彷彿這屋子裏也是亮的。當然不知道為什麼又走進父親的靜室來的時候，我突然看見那幅畫像，那畫用淡淡的杏色的絹樣的，畫又細又長，下邊用檀香木做畫軸，畫的頂上邊還垂下來一串珠珞的帶子來。

我臉上發燒起來，心也卜卜的跳，手好像不好使了，我好像第一次看到這張畫。那像相當的高，我站在下邊高多了，我把她前邊的小香爐撥下去，我立在那小紫檀檯上，站上去細細的看。我第一次站得這樣高，第一次站得和那畫像裏邊的人的臉一邊兒高，那是一張古裝的婦女的畫像，下邊好像是煙霧，好像是水……彷彿她是走在水上，彷彿他是含着輕愁，彷彿她又是在微笑……我不知爲了什麼輕輕的和她親嘴……迷迷惘惘的我走出了那座寬大的靜室，我回頭看了它一下，我覺得更寬大了，我覺得它和我

有一點兒陌生了，可是它又和我有一種祕密的聯繫，一種說不出的迷惑，我癡癡的不能講出，也不能想
出……就在那一天我生病了，我發了很高的熱，而且常常發着癔語……在我清醒的時候，非得媽就
來待候我不可，我的大嫂爲了要減輕媽媽的疲勞，要替代媽媽來看護我，我便把東西攪過去，不要她進
來，親戚鄰舍來看我病的很多，但是我都不見，我那個屋子不許任何人進來，祇許我母親和我在那裏，
跟媽送東西，都送在外屋。我把豹皮舖在炕上，太師椅子放在炕上，炕上也是床上，也是地下，我要坐
起來就坐在大椅上。我從窗子裏向外看着白雲似的桃花……母親侍候我吃藥……靈姨有時在窗外看
我……大夫不知道我到底鬧的什麼病，他告訴我母親，說這是叫『苦春』，我母親惱了，問他怎樣治
才能好，那大夫說：「立了夏就好了，你當鴉毛飛不起來的時候，小少爺的病就好了。」
到了夏天，我病了之後，我的二哥便一定要我去到天津去念書去，我母親雖然捨不得我走得那麼
，但是怕不依着我，我再生一次病，於是就答應下來了。

三年之後，我又生病了。我的哥哥叫我停學回家去散散悶，那時我已踢得一腳好足球，還得一手好
槓子了。我回到家裏正是大秋天，我和我的大表哥——大群哥天天到大地裏去玩。我從來沒有接近過大
地，現在真是心花正怒放……覺得什麼都是好的，什麼都是新奇的。十四歲的男孩子願意騎馬就騎馬

，願意打鎗就打鎗，坐在拉糞車上放飛似的跑，騎在黑色的禾桿上晒太陽，拿起青脆的大蘿蔔來，摔在地上裂開了來吃，在地上攤開「鋪子」燒毛豆吃，捉住小鷄放在火上烤……站在小山崗上從這頭向地頭兒來喊，打着小鞭子咪咪的響，騎着不被鞍子的馬在斜坡上往下放……

我的家在我眼前都變了，從前我所能看見的所能想到的現在很少能看見很少能想到了，我現在看的想的都是從前我所看不到想不到的……這是一個新世界……

有一天，我一個人打着旋輕輕的鞭梢，在田裏跑，看見那枝頭青的大螞蚱在我的面前小窩窩似的飛旋着，我一定要捉牠下來，我捉下了螞蚱之後，我便把牠的翅子拉下來，外邊那層硬翅不要，我要裏邊那層新綠色的透明的薄翅兒，我拉下了很多，我把秫桿裏邊的瓢兒用指甲掏空了，便把薄明的翅子放在裏邊留下來。

我在草棵子裏踏出一隻呱呱青的大螞蚱來，它飛起來真像隻漂亮的綠燕子，可是驕傲得又像一隻小飛鷹。我跟蹤着牠，把方才收集的那些各色各樣的珍貴奇異的翅子，費了我多天的機智，攷掉手酸和心血而捕獲來的放在太陽底下放光放在月亮底下發亮的翅子，現在我把那些都拋到九霄雲外了，我就舉那一個，最好的那一個，沒有那一個那一切的好都是多餘的，都是對我沒有絲毫價值的。我跟從那驕傲的螞蚱兒，她是多麼驕縱，多麼快活，多麼得意，她剛落下來就又飛起，飛了一個抹斜的半圓，又飄飄的

飛起來，往上折，往上折，又跌下來，下來再兜一個圈子，翻上去，我看得清清楚楚的，這翅子等一會兒便是我的，我要輕輕的折下那透明的閃耀着歡喜的光芒的翅子了……那螞蚱飛得很快，轉眼已經飛過壕坎去了。秋天的田雖然割了，但壟上還是不好走的，因為每條壟都沒有破壞，都長得很高。我穿着紅色的靴子在一望無際的大野上追逐着，我把白絨的短上衣放在手上，我就是預備用這件衣服來捕她的。那螞蚱飛翔得更美，圈子兜得更圓，一會兒便飛到我的身邊來了，我站起了，抖起衣服，一下子撲過去，撲着了，我慢慢的掀開我鋪在地上的短上衣，怕她突然的得着機會飛走了，我把衣服都掀起來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見了；我抬頭一看，白色的雲一動不動的停着，太陽燦洋洋晒在我的身上。各色各樣的蚱蜢，在田野裏飛。紫色的土色的黃色的蒼綠色的花的藍色的穿梭似的飛，但是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的那一個。我繞過田壟去，她向一個草墩上邊飛去，我繞過草地，她落在地香的一棵特別長的青草上，我又一撲沒有撲着，這回她落在個小草堆的尖頂上，我毫不猶疑的向尖頂上一身縱去，我把全身都按在小草堆上，草堆立刻陷落下去，我的頭已經探過草堆的這邊來了，我看見了一個姑娘，有點兒像畫上的像，又有點兒像靈娥的模樣，把她嚇了一跳，她本來坐着在繡織一些什麼呢，現在連忙想站了起來，但一看出是我她又坐下了。她又驚又喜的睜大了眼睛看着我，但是眼睛馬上變小了，臉上畫出一種頑皮的笑：「你沒有捉住螞蚱，你捉住我了。」我一個筋子翻身翻過去，候在她的旁邊急急的說：「靈娥

，怎麼會是你呢？」她帶着幾分怨怩的樣子說：「爲甚麼會不是我呢？」我問她爲什麼不去看我呢，你住在那兒，爲什麼一點兒也沒有聽見你的風聲呢，你爲甚麼不知道我回來呢？我問她：「你爲什麼不去看我媽去呢？」提起我媽媽，她臉上現出自嘲的笑容來，然後還是用馬蓮仔仔細細的編織小東西，我說：「靈姨，你爲什麼不打理我，難道你不跟我好了嗎？」靈姨正把一段狗尾草放在嘴裏咬着呢，聽了我的話，便擦過我的臉兒來，把眼秀眉的蹙了一下，用牙把草桿使勁的咬了一下，便說：「你長大了，你長得好高，我幾乎不認識你了。就你一個來的嗎？誰跟着你呢？」我說：「就我自己來的，我特意找你來的，我早知道你一個人在這兒。」但我心裏難過，假如我真的知道她一個人在這兒而我是特意來看她的該多好，靈姨意味深長的一笑，遮羞的看我一眼，等了一會兒才說：「你不能知道的還多呢！你太小了啊！」然後又對自己嘲諷的笑了一下。我有點慌惑，急急的在她的臉上看着，想看出一些什麼不同來。靈姨比從前更漂亮了，臉上的紅潮更湧了，她的上唇的中部尖得特別分明，她的嘴唇在動的時候，像是活了似的。她的唇在翳合的時候最好看，像一粒滾動着的紅櫻桃。她的胸部，比從前更突出了，彷彿有一種溫柔的風吹進在衣袂裏，把衣服脹滿起來了。她把他作的一個小馬蓮兒，放在我心裏，然把我的手指按下去，叫我握住。我覺得有點兒不好，她一定是要走了，我就拉住她的手，問她：「你在那兒住！」她指着地頭上那座白房子給我看。我又犯了我的老毛病，和她糾纏起來，我說：

「不行，你一定得告訴我怎麼一回事！」靈姨嘆了一口氣，看着我眼裏透出愉快的光輝，然後用兩手攏緊一下膝頭，把頭放在兩膝中間，將臉向上翻着，把膝頭輕輕的搖了兩下，眼睛向上看着我，嘴兒仍舊緊緊的閉着。等了一會子，才幽幽的說：「我早就知道你回來了。」我聽了就跳起來，叫着：「靈姨，是我媽媽欺負了你嗎？我去問她去，你爲什麼不在我們家了呢？一定是我媽媽的主意！」她搖搖頭，然後說：「小孩子，你什麼都不懂得，吃完晚飯你到那白房裏來吧！」說完她並不站起身來，她反而把身子平舖在草地上，在地上折下一個草桿兒來，一段一段的用指甲兒折着，然後回眸對我問道：「好孩子告訴我，靈姨好不好？」我爬到她的跟前，還像我從前和她在一起的時候一樣說：「靈姨頂好，我就喜歡靈姨！」我因過於痛苦，止不住熱淚迸出來，嗚嗚嗚嗚的大哭起來，她把她的頭偎在我的懷裏，她自言自語的說：「靈姨不好了！」用手撫弄着我的頭髮。她忽的抱着我的頭，找着我的臉，來和我貼臉，她親得很使勁，好像在咬我一樣。等我抬起頭來看時，我看見她兩顆大的眼淚含在眼裏，然後她用一個輕淡的笑把眼淚拭去。她的眼像似在說：「你太小了，你什麼都不懂呀！」我真着急，我真想說：「我什麼都懂呀，爲了你，我死了都可以，什麼事我都可以做！」但是因爲我還太小，我只知道，害怕和慄慄，而且含着看她的一切，我完全陷在一個大的迷惘裏，我自己覺得爲什麼這樣不足輕重呢？爲什麼許多事大人都不告訴我呢？爲什麼他們都背着我来進行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呢？……：她說：「你回去

吧，可是不要告訴媽媽？」我完全受傷了，小小的心完全裂開了，我在別人眼前是個小孩子，我恨透了我的媽媽，一定是她欺負了靈姨……小小的心完全開向着靈姨。我像她的保護人似的，我一定給她復仇，不管欺負她的是誰，我來打死他……我還站在那兒不走，靈姨看見我還站不走，便轉過臉兒來，回到我的跟前，深深的靜靜的和我的嘴親了又親。

我覺得我的嘴唇上停留着一種新剝的燕子的那顆小綠心子似的苦味，可是又帶着幾分涼絲的甜味，那軟的帶着點甜兒的感覺還停留在我的嘴唇上，可是我的眼睛裏流下來的淚把它沖滅了……那沉沉的鹹味刺醒了我的神經，我才記起應該回家了。靈姨回過頭來向我作手勢，招呼我，叫我趕快回家，我癡癡的走，她爲什麼不送我回家，一定是和媽媽打仗了。我去質問媽媽去，但是後來我想還是在去了那白房子之後再說，我帶着抑鬱的惆悵回家去了。

在吃飯的時候，媽媽問我今天都做什麼玩了，碰到什麼人了，我都支支吾吾的混過去。在我的手心裏我還熱烈的握着那顆編織得小小的馬燕窠兒，就是在吃飯的時候我也能聞出來它散發出來的清香來。

母親說我一定玩累了，晚飯後在院子裏玩一會兒，就可以了，不要出去了。我都答應下來。淅淅草草的吃完了晚飯，我便向老門官曠開了大門向北地裏跑去，我走得很快，好像後邊便有千軍萬馬要追上來將我拉回去似的。

遠遠的我便看見了那白房子，我覺得他是那樣的遠，離我這樣遠……我看看路上也沒有行人，也沒阻礙，我很高興……但是不大一會兒，一個拉草車往岔道上轉過來，走在我的前頭，我想趕過它去，將他落在後邊，但是因為我太小，將它落下了一會兒，它就又趕上我來了。它差不多和我並齊了走，草裝得很多，兩邊都掃在地上了。他應在我前邊，使我有時看不見那白房，心裏感到十足的氣悶。

快到那白房子前邊了，我的心熱熱的跳起，而且我記起我自己的嘴唇，一直到現在他還有點兒異樣，他還有著馥郁的熱和甜絲絲的涼。我用上牙咬着嘴唇，加快的走着，忽然我看見我的父親騎着那匹新買的快馬從那白房子的院子裏衝出來了，他的眼凶糾糾的向著草車這兒漂了一眼，他的臉上滿臉的怒氣，那馬一扭頭，被我父親重重的打了一馬棒，便向北去了，遠遠的還聽那烈馬嗷嗷的叫……

我的全身都戰慄了，我不知道爲什麼，我身子要倒向地下去，我竭力鎮定，我站穩了，我看住了那白房子，拉草車的車夫說。

「小少爺，你累了吧，上車頂來吧。你爬不上來我抱你去！」

他的最後的一句話激怒了我！我頂不願人家說我是小孩子，我氣得連他理都沒有理，我拔開腳跑了似的跑到那白房子……

黨城正當着門坐着嚶嚶的搖紡錘子，看見我，她便跳起來，拉着我的手向外跑。

那時那個草車正走到她的門前，趕車的崔老爺兒是個瘦子，靈姨用手和他比畫了半天，便把我拉到車頂上去，我們兩個坐在車頂上的草堆裏一搖三晃的走着。

這時暮色從四面兒上來，遠遠的村落都變成蒼黑色了，灰色的光像霧似的一會兒比一會兒濃了，我心裏重壓着什麼都說不出來。

靈姨輕輕地說：「你的爹爹用馬棒打了我。」

「他爲甚麼欺負你呢！」但我想到他是我父親，更憤怒的話就在舌頭上結住了。

她淡淡地說：「因爲他又喜歡了別人！」

我一頭栽到她的懷裏，就大哭起來，我傷心極了，靈姨的頭髮，不知道什麼時候散開了，暖蘇蘇的覆在我的頭上，車搖幌着，我哭得不能自己，後來就昏沉沉的睡在她的懷裏了，我感到有一種紅色的熱霧籠罩着我，在暗中我好像看見靈姨的紅熱的嘴唇招呼着我，我彷彿又聽見媽媽愛撫的聲音輕輕的碰着我……

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窮一日之力寫成，桂林。

追
隨
者

李
廣
田

「生活的樣式是有各種各樣的，就像這個人這樣生活了一世的人也該不少吧。」

他拿著一封水漬斑斑的信，來到屋裏便用了慨歎的語氣這樣說。

時間是在抗戰第二年的暮秋，地點是在大後方小城市中一座古老的廟堂裏。秋風在寬闊的大窗子外陣陣地吹着，芭蕉葉不斷地發出瑟瑟聲，那聲音彷彿是從遠天帶來的似懂非懂的言語。他頹然地坐在一個竹椅裏。他心裏大概正在激動着。他有向任何人一吐為快的情緒，我默默地望着他，聽着，不發任何疑問或議論。他把那封信在我面前搖了一搖，又繼續說下去：

「他叫莫望塵。他是這樣一個人。」

「說起來這已是將近二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們一夥同鄉里人都在北平讀大學，因為他們在故鄉時大都已很認識，所以相知頗深。到了大學時代，對於人情世事經驗日多，於是各人都顯示了各自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也就特別為這些相知者所編派。在當時，有這樣幾句話在我們中間流行着，就是：『老莫遊忽老張昏，老劉魔道老王拚。』自然，這是四個最有特色的人物。我現在就是要說說這第一位，就是這個號為遊遊忽忽的莫望塵。」

「他是這樣一個人：

「就以學業而論吧。在大學裏邊，差不多人人都是刻苦上進的，那些每天攜了書本上講堂聽課的人

還算平常，最難得的還是那種自由研究的精神，因為大學生讀書不必再靠教員先生督責，他們都對於各人所學的東西有了自發的興趣，人人只怕時間不夠用，哪里還會偷懶呢。只有望學一個人不然。自然，這是指我們這一夥而言，其實像他這樣人在別處也是有的。他一天到晚只是拖着兩手遊來遊去。假如有人問他：『望學，你今天要幹什麼？』『我不知道，』他回答。假如你再問他一句：『那麼你跟我來吧，』這時候他就不再回答，他就跟着你一同走了。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完全聽你隨便，你要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他是不會說一個『不』的。到東安市場去嗎？可以。到前門去嗎？可以。或是到北海公園去？也可以。那麼就是說到公園去吧。他緊跟在你後邊，彷彿是一個影子，因為他不說話，而又是一步也不肯落後。你說是在水邊坐下來吧，他就坐下來，你如願意喝茶，他當然不說不喝，自然，假如他自己已經渴了的時候，他也不致於向你要茶的。坐下來喝着茶，自然要談談話的，但是談些什麼呢？即便是個健談的人，一同他坐到對面也就覺到無話可說了。你可以說：『你看，今天的天晴得真好，藍得真可愛呀。』他將順着你的目光仰起臉來，看一陣，然後說道：『嗯，藍得可愛，』你也許問道：『奇怪這是哪里吹來一陣花香？』於是他也會把身子轉了幾轉，茫茫然莫知所答，那眼睛裏却在回答着你的疑問，彷彿說：『嗯，奇怪。』也許這時候正有一個年青女子從你身旁經過，你自然是看見了的，他也是看見了的，你只說：『望學，你看這人的身段如何？』這時候他就有點羞澀了，只在臉上顯出一絲苦

還靠平常，最難得的還是那種自由研究的精神，因為大學生讀書不必再靠教員先生督責，他們都對於各人所學的東西有了自發的興趣，人人只怕時間不夠用，哪里還會偷懶呢。只有望塵一個人不然。自然，這是指我們這一夥而言，其實像他這樣人在別處也是有的。他一天到晚只是抱着兩手遊來遊去。假如有人問他：『望塵，你今天要幹什麼？』『我不知道，』他回答。假如你再問他一句：『那麼你跟我來吧，』這時候他就不再回答，他就跟着你一同走了。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完全聽你隨便，你要到什麼地方都可以，他是不會說一個「不」的。到東安市場去嗎？可以。到前門去嗎？可以。或是到北海公園去？也可以。那麼就是說到公園去吧。他緊跟在你後邊，彷彿是一個影子，因為他不說話，而又是一步也不肯落後。你說是在水邊坐下來吧，他就坐下來，你如願意喝茶，他當然不說不喝，自然，假如他自己已經渴了的時候，他也不致於向你要茶的。坐下來喝着茶，自然要談話的，但是談些什麼呢？即便是

一個健談的人，一同他坐到對面也就覺到無話可說了。你可以說：『你看，今天的天晴得真好，藍得真可愛呀。』他將順着你的目光仰起臉來，看一陣，然後說道：『嗯，藍得可愛，』你也許問道：『奇怪這是哪里吹來一陣花香？』於是他也會把身子轉了幾轉，茫茫然莫知所答，那眼睛裏却也在回答着你的疑問，彷彿說：『嗯，奇怪。』也許這時候正有一個年青女子從你身旁經過，你自然是看見了的，他也是看見了的，你只說：『望塵，你看這人的身段如何？』這時候他就有點羞澀了，只在臉上顯出一絲苦

生的途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他正如一片羽毛，這片羽毛即可以向東飛也可以向西飛，但偶爾遇一陣向南吹來的風，它就只好向南飛了，它會一直飛下去，飛下去，除非再遇到另外一陣風，他是不會另外轉一個方向的，然而這陣風與這片羽毛有什末交情呢？這正是可以慨嘆的地方。我還記得當初入大學的時候，不，是當預科畢業的時候，這時大家都在忙着選學系，「我應當入什末系呀？」莫望塵雖然並未這樣問人，但我們可以看出他的苦悶，看出這問題已在他腦子裏盤旋了多日而不能解決。他那像兩把小毛帚似的眉毛，老是在他那窄狹的額上緊繃着，他的臉上放着油光——平時他的臉就是這樣的，不過這時更顯得厲害些。而一雙手，——那是怎樣的一雙手？蓄着長長的指爪，指爪裏滿藏了泥垢，——這一雙手老是拉着他那關於梳理的短髮。他把各學系的課程表都看過多少遍了，已經到了最後一天了，我是說到了選課的最後期限了，他還不能決定。於是有人向他說：「望塵，我看你就選了經濟學系吧，好多熟人都選這一系。」自然，他以後就成了經濟學系的一個學生。他就是這樣過着他的大學生活。他是這樣一個人。

「但是他却並未能完成他的學業，他被另一陣風給吹跑了。」

「這正是所謂大時代的前夕。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受的第一次大風暴。現在，抗戰時代。自然是第二次大風暴了。這風暴是太猛烈了，大凡可以吹動的東西都被吹動了，何況莫望塵這一片羽毛。」

「『望塵，我看你也加入吧，我們已經都加入了。』」

「『加入？那末我也加入吧。』」

「於是他也成了一個革命者。」

「不久以後，又有一陣耳語向他耳邊吹送：

「『望塵，丟掉你的經濟學士帽子吧，這時候讀書什麼用？走，跟我們到廣州去！』」

「這時候他却遲疑了一回。」

「那個耳語者看透了他的心事，於是不等他開口，就先解除了他的疑難：

「『望塵，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又想你那老子爸爸種莊稼不容易，拿血汗錢叫你上大學是盼望你

畢業後作官發財，是不是？但革命成功以後……』」

還不等他說完，望塵就搔了一下頭皮說：

「『嗯，那末就跟你去。』」

「他自然有了第一次航海的機會。他對着無邊的大海還有一個燦然的微笑。他看見蒼蒼者天；茫茫者水，於是也昂然開視；彷彿自己也已充塞乎霄壤之間了。但看了他的同伴們都在那兒討論着什麼問題，那種激烈情形又使他不能十分瞭解，於是他又只好低下頭來，在別人身旁默然呆立。他到了目的地以

後，他算是投入了另一個海，這海裏有太多的新人，與太多的新事，他感到有些昏眩了。那情形恰如當他追隨在別人後邊散步時忽然遇到了擁擠不透的人堆一樣，他有點手足失措，他有點張惶。而且爲了工作的方便，他的同伴們也都陸續分散開了，他在無數新人中自然感到孤獨。那大海雖然爲了增加它的力量而無所不容，但投入者又因了各人的能力之不同而又有各異的浮沈。

「莫同志，你願意幹點什麼工作呢？」

「很久沒有回答。」

「那末你就幹一點政治工作吧。」

「於是他就做了政治工作。這種工作的性質，就是說他所能負的那份工作分量，那自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很奇怪，到了北伐的軍事開始之後，他却又實際上抗上了鎗桿，而且他居然受了傷，這就是說，這個號稱爲遙遠忽忽的老莫也居然爲革命流了他的血。這種經過當然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這一定是這樣的：」

「莫同志，我看政治工作對於你不甚相宜，而軍事時期作戰重於一切，那末就請你……」

「於是他就上了陣地。」

「他在前線上自然是聽到了前進的號令的，腳就正如在學校時有人悄悄告訴他說『同我到東安市場

去送送吧」他便追隨了前去一樣，他聽到了「前進！」他自然就前進了，而「前進」是多麼有力的一個呼喚啊！世界上本來有多少人都是準備接受任何呼喚的，何況這是爲了革命，而莫望塵他又是這樣一個人。

「他的傷勢是相當嚴重的，他自然得到了一次頗長的休息機會。但當他的傷勢痊愈之後，他又繼續追隨了革命的隊伍。他一直追到了北平，——這正是舊地重遊，而望塵先生却已完全換了樣子，至少是換了服裝，而且還添了傷疤，總之，他追到了北平，他也追到了革命的成功。這算是很好的事情。」是因爲有我自己一份力量的緣故，革命才會成功了的，」像這樣的念頭，在望塵心裏大概不會有吧，即使有，大概也不會很清楚地，但一個人居然肯丟棄了學業，參加了革命。且已爲革命流了血，這真是未可厚非的事。雖然沒有什麼功勞，苦勞總是有的，而且也正如他跟在人家後面去散步一樣，雖然不一定給人家多少好處，但於人於事却無所害則是可以斷言的。何況一切大事業的完成，連革命之類也在內，恐怕也總少不了這個人，莫望塵實在是一個好人。這時候他的舊同伴大都已離開了他，而和其他人的結果也都完全兩樣。他沒有像他們一樣在革命中有所爭取，他們是，在革命成功之後，他們也獲得了自己的成功，而莫望塵，則是既未得到一個不小的地位，也未嘗得到一個不大的地位。他還是他。而且革命既已完成，他也就覺得無事可作，他完全丟棄了空虛中。「那麼就再去學後的經濟？」這是他自己心

裏的聲音，這聲音非常低微，不但別人絕難聽到，他自己也不會十分聽清。而且事實也不可能，因為那時候一切都在混亂中，大學教育也不例外，就在望塵空無所歸的時候，那大學還毫無開門的消息。「那末我們就回本省去作點事吧。」這個聲音却相當宏亮，而且立刻發生了力量，因為這聲音是發自別人的口中。他回到了省城，而且有機會坐在一個非常富麗的會客室中。

「莫先生，你想在哪一方面幫忙呢？」曾經留學二年而又回來參加了革命的某官長這樣問他。

「……」

「那麼就請到××縣去作指導委員吧。」於是他到了××縣去。他的工作還是屬於革命工作。但不到一月，他就不得不自己告退了。因為他在這縣是站在指導者的地位上，雖然有上峯的指令訓令之類可以遵循，但實際的事情却絕不是幾紙公令可以概括的，而最多的事情是必須由他自己的心聲步吩咐自己並吩咐別人，這就是說大多數的事情是必須他自己處理的。何況在這一一切尚未就緒的時候，何況中國社會上舊有習俗依然如故，多少事情都必須先打過最困難的人事關係才能作得過去，而偏偏這一切都不是莫望塵之所長，他凡事都是只準備聽人呼喚的。他是這樣一個人。

「他又一次坐在那長官的會客室裏，而且不止一次，二次，……」

「怎麼樣？再換一種工作試試吧？」那長官問。

「……」

「好吧，那末就請到×縣去作教育科長吧。」

「於是他作了×縣的教育科長。這自然是一件比較容易的工作，因為這裏的事情比較能循規蹈矩，也可以說是比較和他性情相近。但困難還是依然存在的，他在似乎稍稍安心也漸漸頹廢的情緒中苦撐了三個月，便又不得不自己告退了。而從此以後，那位官長的會客室便不再爲他而開門，而生活的門路也在他面前關閉了起來。『我是大學生，而且我革過命，而且我這爲革命流了血，難道你……』像這樣的忿懣之詞，總不會出諸莫望塵之口吧？然而不然，他是否在心裏恨了那位長官固不可知，但他的行動却表現得很清楚，——你覺得有點奇怪。是不是？——不久以後，他就跑到了南京，他居然向政府去告發了那位官長，而且既發宣言，又發啓事，詞嚴義正地歷數那位官長的劣跡敗政，其中自然少不了『任用私人，排斥異己』之類的條款。常人們在宣言上和報端啓事中見到『莫望塵』三個字時都覺得驚訝了，雖然他的名字總是列在許多人的後邊，像他跟在人家後面散步一樣。他這一次可以說是十分勇敢了，然而這勇敢却十分可惜。這部份中一部份人物正在進行着一個反對某長官的運動，其性質實爲兩種地方勢力之爭，那運動中的首腦人物就專門羅致在某長官勢力之下不得伸展的人們來參加這一運動，『來，跟我幹掉他！』望塵之所以有比勇敢的行動，就因爲他的耳膜曾經被這樣呼喚所震動的緣故。他就是這樣

一個人。

「他們這一運動自然是失敗了的。在莫望塵個人說來，這失敗對於他再也不會有什末犧牲，因為他實在已無可犧牲了，他早已犧牲了他的一切，——也許他本來就毫無所有，——可惜正當此時，他那盼兒子坐官發財最殷切的老爸爸却在疾病與憂愁中犧牲了生命。望塵這時候實在已無事可作，而且一切事情作過之後也和並未作過一樣。他的舊朋友中本來還有人可以援他一把，然而當人們偶爾想到他的時候，便只是搖搖頭，或者嘆息道：『老莫逝忽老張昏，老莫嗎，嘿嘿……』也就不再有任何下文。他個人呢，其實也無所謂心灰意冷，也可以說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心和意。他只得回到家裏去料理他父親的喪事。喪事之後，就是在那一份薄薄的遺產上面安分守己過日子。然而比較起他那作為老農的父親來，他實在不懂得怎樣耕種或收斂，更不知道怎樣盤算天長日久的生計。他的幾畝薄田也只有日漸荒蕪。他自己也正如一株孤單的小草，而且又經了嚴霜與冷露。在鄉村中這門當戶過日子，其中人事上來往糾紛也不下於作一個縣指導員或教育科長，而尤其不可當的還是鄉下人的眼色與嘴已，他們動不動地就指着他的脊梁說道：

「『也難怪啦，他大學堂沒畢業，洋翰林的頂戴沒摸得着啊！』」

「或者說：

「『嗚呼，你不是已經享過了命的嗎？……』」

世界在進行着。整個世界就像旋在永不停息的颶風中一樣，在滾着，翻着，向前簸着，人們都在這旋風中忙亂着，爲了公，爲了私，爲了大事業，也爲了小糾紛，你想，在這情形中誰還再想到一棵小草呢？自然，雖然不再想到莫望塵，多少年來他在人們的遺忘中，在沈沒中……」

他講到這裏，忽然想起來似乎地看了看他的手錶，他盤地站了起來，打了一個欠伸，又用右手把夾在左手裏的那封信拍了一下，用比較急促的調子說道：

「你看，這算是一種什末生活方式！你不能不說他是一個好人吧，但是他……他沒有他自己，他一切事情都不是意識着作的，他凡事不求瞭解，他只是追隨，他正如一個影子，不過他作了許多人的影子，他預備接受任何呼喚，只要那個呼喚有個偶然機會送到他的耳邊裏，然而，這就是我所要說的，他既可以接受善的呼喚，也可以接受惡的呼喚，你知道，世界上惡的呼喚是很多的，對於像莫望塵這樣人就尤其容易得多……他大概有些追隨的疲倦了吧，他已不再追隨，他已經沈沒了……」

他停了一會，馬上就要走開，却又站定了詞頭說下去：

「假如真有一個極其貧賤的學者去呼喚他，他也許還可以起來，也許還可以跟着那呼喚走去吧，像跟着一個朋友才走步一樣，……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說托那這一個大呼喚，纔自然是一個天經地義的

呼喚，人人都應當聽從的，這是我們這一代人所經受的第二次大風暴，假如他聽到了這呼喚，他該怎樣呢？他還該幹些什麼呢？他總該起來吧，然而他永遠不能起來了，他永遠沈沒下去了，從前是沈沒在人間，現在是沈沒在塵土裏，他死了，在抗戰剛一開始的時候。……就在這封信裏，這是一個在故鄉打遊擊的朋友來的信，而他就是那個老王，那個『老劉慶道老王拚』的老王，他拚得利害。他在信上說：『我以為莫望塵會被敵人漢奸拉過去的，——你以為他不會嗎？——』不料他却被閻王拉過去了。『這封信走了將近半年，今天才到，才到，……』

他的長衫旋起了一陣輕風，他走了。

我並沒有移動。我依然坐着。我沈在茫然的思想中。

太陽已經斜過來了，從厚闊的窗子上照進來，照在地上，照成一個長方形，白白的，亮亮的，像一面鏡子，而窗外的芭蕉正好把一個葉影投在這鏡子裏，窗外的芭蕉在風裏瑟瑟地響着，這鏡子裏的葉影則在無聲的搖着，搖着……

我自然是想到這樣一個人，他叫莫望塵，但他還可以叫做種種不同的名字。我在想像中看見許多個莫望塵的耳朵，又看見許多嘴巴，那些嘴巴有的在大聲疾呼，也有的在切切耳語……

我又想到他，就是剛才告訴我那一席話的那位先生，他的高大的身影剛在我的門前消逝，他和莫望

摩絕無相似之處，正如他說：「生活的樣式是有各種各樣的，」而他的生活就正是另一種式樣，我無論如何不會想像出有一天他也將沈沒下去，他不會像莫望塵那樣。他永在意識着走他的路，然而他那大的身軀上又滿是創痕，然而那些創痕上又滿是光輝……

地面上那片日光的鏡子越來越斜，漸漸地變成了一個發光的尖劈，芭蕉的剪影也已經不見了。

麥
收

柳
風

哈哈笑一醒來就要睜眼，但因爲痧，總難睜開，只好在暗中換着穿褲子，伸脚到床下鉤出布草鞋，熟練的綁了帶子，隨即提住褲腰，另一隻手摸來腰帶。當他披上褂子的時候，嚶嚶着：

「噫！看酒成個噲啦！」同時睜開兩眼。窩裏還全黑着呢，只有微弱的光從門洞和破窗口射進來。他一邊扣住鈕子，到外面去了尿。回來的時候，別人都還在床上；可是已經有翻身的。

哈哈笑趕緊變手把被子往裏一推，提過箱子，立刻打開，從裏面抓出東西來：打草鞋用的麻繩和木棒，破布條、學習本子，破襦衣，壞帽子，鉛筆頭也落到床上了。最後把箱底往上一翻，拍一拍，倒了個乾淨，於是提了箱子到外面山坡上去，裝了一筐子黃土，隨手撿了幾把草，也放在箱裏，提着回來了。窩裏人已經起來，嚶嚶的穿衣，咕咕的梳頭。他又出去搬回一塊石頭。

「幹嗎？哈哈笑」一個站在角落裏穿衣服的人說。

「還用問。准是收他那兔子！」

這時哈哈笑已經開始捕拿了，他從床下抓，但無免逃到桌底下了，他趕過去，兔子煩燥的用後脚打地，拍的一聲，又繞到牆那里；在微弱的晨光中，豎起耳朵，瞪着吃驚的眼，鼻子嚶嚶作聲。哈哈笑急

得脫了：

「箱裏有草吃！他娘！」

但黑兔還是躲避。於是拿了草，慢慢爬到床下去引。兔子也張起後腿，伸着鼻子嗅那草葉；但等他抓耳朵的時候，立刻迅速的向回一縮，用兔子所特有的靈敏，逃脫了。

「還跑，看你那個球式樣！貓兒一來你倒萎了！」他一邊罵着，從床下退出來，順手却抓了一條長棒，伸開兩臂，向牆角裏逼。黑兔又被抓住了。捉了耳朵，後腿掙扎着，豎起眼睛望着牠的養主。

「不進箱子，你小狗入的就沒命了。大家都要出去，你也是解不下！」

他把兔放進箱，壓上石頭，趕緊出來的時候，大家已在廚房那裏集會了。烟和水蒸氣在山坡纏繞。

他抓起草帽，飛奔過去，路經救亡室，梢上碗筷，直奔廚房打菜盛飯；也和大家湊到一塊兒吃起來。

一個小鬼過來，端詳一下他的臉，酸厲的說：

「哈哈笑，你也不洗臉就吃飯，連衛生全忘了！」

這時他正吞了滿口小米飯，不便反駁，只把兩眼向小鬼望了望；伸一伸脖子，這才說：

「噁口就是噁！噁口就是噁！你也解不下個緊慢。敵人打來，你還洗臉刷牙？」

「誰說今天要打仗！大家都洗臉啦！只有你一個……」

「噉口啦！噉口啦！口吃、不用臉吃！這是講內部衛生！你解下個噉！」

已經有人吃好，在那裏就着木盆洗碗。也許因此引起了注意，不知是誰在人叢裏叫：

「別忘了：自帶碗筷！」

吃過飯以後，一個個都把碗掛在腰間，鏟勺收在衣袋裏；要是筷子，就伸進褲腿裏。

哨子響過，大家拿起工具，每人一把鐵刀，十多個人都蹲在那里再磨一磨。其餘的人站在那里望山景，天上綴着雲，遊動的影，印在山頂、山坡、和黃的綠的川裏的田。

「今兒先到山裏去幫老百姓們。」一個紅燭眼圈的中等身材的粗胖子，動起有黑鬚根的下巴講話，「目的是幫助老百姓解決困難，任務是不下一種，辦法是有的割，有的收。今天的英雄就是要好好完成這任務！走吧。」

大家一齊下山，却並沒排隊，有人已經開始歌唱了，哈哈笑打頭。濕潤的朝氣包圍着他們，清涼裏似乎有點冷。也不知誰起頭，就在常步裏夾雜了跑步。

麥子長得細實低，不過一尺高，穗頭也小。前面這一片麥，幾乎有二十畝，只有三個人在地頭上割。幾聲清脆的一下一下的響過來；也同樣聽着別處的鋤聲響到山間的寂寞裏。

「看，山坳上，服務團早到上啦！」小鬼們高興的叫，「咱們快吧！」

一邊走着一邊觀察，紅眼的人最後說：

「咱們就幫這家老百姓罷！」

話剛完，小鬼們就飛越地邊，一氣衝到。站在那里喘着氣，向割麥的老漢辯交涉：

「老人家！我們要幫你割麥，那不是，都來了！」

「唔，唔，……」老漢轉臉望他的小兒子。那小鬼也不過十二三歲，頭上裹着一條長手巾，臉晒得黑了。他遇到他的眼光，知道爸爸問他——學校裏先生說過這事沒？

「你們沒做上的？」這個兒子向小鬼們辦外交了。

「專來幫你們割麥呢！」

於是他回答他爸爸：

「幫就幫吧」

「……………工——價……………？」

兒子推他一下，低聲說：

「人不要工價。」

旁邊站起來，伸直腰的女人，打起手罩望一下後面來的人們，回頭向兒子說：

「這麼多人，不要工價吧；作飯，咱那鍋還作得辦麼？能不能少兩個？」

正說的時候，大家已經來到了，一股流水似的停在那里。有人已經開手割起。

紅鬍問小鬼：

「說明白了麼？」

「明白了，明白了。我光剩告訴他，」他急急轉向老漢，「老人家，我們不吃不喝不要錢！」他又向那女人，「大姨，我們不要你燒水，有人送來。」他又轉向那兒子，「你怎麼不說話？你們區上沒講過麼？學裏先生沒講麼？」

那兒子有點不好意思，小聲說：

「請是講過。你們能割好嗎？我們可就這點麥。」

老漢聽明白了，前進一步，彎下腰去，對小鬼說：

「俺可就這點麥，也沒地了。用他少，沒多得分，這還是我那大兒，他革命死了，鄉上給分了田地。人少沒錢，種不多的。」

小鬼望着老漢，沒話講，轉回來看紅鬍的意見；但他們已經去劃分工作區了。他就離開老漢來到自己的工作；那是同哈哈長相對，輪着割輪着收。哈哈笑割得快；但是他常丟穗。小鬼在後，一面

收一面拾，都聚到一塊兒發起。

大家唱着歌，熱鬧地工作着。等割到那頭的時候，老漢走過來望一望。他兩手插在腰間，弓着背，彷彿伸不直的駝背一般。那兒子也走過來，雖說沒伸腰，却也弓着背像個小駝子。他們望過去，又望望他們割的。老漢笑了。兒子走過去，對那女人說：

「割得比咱還淨，像刺頭一樣。」

「呵，呵，」她正扶着這刀把子在那裏休息，也就望了望，「呀，人多勢衆，人多勢衆，這不一下就完了麼！」但她的眼神上看，似乎此外並沒什麼新的發見，不過瞪瞪兒子說話罷了。「我去回家作飯吧，眼看就完了，總得叫人家吃飯才行」

「人家說了，不吃不喝。」

「天還早呢！」老漢說。

所有的人們又下手向回割，當他們割到中腰的時候，送水送飯的來了，他們遠遠的就招呼起：

「呵——加油！加油！」

但他們帶來一個消息：河裏漲水了。就這同時，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吃喝的時候，河邊上和過河的人們都大聲叫起來了：

「快吧！水來了，大水！大水！」

小鬼們要跑去看了，但是老漢却招呼住他那個兒子。他們移動一些去割低下的地方。

這邊，按照老百姓的稱呼，路上的人們，都蹲下喝水吃飯了，也有的坐在那里，天上薄雲罩着。

不大的工夫，小鬼們在河邊上叫了：

「呀，大木頭！大木頭！水大啦！」

紅燭眼放下水碗，站起來望一望，立刻大驚了，突的吹起哨子，而且喚：

「快收起！先別吃喝，快把碗放下，」他又吹哨子而且高喚，「小鬼們回來！」當大家一望他的時候，他說，「地這樣低，水太大了，不看來木頭成串了嗎，不多工夫就能漲到這里來。快把割過的時候，先收起。就撈往那邊高地方送，別讓漂走了。」

就在他快收拾的時候，河水已經平岸了。混濁的黃泥湯，呼嚕着捲起黃污的浪。老長的樹木在水面打旋，奔逐，激浪，又成串的直衝向前，碰到當前的石崖，折了枝椏而且脫了一塊皮，就又被浪花推得醉醉顛顛的倒着滾下去。

山間充滿了人聲，浪花捲起的浪濤高高立出水面向兩岸狂吼，山上的人們停了手，驚訝的看這隻滾滾滾滾的猛獸。

老漢儘割，催着他的老婆兒子儘割，他們像瘋了一般的快割。隊上的人們集中力量收集快收完的時候，紅爛眼聽到一個小鬼叫：

「水進地邊了！」

這一叫立刻忙亂了許多人，因為他們從路上望見，水像蛇一般的爬上來，而且最壞的是上游一片白，從東山跟到西山跟，油一樣的浸過來，淹沒着莊稻。

「把收割了的往山跟運！快！這裏到山根有一條凹道，不要緊，等水包圍往就糟了。」

大家趕緊往上送麥束，這段路足有三百米，二十多個人來回跑得像風一般，組或個大而細長的飛奔的圈套。忽然哈哈大笑高叫：

「改用接力，改用接力！」

「改用接力法！改用接力法！」

長的跑段立刻改了：分段快跑。快而不停的流上山根去。但是凹路上有人發現水了，高喚着：

「快呀！水來了！」

紅爛眼他們這才想起望一望老漢。只是老漢正在水已經到了的地方收那餘下的麥束，麥穗帶着水，

那女人雖說在乾的地方收束，却早是連爬帶撲的了。小兒子却不見，他驚得大叫：

「呀！」立刻向兩邊的人說：「你們接上，我去看老漢他們。」他跑過去，向泥水面搜尋。只見那兒子正在淺水處追着浪頭撈麥；濺得滿身泥污，頭脚不分，而且在急流的水中，不住的跌跤。「快回來！快回來！」但那小人兒迷於幾個麥穗，一直激烈的和洪水戰鬥，連叫喚也聽不見了。紅欄眼跳着濺着水滴，去抓他，脚下已經有泥要陷住，那小孩在泥陷住腳的時候還拾取水上的麥穗。紅欄眼一把抓住，急奔水岸，污球飛濺成個泥人。

「往回走呀！往回走阿！水要包圍了！」

老漢還在水中，揀一個麥束又抱一個麥束。但他口裏却催着女人，「往回走！往回走！」女人急得站在水邊，一邊招手一邊喊：「你可快出來呀！你可快出來呀！」又招呼兒子，「——二牛！回家吧！水大了。」但在喊的時候，她又得往後退，因為水已經濕到她那雙尖尖腳。

紅欄眼從水裏拉住小兒子二牛的時候，老漢正抱了兩個麥束放到水邊，又去水裏抱，那單麥束已經慢慢的順水移動。他這個搶收還沒結果的時候，水從上頭普遍的漫過來。女人着了忙，大驚失色的往山那面跑；但哪里跑得動呢，淺淺的水立刻把她打倒了。

「快快！路要斷了！」

哈哈笑滿身泥污，額頭跑過來；他一蹲下，立刻另兩個人把那女人架到他背上，他一站起來，另兩

個人就架了他的雙臂，迅速的六條腿子向山根跑去。

老漢也同樣被人搶出水了。

但等紅爛眼和小兒子孫扎着跑到回路的時候，水已經一尺來深了，急得像有繩拉脾一樣，他們不住的倒下，想用手抓住東西向前進；但是什麼也沒有可抓的。他們向水奮鬥，但很難抵抗水的命令。

水邊外的人向他們擲繩，但繩子太短了。

「用哈哈笑的辦法！接起手來！」

岸上的人立刻拉手下水，跑着往下追紅爛眼，但這時回路上幾乎變成小河了，木塊順水沖來。紅爛眼和小兒子更多困難了：順水沖下的木頭亂打他們，像刺一般的向他們扎。

等他們被大家拉上岸的時候，紅爛眼已經受了傷，當腰被一條木枝的尖刺破了。他右臂挾着小孩，左手抓着肚皮。一切全是泥污。

水漲得很大。一直到天昏，雖說落了些；却還是異常的寬，沒法過。小孩們有的撈了簍，綁住腿子耍。幾個農人撈了木頭，大木頭和碎的枝片，正在收集往家裏捐，他們的家裏人也幫着。另有些人在水邊，倒不如說是在泥邊，因為水退以後，地面全是淤泥了，此外什麼也沒有。以前的青草、穀子、玉米、洋芋、瓜地，一切全完了。去年生出柔荑一般的枝條的小柳樹，也被洪水摧斜，撲近地面，染成泥色。

，枝葉垂在水上，不知死活了。

天要黑下來的時候，鄉長集合起××隊，說：

「隊上對咱割麥；咱要加強站崗，總要把站崗這個任務拿起來！」

半夜。在最外圍的一班，有魯大個和姚駝蹄。魯大個披了棉襖還有點冷，他伸起手來，抱着矛槍來回走動，後來停在那里，對伙伴激怨：

「你們這裏天氣真不叫天氣。如今在俺山東，麥子早收完啦；正鋤二遍。夜裏往場上一躺；在家裏可懶得不好睡。」

「呵，要不就費棉衣啦，一年四季離不了。」

他們正說得高興，對面山上有鎗聲了。在他們向××隊連部報告的時候，連部正很緊張。那是從另一面來的消息，說已經開始戰鬥了。

「怎樣情況？」魯大個問。

「隊上很着急，他們不能過河；可是河那面有人偷營了。」

「重調崗位！重調崗位！」一個剛起來的老漢興奮的說，「唉，還算些什麼人！這算是什麼人！敗家子！唉！唉！」他拿着一個茅子槍，急得直敲地。

於是崗位更移近了河邊，水呼呼的響，只有對面的槍聲火光可以過來，其餘不知道任什麼。過了一個時光，慢慢才從槍聲中知道有一邊且戰且退了。

一一

第二天，河還不能過；但在岸上一望，知道對面莊裏不對了。對面田裏割麥的人也不對了，那是像搶的一樣。

「河那邊搶麥了！」

「河那邊有武裝搶麥的了！」

「快快！武裝到這裏集合！」他們傳了角上附着鷄毛的信。

於是從各鄉來了××隊，他們握着槍，擦着汗，趕到這裏：隔河佈陣，準備水落了打游擊。

當天，對面山上不斷的戰鬥，都是在山頭上。

「游擊打上了！」

入夜，戰鬥更加激烈，兩岸山頭上不住的在吶喊：

「包圍啊！」

「包圍啊！」

配合着稀疏的步槍聲和一陣一陣的機關槍聲，天明以前結束了戰鬥：因為進攻者已經被擊退。

第三天午後，河水淺了。魯大個和二牛他們都過河來，看見地上的血，頭，哭的人們和沒剝皮而掏吃了肉的橫倒的牛。

魯大個氣衝上了胸膛，說不上話來。

二牛看得惡心，捨了衆人，按他媽的吩咐，一直往他姑家走去。那是順着石馬走過去，繞着小爺就到。正走的時候，迎面來了一個婆姨，後面跟着個老頭，還有個壯年漢子和別樣的人；這正是二牛姑媽的東鄰家。他正要張口打問，却見那婆姨指着石馬說：

「大模就是這那里。我從門哪里，恍惚望見娃娃怕得直哭直叫，那賊眼看就追上啦：娃娃准也是急啦，一頭撲下去，再也沒聲影啦。」那婆姨說着的時候，大家停住腳。二牛也跟着望下去。下面都是深深的草，一股細水從上面流來。一切都照舊樣，只有人的事情却不同了。他們找自己的小姑娘。大家停着。根據那位婆姨的意見，沒有別處可找。於是那壯年人繞着，趁着石、土、草，一切可作台階的東西，下去了。他分開草，人們從懸崖上，跟着他的手望去。二牛却沒有工夫等這個尋找，他一直奔姑媽家。姑媽家的門大開着，却並沒人。箱子很亂。他在籃裏打了個圈子，鍋灶沒有半點熱氣。不但狗，連雞

也不知去向了。沒有辦法，他只得走了。

出門之後，仍舊沿着石塢走來。但他立刻聽到而且望見那婆姨哭了。她哭一聲，往下望一望。二牛也望下去。溝裏却正橫着個女娃死屍。人們正找板要抬。只見那女娃屍體並沒多大傷處，只在鼻孔和口裏出了血；但血早已黑了，手裏抓了一點草葉和泥，再也沒別的。有誰把一件衣衫剛蓋在她的腰際。

二牛從這裏走開了。因為爸爸還吩咐他到隊上走一踴，他問紅爛眼的傷勢怎樣。

他一到的時候，哈哈大笑正在人圍中罵。二牛鑽進去望，只見當場中放着個箱子，打開了蓋。一隻兔子被割裂開，肚子向上，當中一刀，四肢懸起，被分開綳向四角，頭垂向下，屁股裏插着半截鉛筆，箱子裏，底上一層潮土，幾根殘餘的草棒，和胡亂的兔糞。對面正站着幫他們收割過的那個小鬼，二牛就向他問：

「紅爛眼呢？」

小鬼還沒看够被車刑的兔子。哈哈笑却回答：

「還在醫院呢。」

「醫院在哪里，你們可去？」

「去是去的，等一下就送打傷的人。」

「從我莊上過麼？」

「過的。」

二牛就在這裏看了。人們早已走散。戰士們多半正擦槍。二牛剛一回頭，望見坡上邊抬出五份木板。受傷人都蓋着被褥。有一個頭上纏着布，迷着眼的人，短短的鬚鬚。大家指着他，說：

「治好以後，看他心裏想什麼罷？」

二牛也來不及打問，趕緊跟了人家下山坡，也就渡河了。抬的人走得很慢，水裏更難行進。二牛繞着從旁邊走過；他一面走一面看那些面孔：看到第三個，他吃驚了，因為那是個婦人的頭，整個臉蓋在手中底下，不能認識是誰。

他趕緊跑到家，告訴姑媽家沒人，紅爛眼還在醫院，大家正送傷了的人去呢。末了他加一句：

「還有個婆姨，不知是誰，看不見臉。」

老漢只聽了紅爛眼還在醫院，就趕緊收集磨盤上的麵，裝進一個布口袋裏，綁了繩，放在一頭。另一頭用一個舊筐子盛了 和 王瓜。用一根担子挽起。放在坡上。順便重新整束一下腰帶。

那女人放下磨，招呼老漢：

「鍋裏有飯，再吃上點吧，來回也就五十里路呢。」

老漢和二牛到田裏去重掘土，厚厚的一層淤在上面。沒割完的麥也看不見了，地邊也不清楚了，誰也沒法子割這個邊沿。他們開掘着，旁人也開掘着。河邊動了，地也變了樣子：老漢的地從正中間沖了一道溝，這溝足有五尺多深；而且還放上了兩塊幾千斤的大石頭。這使老漢很氣憤，他打算分成三步工作。午間回家吃飯的時候，他坐在炕上，說：

「咱們頭一件是開這邊一條地，再以後開那邊一條地，末後開平那條溝。咱三個人，到後天就能把那溝平了，咱們就又是一塊平地了。」

「唔，」二牛插嘴了，「大，你再往醫院去一趟吧！我……」

「你真囉嗦！人上一回說：教養政府的號召，趕緊把麥打到窖裏，好好收起。還要趕緊翻地種菜種蕎麥。人這都是真情實意。說再去送東西，就要發氣。你倒忘了。」

「真難找！唉！唉！」

「大，我聽說，區上要動員牛了。」

「動員頭項也不管。」

「不是動咱們的員，是動員山裏牛來咱這淹的地方耕地，幫咱們翻土。」

「動員不來。」

老婆走到灶邊說：

「也不能定，如今這個時勢……」

「時勢不一樣？是有不一樣！前幾年就不一樣啦。」老漢撇着指頭數，「動員軍隊幫老百姓，動員老百姓幫軍隊，動員牲口幫軍隊；你看，這都有，還有動員老百姓幫抗屬。可沒有說過動員老百姓牲口幫老百姓耕地呢。」

「真的我聽說了。」

「聽說，不領事。還是趕緊吃了飯去開地才行。」老漢吃完黃米乾飯，放下他使過多年的那個黑花白粗碗，把木漆似的筷子放下，摸一下嘴巴，又忖他那禿了的頂上揉了兩下，光着腳片子走下來。老婆已經開始洗鍋。他瞥了一下，那是幾乎淨光的湯水，「這回會做得好！」他稱說着，「一個會做飯的跟一個不會做飯的，那可差事大啦！今年就得要跌年成過，春天沒雨，夏天又這大水，秋天還怕下早霜晴，光緒二十六年，那年就是頭年秋不好，種上一把麥，一冬沒雪，春天又缺雨，跟今年差不多，沒收多少麥。可是來了糧食販子，各家都照常賣麥。可也難說，不賣多罷，身上家要銀錢，賣麥是與吃虧。他

爺爺就說，今年得另想法子，光靠這兩地地總不得過克。就甯生着法子留下點麥子，一開頭就搽菜搽麵，做菠菜，胖娃娃菜也都是好的；還有蕻菜，樹菜。另外還做小買賣，也販糧食，總算沒餓死。誰家沒打算的踏過，指望秋收，想着皇上家賑災錢的，都餓死了。

「到後來，民國五年，這回就更苦了！那時候大牛才九歲，可不趕二牛。來到這地方又不比外面。這里走人少，小買賣不好做，只能靠着野菜野草。這地方估個方便，就是人少，把能吃的荦呀草呀撥回來，晒乾的晒乾，陰乾的陰乾。到冬上來，家里糧食全沒了，那真是：說催銀糧的來了，村裏辦公人來到咱家搜了搜，只好把一隻母鷄拿走。氣得一家人一天沒吃沒喝，大牛直哭了半天要他的母鷄，那隻母鷄原不是老伙的，那是大牛拜年禱得的，可是人家辦公的人不論你那。」

「唉！那些年月總算熬過了！」

二牛一邊聽着說話，一邊快吃；因為已經洗鍋了，他清楚的知道，洗完鍋就要洗碗，所以加油了；把辣子調乾菜倒進飯碗一些，調和一下，端起碗來，像傾倒一般的往肚裏吞。

他放下碗就一把抓了搵頭，赤着背，光着腳，到門那裏順手從門上拉了破衫，把嘴一擦，說：

「大，我走吧！」

「走。我也就走。咱兩去掘地。你媽還在家，把洗鍋水和上胖娃娃菜蕻菜。完了就還去打麥子，反

正慢慢先打着吧。」

父子二人走出密門，小猪正在亂柴堆旁邊撥吃嫩菜，搖着短小的尾巴。母鷄率領着小鷄，却走得
很遠，去到荒草下找小蟲。

二牛頭前走着，老漢跟在後面。太陽照着滿山青綠，吃過飯的農民都重又往田裏來了。

他們拐過山坳，斜着下了坡就到田地。老漢把鋤頭揚起，開始翻土。二牛在旁邊。他斷續的，回憶
般的說：

「這地不用地不是容易的！我以前來到這里滾地，別看荒着，地都有主。種山地有山地租價，種川
地有川地租價。一個年成跌下來，苦得什麼都光了；可是地租價不能少。說是跌年成了，皇糧該免了；
可是地租不能免，今年實在沒有就壓到明年。那年你哥哥聽人說革命能得到地種，他革命了。我記得那
年麥子長得很好，眼看黃了該收；可是他革命了，整天跑，滾工夫收割。那時候也沒代耕隊，只好我跟
你媽收割。好容易才割下一半，一大半好麥子都被人搶走了，那天夜裏，我在山裏碰上你哥哥，我說：
『麥子讓人家搶光啦！』他說：『不要緊！苦一點不要緊。以後有更好的麥子。』他拿着槍走了，從這以
後，我就再沒見到他。唉！這幾年來，我看不見他的面，總想起他的話，他的話越來越照了。看起來；
麥好壞不論，人可總不受氣了。隊上幫割麥，想來也是應該的；這才算沒忘咱，這才是，像一家人。」

他們翻過一片土，隨後就撒上市粒，跟着又耙平，因為沒牛，所以這樣種一點是一點。

這天他們正翻土的時候，旁邊走過一羣牛。

「阿——牛往哪里克？」二牛趕緊招呼，想證明他的話。

「阿——到前面莊上幫耕地呀。」

第二天，老漢在家整飾糧囤，他的囤放在後窖，就是進窖之後，從窖的腰旁又開個通道通另一個窖，這窖洞沒有另外的門，只是按了窗以通光線。這是大牛在家時打的，那時原打算出幾年苦力。存上幾個錢，給大牛辦個婆姨住在後窖靠窗的炕上，老夫妻就住前窖的。現在只好光存糧食，等二牛將來娶妻用了。

糧囤是用柳條編織的大筐，用得年多了，柳條有斷的。老漢把新柳條附上，又在囤裏面泥片落了的地方再塗上麥糠和成的泥，這囤爲了避免潮濕，放在一個矮小的木架上。作補修工作需要立起蹲下，裏邊顧外，實在也不容易。把個老漢熱得滿頭是汗，禿頂上綴着明珠。他兩手是泥，走出窖門，彎腰又去拿泥。但當他剛一站起的時候，正看見往這溝裏來了幾十條牛，牠們一邊走一邊低下頭去吃草，其中也帶着牛不老。這些牛雖然到了異鄉，却並不覺得生疏，溝裏的水草對牠們是同樣的。老漢才要打問，却聽到二牛從溝裏叫：

「呵——幫咱的牛來了！」

人們都出來望。那女人看得睜了眼，她從生下來，四十多來了，還沒佔有過一條牛，哪怕一天也沒有；眼前却不同了，在這一大羣牛裏，要有一條牛，也許就是那條黑鼻子母牛要來給她耕地，要和他們一同過夜，要瞪着眼等她吩咐過夜的地方；她將把牠放在門了，而且裏面隨到地反芻印長長的呼氣。她要給牠吃剩的米飯和荻皮，她要趕牠去耕地。

老漢看得笑了，二牛爬上坡來，仰着臉說：

「大，你看，牛真來了！先生說：牛要來幫，這是互濟。中國是一個，誰沒吃的也弄不成！」

老漢輕輕笑着，把泥放下，說：

「呵，等鄉長來，看分哪條吧。」他一邊說話一邊洗手，「可是蕎麥種、白菜子、蘿苳子，你們都弄好，我去看領牛。牛耕可快，你當還像一把一把的撒？」

「呀，蕎麥種還不够呀！」女人像立刻就着急了；但她立刻又記起了，「我去揭荻皮，牛要吃好才能種地呢！」

大家忙亂着，入夜了。牛分別趕到各家。山上的牛主把犂放在窗外，吃了飯，跟老漢去休息了，二牛同媽媽坐在牛跟前，在黑影中觀察牛自己臥在那里咀嚼。直到很晚，他們才睡。

正在夜里，大家驚醒了。外面有人叫得很響，二牛一睜眼，窗前有些微光，不知是月是火，但他爸爸已經站在炕前，整理着衣帶，而且急喘着說：

「着火了，着火了！」

這時二牛才聽到外面清清楚楚的喊：

「着火了，着火了！」

他們匆忙地走出來的時候，大家正用成桶的水向火澆，那火正纏着他們的麥垛，紅火焰裏捲着黑烟，麥穗咬咬的發響而且噼噼的爆裂開，這是從那邊延燒來的，癆長那麥垛已經燒得剩下不多了。

老漢趕緊奪過一個桶去潑水，但他的腰乏力支持，只得少潑一些；可是少少的水到火焰上却立刻一股白氣蒸起。那些壯年人，山上來的牛主也都參加了，他們一潑一桶，像巨掌一樣的蓋住了一片火焰。

二牛趕快跑回去告訴他媽。那女人立刻就罵起來了。

正這時候，對面隊上來了哈哈笑，他走得發了汗，手裏提着槍，槍上還有刺刀；問過什麼事，隨後回去了。

火息之後，大家蹲在坡上，抽着烟議論。

「怎麼直這着麥遲人！」

「搶走吃也比燒了強麼！」

「有本事去燒日本！他娘！」

「我就解不下這是什麼良心！」

「都回家睡吧，」最後鄉長站起來說：「該放哨的再放哨。明天加油耕地。燒這一回是咱們大意了；住在坡上的人總得多小心才行！家裏有敗家子，一時教訓不過來，多加小心吧！」

遠處水聲嘩嘩嘩嘩，陸上的人們正渡河呢。

「要是都跟人家一樣，……」

「哪還怕個球什！」

農民們捨不得回客去，站在塢上向水望。

老漢滿身泥水滿痕，疲勞的回到客前，對他老婆說：

「不要緊！……總有不燒那一天！……」

八月二十四日

花
園
中

艾
燕

我們家里有一個花園，其實最不像花園，我相信世界上絕沒有那樣的花園！但我做小孩子的時候，從沒有羨慕過那不是一個花園。

我們的花園是一座回字形的大房子，連着橫堂屋的。回字形中間那個小口，開着天井。房內沒有窗子，除了兩道門而外光線就全靠天井上頭的天光。壁上刷着上好的石灰，非常地白，掛着不少的字畫。最記得的，是好幾幅有色彩的雄雞，樣子和地上走的雄雞一樣大，一樣活潑。又一幅是一個紅頭髮，頭上長着鬍子，背搭個道人的柳樹簍。天井里面放着一個長方形的大石缸，滿裝清水，水中聳起一座與缸子小不了好多的假山，山上長起小小的樹木點裝起玲瓏的亭子，另外則鋪着淺草似的青苔。石缸外邊，又放着一大盆牡丹，一瓦缸海棠和許多小盆的蘭草。從天井上頭望去，可以看見搖曳在房頂的青枝綠葉的竹子。通到外邊那道小門口，則砌着矮人的花台，芍藥剪絨黃楊木蘭殿花，長得滿台都是。隔牆備有桃枝伸過牆來；花落的時候，便會一片一片地落在花草叢中。這在鄉下農家說起來，算是最清幽最雅致的地方了。家中宴請客人在這里，祖父看書在這里，祖母做針線在這里，祖父趕場去了我們小孩子繞柱跑着做遊戲，也在這里。

記得有一個冬天，我闖進花園去，看見四叔父坐在矮凳上編洪籠，我就停了下來，蹲在四叔父旁邊，看他把細竹篾捻子，繞在小瓦鉢子周圍，不住地講着，長長的細竹篾捻子，就也不停地在地上撥出小

小的響聲。

小學教書的父親，已放暑假了，他不大坐在家裏看書的，也不常到花園里來，他喜歡向我們小孩子一道扯草餵兔子，喜放起鴿子，飛在晴美的天空，繞來繞去的打圈。但他這一天却在花園里，把一本龐大的書，放在膝上翻看，比祖父平常看的資治通鑑，還要大了一倍光景。後來我知道這是我們的家譜。父親看了一會，笑着說：

「當真有這樣的事情的，他們總默倒是講來好聽的。」

「誇子事情。」

四叔父一面編烘籠，一面好奇地看着父親，又望望父親手上那本大書。他是編烘籠的能手，正如家里人的稱贊，閉着眼睛都不會編錯的。時常有着想找人講趣話的神情。

父親眼睛離開書，現出報告一件趣事的臉色，高興地說：

「譜上明明白白寫着的，講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從湖北來的時候，路上帶個鹹蛋，就吃了一個多月才吃完。」

四叔父皺一下眉頭說：

「這樣看來，當真窮餓，我借以為是人家說來挖苦我們祖先的哩！」

祖母停下做針線的手，微笑地向四叔父說：

「哪里算是窮！這是你祖先人儉省！」

父親指點着書，思索地說：

「我看，窮怕也有點窮吧？別人也會要說，要是不窮，就不會離開湖北那個老家了。我在地圖上看來，麻城縣就挨近河南安徽那些地方。一定是土地貧瘠，出產不好，再不然就是遭了水旱天災。」

四叔父看了祖父一眼有些怕說却又忍不住似的說道：

「我看，怕借有另外的原因！他們不是說湖廣填四川，都是細着手來的麼？只是大小便的時候，才准許改開，如今大小便不借叫解手嗎？」

父親也看祖父一眼，現出很不以爲然的神情，責備地反問道：

「那樣講來，我們的祖先借是犯法的麼！這不對的！」

祖父咳嗽了一聲，祖母父親四叔父都禁不住望他一下。祖父在書上做一個記號合了攏來，然後拾起頭教訓地說：

「犯法這些事情，斷斷不會有的！我們的祖先，個個都是老實的莊稼人，哪會犯法？窮到是免不倒的，只是他們那種儉省，我們後代兒孫，的確一絲一毫也趕不到。如今的窮人，不說一個蛋，吃不了三

兩天，就怕一頓也不够。我們上川來的祖先人，若不是口邊肚遠地儉省，那會發到今天這麼多的人？總之，其成家立業的大本，就是要靠勤儉兩個字上用功夫。」於是又單獨望着四叔父說：「一個人不足踏實地，勤儉做人，一天到晚只起些空想頭這是做不成啥子事的。」接着祖父自言自語地說：「我去看看雞鴨，該沒跑出去吃菜嘛！」祖父在家除了管理長年月夥種田而外，借常常注意菜園里的菜或者撒些穀頭子來餵雞鴨。

四叔父見祖父走後，就息下手來，嘴裏慢吞吞地重復着祖父說的那一句話「只起些空想頭」，隨又搖一搖頭，似乎在表示反對跟着笑道：

「那他們這麼遠跑來做啥子？我看總有些想頭的，要不然單在湖廣勤儉下去不好麼？」

父親用手指頭敲着書頁，同意地說：

「那當然，聽見四川土地肥沃出產豐富，又借可以隨你意思，插佔田地，哪個借想不來呢？」

四叔父見父親同意他的話，便頗為高興起來：

「這才說得起走嘛！沒有這些想頭，哪個肯來？」隨又驚異地問：「插佔田地！到底咱個插佔田地，聽到聽見好多人說，總有些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父親指點着書說：

「這明明白白寫在譜上的，明朝末年張獻忠剿四川，到處殺人放火，所過雞犬不留，弄得田沒人耕，地沒人種，連城里都長滿了野草樹木，偕有老虎豹子藏在里面，這時候田地沒有主子，也沒人要了，村邊來的人，能耕種多少田地，只消插起樹枝樹樑，做個記號，便永遠爲你管業了。」

四叔父忍不住喜滋滋地說：

「當真有這樣的事麼？那張獻忠到幹的不錯嘛！」

祖母立刻責備地說：

「你發瘋了，殺人放火偕幹得不錯！張獻忠那個鬼東西，唯願他墮十八層地獄，永遠都不得翻身！」

四叔父笑着曼聲說道：

「儘管你罵他！沒有他，我們如今怕偕在那個什麼地方受苦寒吧！」

父親抬起頭來，有所感慨地說：

「這歷史的事情，很難說定的，像隋煬帝一樣爲了看花，大開運河，又勞民，又傷財，鬧得天下沸騰騰的，當時哪個不抱怨？可是拿我們後代人看來却又覺得功德無量了，他開了運河，溝通了南北運輸，給後人無限的方便，不過，認真說起來，哪里是爲了後來的人好呢？張獻忠殺人也是一樣，他殺人

沒有目的只是生成的墮王，喜歡流人的血吧了！」

四叔父一壁編烘箱，一壁遲疑地說：

「好像他們又說的不同！……他們說張獻忠剽四川，全是爲了報仇。」

父親好奇地問道：

「哪一個說的？」

四叔父把烘箱放在膝上，慢慢地編，一壁微笑着說：

「人家鄉里人都這樣說哪！他們說張獻忠是個老陝，一向帶人趕驢子趕馬。常常跑到四川來駝糞。

他窮得很，冬天都沒鞋子穿，老是光足兩片的，跟在馬駝子後面跑。這樣的角色，四川人當然沒有看在眼里，再要是驢子跟馬踩了路邊的禾苗，他惱得攆起，挨一頓好打。聽說有一回在路邊上解大手，他抓把草葉子來揩屁股，」說到這里四叔父首先笑了起來「那才碰巧囉，他抓着一把合廬葉子。」

這便父親祖母和我都忍不住跟着叔父大笑起來。祖母笑了之後，憎得意地說：

「我看，這全是天有眼晴，才這樣叫合廬合他！」

合廬這種東西，不知道別省有沒有。在我們四川却是一種野生的草木植物，葉片像芋蘆的葉子，草徑矮矮的，長着，長着，長着，長着，通身佈滿細密的絨毛，手一稍稍挨着，便合得非常之疼，我們小孩子疼得

大哭不說了，大人陪妻痛得流出眼淚。因此，張獻忠誤把她拿來當草紙用，那痛的厲害程度，當是不難想像得出的。同時想着，一個惡人受了這樣懲罰，真是再好沒有了。

四叔父笑着繼續說道：

「張獻忠當時，疼得怪叫起來。他罵四川地方，不但人可惡，連草也可惡的。從此賭下彌天大咒，得勢的時候，是四川來報仇，連草都不留下一根。」

祖母詛咒他說：

「看他就不是東西！合該惹着你，你扯合這就是了嘛！你做醜婆役人？偏偏合着沒扯乾淨，人到給他殺着了！真該永世墮地獄的東西！」

父親也有點懷疑地說：

「聽說四川來官馬，那到怕是的，而今老陝不是當年年來踉蹌麼？只是合着搗屁股，我看多半是編來擺佈門面的。」

祖母也接着問起父親的意見了，笑着說四叔父道：

「聽他你這話來聽的麼？」

四叔父轉手滿臉聽得手腳起麻已，三伸受了委屈地說

「我編的！說烘籠是我編的。到差不多！……你們去聽聽看，哪個種田人不這樣說？」

父親用指頭敲一敲書說：

「沒有寫在書上，總有些靠不住的。」

四叔父埋着頭編烘籠，神情顯得很不高興。

父親專心看着那本大書一會，忽然說道：

「我不曉得，我們的祖先，爲啥插估在這塊乾地方，不插估到大水瀾去？」

我們住的地方地勢比較高點，冬天河里有很旺的水，到夏季應灌田的時候，却漸漸地少了，非另挖泉塘，車水補救不可。人們住在這裏耕種，當然很是辛苦的。而到縣城去的路上，只消走個七八里，便是大水瀾子，一年四季，河里都是鋪溝漫限的水，農人挖開田埂，自然就有水流進去，再不然或者在河邊上安上筒角車，由河流沖動，自行瓦水進田。人力和牲畜力，都用不着的。四叔父，聽他一向的談話，早就歡喜大水瀾了，這時父親提起這個事情，他重又興奮起來，不快的臉色，立即消逝，他接嘴說道：

「我看，我們的祖先，不是傻，就是太老實了！」

祖母忽然作聲咳嗽一下，那聲音顯然不是爲了咳嗽，而是帶一點透露消息的意思，所以看着書的父

親和編着烘籠的四叔父，都略微驚異地切下看看。原來祖父已轉來了，正背剪着手，向過道上的花台瞧着什麼東西。祖母囚坐的地方，對着過道的門。因此，她先看見了祖父。她怕四叔父說話放肆，兜祖父不喜，就不意四叔父說話留神一點。但因四叔父說的很大聲，祖父已經聽見了。他走來嚴厲地向著四叔父說：

「你在亂講個啥？……你咱個曉得的祖先是傻的？……簡直打胡亂寫！」

祖母忙望下祖父，又望下四叔父，似乎想說點話來解釋，而又一時找不着話似的。

父親便微笑地把插佔的事情講了出來，並表示出他的疑問。光景想從祖父那里得着解答。

祖父臉色轉溫和了，用手理理短短的鬍子，沉思了一會才慢條斯理地說：

「這里可以看出我們祖先的忠厚，當時上川來的湖廣人，一定很多的，不消說大家都要搶佔水多的田地，好種起田來，多估便宜，不花氣力。我們的祖先，却不在這點上打算，他想只要地土肥，出產好，多花氣力來車水灌田，那算得啥呢？氣力出在身上，又不用錢買。何況氣力灌東西，越用越有，越用越大。只有越想偷懶的人，才越沒氣力，越沒氣力，就越想偷懶。俗話說，叫化三年官都不想做，那是一句真話。我們的祖先，動快、儉省，不怕辛苦這三點都是我們後代兒孫應該學的！」

祖父走到石缸邊上，看了一會，又繼續說道：

「其實呢，一個人只要勤快、儉省、不怕辛苦，有啥子地方不好住呢？」

祖母也停下手里的針線，應和着說：

「那不是？」

祖父見石缸內的假山上，該有一片竹葉，突起兩根指頭，將牠挾來丟了。同時，大約由於祖母的應和，臉色顯得有些高興，接着說道：

「一個人總愛他生長的地方的。一道小河，一座樹林，一塊泉塘，一壩田地，那里沒有呢？看起來尋常得很，可是你在那道小河里洗過澡，飲過牛馬；你在那座林子里息過涼，檢過柴火；你在那塊泉塘里車過水，灌過田地；你在那壩田地里耕過種過，收穫過米糧，那你就戀戀不捨了。就是門外邊，你早晚走慣的小路都對你親切得很，那里有條埂，那裏有個洞，用不着眼睛細看，你就能容易易走過，不會跌絆，我到外邊去息過，不說晚上臭虫多得狠，睡得不舒服，就是天剛亮的時候，聽見雞叫，也覺得沒有家鄉的雞，叫得好聽。一回來，借沒落屋，人再疲倦，足再拉不動，只消望見那一向看慣的林子，小河田地以及院落人家，就立即安心了，有着說不出的快樂。」隨又感慨地說：「真是俗話說的，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祖母藉此變成祖父也說：

「其實呢，一個人只要勤快、儉省，不怕辛苦，有冷子地方不好住呢？」

祖母也停下手里的針線，應和着說：

「那不是？」

祖父見石缸內的假山上，落有一片竹葉，尖起兩根指頭，將它挾來丟了。同時，大約由於祖母的應和，臉色顯得有些高興，接着說道：

「一個人總愛他生長的地方的。一道小河，一座樹林，一塊泉塘，一畝田地，那里沒有呢？看起來尋常得很，可是你在那道小河里洗過澡，飲過牛馬；你在那座林子裏息過涼，檢過柴火；你在那塊泉塘里車過水，灌過田地；你在那畝田地里耕過種過，收穫過米糧，那你就戀戀不捨了。就是門外邊，你早晚走慣的小路都對你親切得很，那里有條渠，哪里有個洞，用不着眼睛細看，你就能容易走過，不會跌絆，我到外邊去息過，不說晚上臭虫多得，睡得不舒服，就是天剛亮的時候，聽見雞叫，也覺得沒有家鄉的雞，叫得好聽。一回來，借沒落屋，人再疲倦，足再拉不動，只消望見那一向看慣的林子，小河田地以及院落人家，就立即安心了，有着說不出的快樂。」隨又感慨地說：「真是俗話說的，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時難。」

祖母藉此變成祖父也說：

「你能幹！偏生你才有這些想頭！」

四叔父一面不息手地編，一面不平地說：

「埋怨人，要埋怨得有道理嘛！」

父親合上手里的家譜，不想再看了，却咳嗽一聲，清一清喉嚨，然後向四叔父說：

「我看，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倒並不是不安份的！原因是他們的本鄉本土實在不能養活他們了，他們才不得不走開了的。你想，拖兒帶女，要走他幾千幾萬里，不是爲了沒法子，誰肯吃這份苦！」

「那這樣說，我們的祖先，以前在湖廣那個啥子地方，一定很窮很窮的人了！」

四叔父息下手，現出聰明透頂的神情問。

祖母不高興地抵禦道：

「偏你就那樣瞞得！說得就好像前世在湖廣投過胎的一樣！」

父親現着考慮的樣子笑着說：

「也可以照你那樣說，我們上川來的祖人很窮。其實又何嘗不可以這樣說，他們有田、有地，只是地方遭了乾旱水災，三年沒有收成，弄得沒法子過活，才好跟人家一夥兒逃荒起來。……我覺得這樣說，到借契好些。我們做子孫的人，也應該這樣來看！」

四叔父仰起臉子，沉思一會，才又似笑非笑地說：

「要是他們真的有田有地，那乾旱水災一過，就該仍舊轉回去啦！爲啥子一逃就逃他幾千幾萬里？別的地方不逃去爲啥偏偏逃到四川來？四川那時候，照譜上說不是到處荒起，跟遭了乾旱水災差不多？」

父親沒有回答，只帶沉思的樣子，微微地笑着，似乎對於四叔父的話，很感興趣似的。四叔父有些得意地說：

「我看，總是聽見人家說，四川土地肥，出產又好，才巴巴的老遠跑來啦！要是老鴛等死狗，老雞在老地方，那怕現在借窮得沒有褲子穿哩！」

父親一面放下書，一面走開，笑着說：

「這一筆老賬，很難算得清的！」

四叔父見父親走後立即現出不滿的神情說：

「有啥子算不清？明明白白的，我們上川來的祖先，就是一家很能幹的人些。只要聽說哪個地方有好田地可以插估，可以耕種，他們就能不辭辛苦萬苦地走去。他們這種不安份的勇氣，我頂喜歡！我覺得窮並不緊，只怕窮得來光想聽天由命，不想打出一條活路來！哥哥他們，生怕人家說我們祖先窮，

還有啥臉相干呢？劉備不是借織過蓆子，關羽不借推過車，張飛不借啣過肉，朱元璋不借跟人家放過牛麼！」

四叔父在私學里讀過全部的四書五經，自己借去進察院訓練所，在城里站過崗，又進蠶桑學堂去學過種桑養蠶，似乎都幹得無味，仍舊回家來種田，閒時就看三國演義這類的書，借買成刀的草紙拿來學習大字，康熙字典也每天要翻一下。我們這習學堂里面教過的書，他有時會來糾正地說「唔，康熙字典上，不是這麼讀哩！」所以談起話來，頗能頭頭是道，講出一些奇異的想頭。絕不像一個單摸鋤頭把子的莊稼人。

祖母笑着責備他道：

「就算你說的對，你們上川來的祖先爲了孳才離開本鄉本土！那你自己呢？終天東想西想的，總想到外面去鬼混，又到底爲了個啥？你不是吃得飽飽的，穿的暖暖和和的嗎？這屋裏難道借缺你哪一爿？你跟我說說嘛！」說到最後，祖母停着縫綉的針，斂着笑容，極其認真地問。

四叔父停下手，想了一想，然後笑着說道：

「我先問你，假如世上有這樣一個好地方，沒有旱災，沒有水災，又沒有蝗蟲，個個莊稼人又都有自己的田地，種田的穀子麥子，有雞蛋鴨蛋那樣大。養的六畜，又肥又大，沒一個害病的。金銀財寶全

不稀罕，磚塊子那們大的，由隨你拿來墊猪欄牛欄。隨地都有夜明珠，晚上看夜戲回來，用不着點燈籠。
「這你不想去嗎？」

祖母禁不住笑了起來，大聲地說：

「你在做夢嗎！世上哪有這樣的好地方？除非是西天活佛在的極樂地！」

祖母這時已學會祖母的樣，每逢初一十五在吃素燒香敬神了。沒事的時候，偕在家中供俸的觀音菩薩面前，唸一通目蓮救母那樣的經書。至於唐僧取經，孫猴子鬧天空，豬八戒吃人參果，以及韓湘子九度文公十度妻的故事，也已漸漸沉行在家中了。

四叔父因此就又問道：

「那末，西方的極樂地，你老人家想不想去呢？」

祖母斂着笑容，嚴肅地嘆一口氣。

「想哪個不想！就怕沒那份福！」

四叔父笑着問道：

「那你又常常唸經吃素做啥呢？不惜是想苦修苦練，跑到那里去麼？婆婆她們恐怕日夜都想着哩」

祖母笑着嘆道：

「你就那樣驕得！」

四叔父笑着抵禦地說：

「還有啥子關係呢？又不是說你們心里在想醜事情！」

祖母笑着罵道：

「越說越不像話了，快繃你的烘籠，看你今天一隻也繃不起！」

四叔父只怕祖父一個人，祖父輕聲說他幾句，你都不敢反駁。對於祖母却就不同了，祖母罵他一頓，他都滿不在乎的，所以他這時就笑嘻嘻地說：

「我並不是說你們想得不對呀！我只是想問一句，你跟婆婆她們這種想頭，是不是妄想，是不是不安份呢？」

祖母這回生氣了，馬起臉罵道：

「你跟我少說些好話吧！」

四叔父笑着反駁道：

「這就說都說不得了！」

祖母臉色轉溫了，却仍然嗔責地說。

「菩薩的事情，你們不能隨便拿來嘴上講的！」

四叔父現出不以爲然的樣子，略微譏笑地說：

「那有啥子要緊頭，人家西遊記封神演義講了好多囉，也不見得就得罪了哪一個菩薩？」

祖母想了一會，才說：

「人家書上是恭恭敬敬地講嘍，也像你嘻皮笑臉的，那借要得！……快編你的烘籠吧，不要多講了。」

祖母拿根線對着天井射下的天光，下細地穿針。

四叔父不以爲然地說：

「你沒看過！那里會是恭恭敬敬地講？有些地方借在講菩薩的笑話哩！」

祖母沒有回答，只越發馬起臉，凝神注意地穿針。

四叔父望了一下粉壁上掛的那幅柳樹精，然後說道：

「你看柳樹精背上搯的不是呂洞賓麼？他不借定一個鼎鼎大名的神仙？樣子昏迷迷的，完全是酒灌多了！畫的人爲啥不畫他在斬妖除怪？我看也是要開開他的玩笑。」

祖母這一天大約由於惱怒，三番五次穿不好針，便叫我去給她穿。她一直沒有理睬四叔父的話。

四叔父忽然拍下膝頭笑着說道：

「呵，備有戲牡丹的戲哪，前回就在街上唱過的。那簡直更開玩笑了，說呂洞賓吃醉了酒調戲女人……這樣的事情，我就不會相信的，人家是神仙，備會那樣子麼？」

祖母接着我穿好的針，臉上略帶滿意的神情，向着四叔父稱許地說：

「會這樣想，才是對的！……街上的人嘴巴子閒得生蛆了，才想些缺德的戲來唱。」

四叔父似笑非笑地說：

「鄉里人就對菩薩好麼？你沒看見人家跟土地菩薩寫的對聯，那才笑死人嗎。右邊一聯是醜酒甜酒都不論，左邊一聯是公鷄母鷄只要肥，簡直比一個人借饑！」

這使祖母忍不住笑了起來，隨即又斂着笑容責備四叔父道：

「哪里有這樣的對聯？總是你想些來編的！」

四叔父立刻板起臉抵塞道：

「我編的！我到沒那麼聰明！」

祖母縫了幾針之後，抬起頭來，現出感傷的樣子說：

「如今所以世道不好，就是不尊敬菩薩的人太多了。剛才你伯伯（四叔父父親，他們都喊祖父是伯

伯」說的那四件我看借不借，借要添上敬神這一條才對。我告訴你，一個人不敬神，休說去不了西天極樂地，那恐怕還要折他的壽元哩！往後菩薩的事情，千萬不要想些來說，就說你是看來聽來，你也得把籍忘記才好……如今你們年青人，正是好修的時候，不像我們這些老婆婆，想起要修的時候，已經五六十歲，泥巴掩到胸口了，怕你再用功，也沒多日子給你修了。從今天起，你就聽我的話，先從口德積起！」

四叔父故意做出撒嬌似的樣子說

「我到不想進你們那個啥子極樂地嘛，不是伯伯他們又會說我妄想，不安份了！」

「這又不同了，這想頭是正當當的喏！」

祖母立即開導他，但隨又似乎看出四叔父是在說笑話，便責備地說：

「我不愛同你講的了？」於是下細地一針一針地縫着。

四叔父彷彿很開心似的，又重新迅速地繙起烘籠來。等會看一下祖母的臉色，做出要兜她老人家笑的样子，拖長聲音說道：

「伯伯他們當真就不妄想麼？聽說年青的時候，做夢都在想敲頂子，一有科舉開考，就馬上氣喘汗流地跑去。你看這借算是安份的嗎？」四叔父望一望過道那邊，回頭來見祖母沒有理起，老是低頭縫他

的，就又笑着說：「你怕又要說，伯伯他們的想頭，是正正當當的吧！那麼我請問一聲，既是正正當當的，又爲啥子這幾年不興科舉了，借說這是要不得的！你說嘛！這又是啥子名堂吶！」

祖母要笑不笑地抵禦道：

「算你想法多！等你伯伯來，你去問他好了！」

四叔父又趕忙向過道那邊望了一下，臉上現出一種胆怯的神情，生怕叔父走來聽見似的。繼後見滾動靜，便做出不怕的樣子，小聲頑皮似地說：

「我要問他的！你默倒我就一點道理都沒有麼？」

祖母不禁微笑起來噴責地說：

「你有啥子道理？你只曉得空口說白話！」

四叔父很是不平地說：

「空口說白話！剛才不是我問的話，哥哥借回答不清麼？」

祖母顯然很高興四叔父的聰明，看她拾起來的臉色便知道了，但說起話來，借是在責備他，她說：

「哪里是你哥哥回答不清！他們飽讀詩書的人，一向總是相信書上講的吶，你那些野頭野腦的話，沒籠頭的馬一樣，他會理起了，他沒笑你就是好的了。」

四叔父立即現出鄙視的樣子道：

「書上的話！……聽一半哩信一半！」

祖母有點驚異，隨即恫嚇地說：

「你越發打胡亂說起來了！等會你伯伯進來，你看我不告訴他的！」

四叔父這下却毫不畏懼地說：

「這我就不怕你譏了！我唔句四書跟你聽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恰恰和我說的，一點也不走樣。」同時臉上現出極其得意的神情，接着又氣忿地反問：「難道人家說了，就是聖賢，我們說了，便該挨罵？天地間才沒這樣的怪道理！」

祖母見四叔父把四書上的句子暗得那麼熟，似乎也頗有些高興，同時又好像有些不大相信，臉上現得似笑非笑地說：

「我沒讀過四書，我曉得你暗得對沒有？等你伯伯來了，再來評一評吧？」

四叔父現出不滿的神情說：

「來借不是那樣子，難道借會把聖賢的話改過？」

四叔父低頭編了一會，似乎忍不住了，又笑嘻嘻地說：

「我們不要說遠了，就拿張獻忠剿四川來看吧，書上說他連老婆的尖尖足也剝下來。這就信不得了！」

祖母譏笑地噴責他道：

「你去問張獻忠那個魔鬼好了！終天想些奇奇怪怪的話來。快些編吧，你那烘籠會編一天，都編不完的！」

四叔父充狠地說：

「我編起來，快得很，今天包你有烘籠！」一面繞，一面仍舊笑着說：

「老實說一句，譜上講的，一個鹹蛋吃一月，你就打我一頓，我都不會相信的。我看這只是寫來哄哄我們後代兒孫哩！」

「你要你伯伯捶你了！」

祖母立即罵了一句：

四叔父斂着笑容，搖頭地說：

「咳，再你咱個說，蛋只有那麼大，秤起來也沒四兩，那會吃到一個月？你說吃兩三天，我信得

祖母停下針線，現出很認真的樣子，開導地說：

「別的真不真，我沒讀過書，我不曉得。鹹蛋我是泡過頂多的，從娘家做女的時候起，到如今五六十歲，少說點，千把個總有了囉！你泡個一兩月就吃，那是不經事的。你泡牠年把兩年，你去看看，簡直跟醬一樣，再也分不出哪是黃哪是白了，只是一味的鹹，聞起來很腥，吃起來很膩口。誰也不能多吃，每頓只能光起筷子粘一點來搭個口味，這樣的鹹蛋，的確可以吃個把月！」

四叔父張開嘴巴，驚異地說：

「呵，偕有這樣的蛋麼？」

隨又笑着罵道：

「那簡直是個混蛋！」

冷不防祖父走進花園來了，一踏進門就瞧着四叔，顏色嚴厲地問：

「你在罵那一個？……：……：恐白無故的！」

四叔低着頭，只顧迅速地編他的烘籠。

祖母就笑着說道：

「他罵張獻忠那個壞蛋！」

祖父不再問下去了，只走到桌子邊坐下，翻開資治通鑑來看。

某
夫
婦

巴
金

三年前和我同路去漢口，而且在那里遇見溫的朋友，忽然寄信來向我打聽溫和他太太的消息。這封意外的信使我放下工作想了一個整天。我想的是我回到四川以後聽見看見的和那對夫婦有關的事。

我是去年十月底到重慶的，那時我住在西郊某友人的家。我到重慶後的第二天，溫和他太太便來看我，他們不是一道來，溫太太來得較晚，大約有半點鐘光景，卻是一路回去的。

在重慶看見溫，在我的確是一個意外。我離貴陽前就聽見朋友說溫到甘肅去。他和幾個熟人一起到那邊做事，說是抱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回來的決心去的，還帶了太太孩子同去。直到和溫見面，我才知道前些時在貴陽聽見的大多是朋友間的推測或誤傳。

「明方不同我去，她還要回江津讀書，」溫說，他的稍長而略現着白色的臉上仍帶着他常有的溫和的微笑。

這笑容和我在漢口看見的沒有兩樣。但是臉頰却較那時的略瘦，臉色也比較黯淡一點，而且唇邊一個黑硬的短鬚使他顯得老了好幾歲，只有那隻手和我的手握握時還是十分有力。

「你要當心身體呀，說不定你過不慣西北的氣候，」我忽然就心地提醒他說。

「不要緊，我身體相當結實，」他毫不在意地甚至自負地答道。

我不相他這句話，他的身體一點也不結實，近一兩年來朋友們常常談起他的「神經衰弱」，現在我

又見到他的缺少血色的臉。這不是單用一點勇氣便可以抹煞的。但我也不能在他動身的前一天磨磨不休地向他談掃興的話，使他承認自己身體的不行；所以我只是關心地再叮囑一句：

「不過無論如何當心一點，總沒有害處。」

「這個我也曉得，」他點點頭，他笑笑。他又說：「一個人多吃點苦也好，我以前太沒有吃苦了，其實到那邊也不見得就吃苦。」

於是他興奮地向我談起他的抱負來。我這時才知道他和朋友們同去甘肅，他的目的地却是另一個縣分，他們到一個軍校的政治部做事，他則去幫忙一個做縣長的朋友。那個縣分離軍校政治部的所在地不遠，縣長年紀不大，是一個願意苦幹的熱誠的人，我和他也曾見過一兩面。這友人做縣長有半年多了，據說還得着當地百姓的愛戴。還可以同這友人合作，而且我相信他可以幫忙這友人做出一點成績來。

「說不定會有人罵我做官了，」他忽然自語似地說，他把肩頭略為一皺，但馬上一個微笑又使他的雙肩開展了。

我不注意這句話，便也沒有答他，我却問道：「聽說你抱了非過完五年十年不同來的決心，真的嗎？」

他笑笑，稍微帶點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那是他們在同我開玩笑。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樣：既然到了那邊，總得住個三五年才算白跑一趟。說實話，我年紀也不小了，也應該做出一點事情才好。」他說得慢，但語調相當有力，態度也誠懇，這證明他的確是抱了決心，而且他對這事情多少有點把握。

我爲他高興。一個人找到了做事的機會是應該高興的。

「這很好，這很好，」我表示贊成，我也笑笑。

我這話似乎使他很高興，他站起來，從房裏踱了幾步，忽然含笑着我，囁嚅地說：「要是我做得有成績，你將來可以來請我嗎？」

「一定的，一定的，」我不加思索地答道。

他的臉上現着滿意的表情，他又說：「明方明年暑假要帶孩子來，你要是能和她一道走，那是好極了。」

就在這時候明方來了。幾年前我叫她做明方，現在我開玩笑地稱她做「溫太太」。胖胖的，高高的，眼珠黑黑，眼睛圓圓的，永遠穿着布衣服。

「你到底來了，就好像你和他被安排着要在重慶見一面似的，」她和我握了手，望着我笑道。「他聽說你來了，真是高興得很。」她的眼光轉到濕的臉上。「我們都這樣想，恐怕今年不能夠在重慶等到

你了。」

「但是我來了，我當初也料不到還會在這里看見你們的，」我感動地說。

「不過他明天就要走了，」她放低聲音感觸似地說了這一句，忽然轉過頭去。

房裏甯靜片刻。還是我開口：「孩子呢？怎麼不把孩子帶來？」

她已經掉回頭來，臉上仍還留着微笑，好像她並不會有過什麼憂感似的。她答道：「孩子在他外祖母那裏，我們今天走了幾個地方，怕他吵，便沒有帶出來。」

孩子只有八個月，我沒有見過，聽說很可愛，平時不愛哭。

「其實我們應該把小明帶出來給你看看才對，」溫接下去說，「我們起先原有這個意思，後來因為明方要去看兩個同學，怕在路上不方便，才把他留下來的。」小明便是孩子的名字。

「不要緊，橫豎你太太還裝下重慶來，下次我們還可以碰見，」我說。他已經告訴我，他太太把他送走後第二天早晨便搭船上江津去。他們兩個都不會有功夫再到我這里來。

我們不再提這件事，卻夾七雜八地談了不少別的話，談到我，談到他們夫婦，談到許多我們共同的朋友。我們三個人談得非常高興。

天色開始陰暗。他們說是有着別的約會，必須告辭走了。我的挽留使他們僅僅多耽擱十幾分鐘。

「現在一別又不知道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再見了。」他緊緊握着我的手戀戀不捨地說。

「你怎麼就忘記了，他剛才還答應明年同我一道去西北的，那時我們一定要他至少住一年，」他太太好像故意說這話來安慰他，同時也像安慰她自己似的。她仍在微笑，眼光溫柔地愛撫着他的臉，不過我看見她一雙細眉略略一皺，鼻樑上現出一點紋路，但馬上又成爲平坦了。

「是的，你一定要來，我希望有一點成績給你看，」他說着臉上現出一點喜色，從他的眼裏射出來的是帶着自信的眼光。

「那時孩子開始講話了，你們家裏一定很熱鬧的，」我順口說道。

「是呵，那時小明會亂蹦亂蹣，吵得人不安的，」明方聲音清朗地笑道，她的眼睛帶着喜悅發光了。

做了父親的溫的臉上也帶着同樣的表情。他溺愛地說：「小明完全像我。脾氣就同我一樣，而且恐怕比我的還大。」

「這都是你嬌養出來的，」明方含笑地抱怨一句。

溫笑了，他解嘲似地對我說：「這是沒有辦法的。看見一個小生命慢慢地長起來，他會笑，會動，會看你，不甞得你不心疼他。其實不只我一個人，還有你，」他掉回他太太，「你和你母親也是一樣嬌

養他。」

明方沒有話說了。他們走的時候還聽得她囁囁非不妻去給他們送行，因為我向他們打聽汽車和輪船出發的時刻與地點。溫坐車走，明方搭船去。她過一天走，我至少來得及送她。

但是兩個人我都沒有送，這天晚上我就因為路途勞頓的關係病倒了。發燒，頭痛，胃口不好，四肢無力……我連下樓也覺得麻煩，更不敢想到去汽車站和江邊了。

不過我的思想還能夠跟隨他們，躺在床上我隨夢模測中彷彿望見了汽車開動，輪船起錨；清醒時我暗暗禱祝他們旅途平安。

兩個月以後，溫寄來一封短信，說他在那邊過得很好，但也很忙，因此沒有時間給我寫信，希望我暑假踐約去看他。又說他太太也許會提早行期，甚至最近就動身也說不定。

讀到這信，我不覺發笑了。溫從來就不喜歡寫信。即使有時間，即使朋友們寫了長信給他，他也不高興拿起筆寫幾句回答的話。這是一類真名的領寫信的人。朋友們知道他的這種脾氣，朋友們也原諒他的脾氣。

信到後第六天的傍晚，明方忽然來了。她第一句便說：「我來向你告別。」

「怎麼，你真的就要到那裏去？」我驚問道，我想起了溫的信。

「當然真的，」她笑着點點頭，「我親戚幫我買到一張飛機票，剛才來通知，說明早晨起飛。」她臉紅紅的，精神煥發，帶着很興奮的樣子。

「爲什麼這樣快？」

「我也想不到，我還是昨天上午回國度的，所以說現在很匆忙，也不能和你多談話，」她匆匆忙忙地說，剛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站起來。

「那麼你明天便可以看見他了，」我鼓勵她說一句。

她立刻了解我指的是誰，便答道：「明天還不可以，至早也要後天，還要坐一段汽車？」

「後天也是很快的，」我說。又問一句：「小明也帶去嗎？」

「帶去的，」她答道，過後又笑着解釋道：「他想念小明想念得不得了，每封信都問到小明這樣小，明那樣。要是不把小明帶去，他一定不依我的。」我從她的笑容裏看出了一個母親的慈愛。

「其實我看你也不該離開小明，」我笑道。她也笑笑。這應該是一種滿意的笑，過後她問我道：「你要給他帶什麼信嗎？」

我想了一想。我有許多話要對溫說，我應該寫信的。可是來不及了，而且我不想在這時候拿筆。一時恐怕也寫不出什麼。我便放棄地回答她：「沒有。請你替我問他好。」又加一句：「我希望他在努力

做事之外，還要好好地保養身體。」

這後一句話在她聽來應該是多餘的。然而她却帶着誠懇的感謝接受了牠。她伸出手來和我握手告別。她感動地說：「我一定把你的話轉達的。」她又叮囑道：「你暑假一定要來呵，我們等着你。」

我爽快地答應着，一面把她送下樓去。我看着她進了黃包車，又望着車夫飛跑地把車子拉走了。

她後一直沒有信來。過了一個月我到了成都，某一天聽見一個朋友講起，溫太太也在這里，我覺得很奇怪，詳細一問，纔知道那班飛機機件發生了障礙，在成都停下來便沒有再飛。乘客們有的搭下一班的和以後的飛機走了，有的則被留在成都等候空位；明方便是被留下來的客人中的一個。

我第二天去看明方。她住在一個舊同學的家裏，（那同學夫婦都是某銀行的行員），正抱了孩子在客廳裏玩。她熱誠地歡迎我，我的來使她感到驚喜。

「想不到我還會在這里看見你，」我笑着說。

「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會在這里等這麼久的，」她笑着道。

「他常有信來嗎？」

「常有信來。他很着急呢。」

「他身體還好罷，工作怎樣？」

「身體不大好，工作倒還不怎麼困難。」

我們繼續談了幾句關於溫的話。白白的圓圓臉的小明睜大他那對滾圓滾圓的黑眼睛望着我，忽然「嘿嘿」地笑起來。

「你在笑什麼？小明，你認得黎伯伯嗎？你喊黎伯伯，喊呀！」明方逗弄小明道，她把自己的臉頰很近小明，兩個人的臉頰都是紅紅的。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小明，他會講話嗎？」我指着小明問道。

「還不會哩，不過會喊爸爸媽媽了，」她答道，又對小明講：「小明喊聲爸爸呀，喊爸爸——」孩子用勁似地喚了一聲，相當清楚。

「他爸爸要是聽見，一定很高興的，」她得意地說，一張臉因笑容顯得十分明亮。「呵，小明，喊伯伯，黎伯伯。」

「是的，這孩子真乖。他爸爸看見他去，一定很高興，」我接下去說，我想起溫去甘肅的前一天對我說的關於孩子的一段話。

她問起一些關於我的事情。然後我問她：

「那麼你什麼時候可以再飛？」

「大約就在這兩三天，航空公司的人說下一班飛機一定有空，他們會來通知的，我昨天纔去問過，」她聲音平靜地說，沒有一點焦急，顯赫她對搭下一班飛機去蘭州的事情很有把握。

我答應過一兩天再來看她。隔了一天早晨我再到她那里，她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告訴我，她要回重慶去了。「——他昨天來了信叫我不要去，他說他自己也預備回來。」

「爲什麼要回來？他在那邊不是工作得很順利嗎？」我驚訝地問道。我又加上一句：「我還打算今年暑假去他那里呢！」

「據說那個做縣長的朋友也要離開，還有兩個朋友也要走，已經有了一些意外的障礙……」她說着，一對細眉緊緊皺在一起。

「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我關心地問，我也感到一點失望。

「恐怕還要等兩三個月，我打算先回江津去教書，等他回來再決定下半年的計劃，」她慢聲答道。

「也好，」我順口吐出這兩個字，心裏却在想別的事情，我的確預備暑假中到溫那里去看看，我從沒有去過西北，很想趁今年比較閒空的時候走一趟。現在聽說溫要回來，那麼我去西北的計劃恐怕只好打消了。「小明呢？」我忽然問道。

「在樓上睡着，」她答道，眼光掉向樓上，眉毛開展了，嘴邊浮出一個微笑。過後她好像回答我的

「也好」兩個字似的，接着說：「他回來也好。他最近來信說身體不好，神經衰弱相當厲害。那邊事情多又難於應付。回來稍爲休息一下也是好的。不過——」

「對，我很贊成，我就放心他身體吃不消，」我猜得到跟在她的「不過」後面的是些什麼話，而且我也想過來的：這應該是「他又白跑了一趟」之類，我和她有着同感，我們都不盼望他這時搖興地回到重慶。我不願意聽她再說下去，便打斷她的話頭。

「我想還是勸他養息一年，或者在一個中學裏稍爲担任一點功課，等他身體養好了再出去做事，你看這樣好不好？你也可以幫我勸勸他，你的話他倒肯聽，就是你們兩個平常都不愛寫信。」說到這里，她微笑了，在這笑容中閃耀着一線希望之光。我看出來她還是這樣深切地愛她的丈夫，我替溫感到幸福。

這時她同學家的女傭從外面進來，報告說「有預行了。」又聽見隔壁有人在嚷：「拿出來了。」

「那麼你等一下，我去把小明喊起來，」她匆匆說着就站起來，往樓梯那邊走去。

在這個城市裏，發預行警報是用一面旗來表示，旗子上寫明白「預行警報」，插在十字路口有警察崗位的地方。因此有人看見旗子就說：「拿出來了，」意思就是：發了預行警報。

明方抱了孩子下樓，小明帶着瞌睡的樣子，眯着眼睛，沒有哭，也不笑，頭上戴一頂白毛帽子，身

上穿一件白毛線衣服，臉紅紅的。

「我們小明瞌睡還沒有醒，連媽媽也不肯喊，連黎伯伯也不肯喊，」她笑着逗弄孩子道，「一隻手還提着一個皮箱。」

「你把箱子給我，我替你拿。」我伸手把箱子接過來。

「你沒有別的事清？」

「沒有，我陪你去躲警報，」我答道。

「那麼，謝謝你，」明方微微笑道，過後又去同小明講話，她搖動他的身子，把臉偎着他的臉頰，他的眼睛漸漸睜大，他終於「嘿嘿」地笑起來。

女傭收拾好東西，提了一個布包出來，我們看着她鎖了大門。她走得很快，我同明方慢慢地在她後面走，明方抱着孩子，我提皮箱。

天空堆着好些灰白雲片，但是陽光還不時穿過雲堆射在街上。我看見一線藍天，便斷定道：「今天不會有敵機來的。」我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報告空襲警報的汽笛又含含糊糊的響了。

少數人驚惶地跑起來。一部分人加快脚步往前走。明方對我笑道：「你說敵機不會來？」孩子在她肩頭睜大了眼睛望着我傻笑。

「現在只是『空襲』，怕什麼？」我笑着答道。我們已經走近城牆邊，望見那缺口了，人們摻連不斷地爬上城牆缺口，走下城外突昨荒塚間去。我們也由這地方出了城。我看明方的鼻頭上沁出幾顆汗珠，髒大衣沉重地在她身後擺動，便問道：「你累嗎？」

「不累，」她搖搖頭答道，過後她又把鼻尖觸小明的臉頰，愛憐地說：「你小眼睛東張西望，究竟在看些什麼？」

孩子快樂地「嘎嘎」笑起來。她對我說：「人家跑警報，他倒在弄熱鬧。你看他兩隻眼睛睜得滾圓滾圓的，多半以為這麼多的人都在趕會，所以他很高興。」

「這孩子倒很可愛，他一天老是在笑，」我接口說，我們一面講話，一面走，路窄人多，我們走得慢。後來我們跨過一條乾溝，走到一塊種着幾顆柏樹的墓地上去。

土堆似的墳冢蔓草叢生，墓碑全倒下來，有的埋了一半在土裏，不肯讓人看見一個字。明方揀了一塊較光滑的石碑坐下，寬慰地噓了一口氣，我看見她險的四周冒着熱氣。孩子活潑地在她的膝上跳躍着。

「有了孩子真磨人，他一天一天地重起來了，」她抱怨似地說，但是看她的臉色，我知道她對這孩子是極滿意的，果然她馬上添加一句：「不適當好她還不受哭。」

「小男的確是一個可愛的孩子。我曉得你們兩個都愛他，」我接嘴說。

「是啊，他父親才真是愛他，每封信都要問起他，問他身體加重沒有，問他會不會喊爸爸，問他是不是常常哭；問得太多，連我也都忘記了，」她笑着說。

「做父親的大概都是這樣，」我頓口回答一句。我這時剛剛在一個快要被踏平了的墳頭上坐下，就聽見炮聲一響，知道是解除時報了。我們便躡身走到城裏。

下午我陪她到航空公司把去蘭州的票子退了。四天以後她搭了某銀行的車子回到重慶去。

那天早晨我去送行，那是行員眷屬坐的車子，送行的人不少；明方坐的是左邊靠窗的坐位。開車的時候，她同孩子都伸出頭來望我，我對她揮手，孩子睜着那對烏黑的圓眼睛，笑嘻嘻地笑着，引起好些送行者者的注意。我看看孩子又看看母親，我覺得他們太相像了。

三個星期以後，我回到重慶，仍舊住在西郊友人的家裏。溫沒有來信。明方早到江津去了。我去過一封短信問起溫的消息，她回信說，溫大約兩個月內可以動身；她在江津教書，鐘點不太多，生活還好，暑假中要回到重慶來。

但是不等到暑假她便回來了。她沒有來找我，我也無法見到她。等我她知道她來重慶時，她已經動身去廣元了。她給我寄來一封信：

「××：我是得到他在廣元病重的電報，才趕到重慶來的，現在我到了直達廣元的車子，明天便動身。臨行匆忙，沒有能來看你，請你原諒。心裏亂得很，只求病情無變化，讓我在那邊好好地看護他，把他安全地送回重慶來……明方。」

字跡極其潦草，不像她平日寫的信。

我等着她帶來好消息。我向各處打聽過她的病情，始終得不到一個確實的答覆。

明方一去就沒有信來，但是有一天意外地她自己來了，她回來了，她站在我的面前，她還是高高的，跟珠黑黑，眼睛圓圓的。然而她瘦了，她的笑容消失了，兩頰的健康紅也褪色了。她不會開口，我想知道她要向我報告什麼樣的消息。

「你看見他了嗎？」我顫抖地低聲問道，我低下頭不敢看她。

「我去過了，」她聲音嘶啞地答道。我忍不住抬起眼睛來，她惱恨似地微微搖著頭，眼睛是乾燥的，裏面却有幾根紅絲。

「怎麼這樣快？我簡直想不到，」我苦痛地說。

她不答話，埋下頭，坐在我斜對面，一隻手撐着右邊臉頰。屋裏是一陣難堪的靜寂。忽然樓下院子裏響起一個小孩的清脆的笑語聲，接着有兩三個年青的聲音哼起一首歌。

「小明呢？」爲了打破這沈默，我發問道。

她抬起頭看我一眼，眼睛亮了一下，好像暗灰色天空裏閃起一股雷光。她仍還用苦澀的聲音回答我；「他還在他外祖母那裏。」歇了一下她又說：「他一點也不曉得。」她似乎想笑，却又不能笑，代替笑容那臉上現出一下拘牽。

「他不曉得倒好，」我點着頭說，我這時想說幾句安慰她的話，但是我找不到適當的句子，我心裏苦痛着，怎麼能夠裝出平靜的笑容？我接下去再說：「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他一定是個好孩子。」

「是的，他會慢慢長大起來的，」她似乎得到一點安慰地說，過後她又加上一句：「沒有父親的孩子從來長得很快。」

這句話使我打了一個冷噤。她的嘴又閉上了。我注意地看她的臉，臉上失却了從前的那種光彩，眉毛深鎖，眼睛是乾的，眼白上泛着淺紅色，眼皮略微腫起來，她一定哭得太多了，現在才顯得這麼冷靜。

「他沒有留下什麼話？」我不想再拿這種話問她，但是話語自己衝出我的嘴來。

「沒有，」她搖搖頭答道。

「那麼他得的什麼病？爲什麼這樣快。爲什麼他們不早些打電報給你？」我不應該說這些類似審問

的話，但我的苦痛逼着我把牠們吐出來，用牠們來折磨她，也折磨我自己。

「我不知道，」這短短的冷冷的答語是她遲疑了片刻才說出來的。這使我感到驚愕，使我發出下面

一句問話：

「他葬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她臉上的陰雲堆得更厚了。

我不能了解她為什麼要這樣冷淡地回答我，我有點不滿意，便追逼地再問一句：

「你真的到了廣元？」

對我這問話她似乎並不感到驚奇，她仍還用她的苦澀的聲音回答我：

「汽車過了河，駛進那座古城，我還看見那巍峨的殿樓，我覺得城裏一切都一樣素，安靜，那裏決不像是一個可怕的地方。我下車時，還疑心我在做夢。」她嘆了一口氣又道：「我現在真正在做夢。」

是的，那是廣元，我認得那個地方。她講得不錯。那古城的景象立刻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在那裏住了三天，不，四天，找到車我馬上就逃走了，我恨那個地方，我怕那個地方，我永遠不要再見那個地方！」她忽然換了語調，提高聲音切齒地說。

「但是他的遺體不是葬在那裏嗎？你既然到了廣元，怎麼又說不知道他埋葬的地方？」我驚奇地問道。我想，難道她受了大刺激以後弄得神經失常了嗎？不然她爲什麼對我說這些不可了解的話？

她睜大眼睛望着我，好像我說了什麼傷害她的話似的。仍舊是那兩顆溼黑的眼珠，但是牠們現在顯得那麼不靈活。忽然她把眼珠大大地動了一下，把頭往後一仰，然後猛烈地搖着頭，我這時注意到她有那麼長那麼濃的頭髮！她感情奔放地用相當高的聲音說：「他沒有病，也沒有有人埋葬他，幾顆炸彈打得他沒有一點蹤跡，真是一點東西也沒有留下來！」

「這不可能，不會是真的！」我彷彿受到迎頭一個炸彈似的，我忍耐不住，突然站起來，把手在桌上一拍，辯駁似地大聲嚷道：「你不是說接到他病危的電報嗎？」

「那是他們騙我的，他們想不到我會馬上趕到廣元去，他們還給我打了一個他病故的電報，可是我已經到了廣元了。我親眼看見那個地方，墳地還有一個小小的缺口，這就是那天轟炸的痕跡，死的人不只一個，坑已經填平了。」她停了片刻，又說：「我住了四天，每天都在那個地方徘徊許久。我遇到一次警報，我不走，我就站在那個缺口旁邊，我想這應該是他站過的地方，我希望一個炸彈把我也打得粉碎，讓我和他埋在一處，讓我的血肉同他的混在一起。我真想就這樣死去。但是那天敵機卻偏偏不來。說起來你也許不相信，我從沒有像那天那樣失望過的。」她疲倦似地嘆了一口氣，「以後，我就走了，

永遠離開廣元了。」

我沒有話講，只得頹喪地坐下來，現在除了安慰的話以外我似乎不應該對她說別的話。但是我將用怎樣的語句安慰她呢？

「我要走了，」她站起來用無可如何的低沉的聲音說。

「你再坐坐罷，」我慌張地挽留道，我想不到她會走得這麼快。我希望她多留一些時候，我覺得有許多話要對她說。

「我不想坐了。我本來不想對你說這些話的，現在終於說了，其實說了這麼多，也覺得心裏暢快一點，」仍是用低沉的聲音慢慢說出來的。她的眼光無力地看四周，右手伸上去按着頭髮。

「那麼你……」

她不等我把話說完，就答道：「我回到江津去教書。我自然還應該活下去。」

「小明呢？他還好罷，總會成爲你的安慰的，你應該……」以後的話沒有說出來，但她已經明白我的意思了。

她的眼睛突然明亮起來，新近消滅的臉龐又顯得了生氣，我看見一絲笑意從愁雲堆中擠出來，但馬上又被另一些陰雲蓋上了。如同意味地點點頭，說：「是的，單是爲了小明，我也應該好好地活下去，我

應該好好地教養他，所以我要把他帶到江津去。他在我身邊，就像他父親也在我身邊一樣。他將來一定可以做他父親未做了的事。」她停頓一下又加上一句：「不知道會不會輪着他來給他父親報仇。」

這後一句話我當時不大了解，但她走了以後，我忽然想明白了。她說得對。要是該小明出來替父親報仇，那未免太遲了，至少也還要等十幾年。在這廣大的中國土地上不是還有着溫的許多朋友麼？不是還有着無數的像我這樣的和溫同運命的智識分子麼？苦說報仇，那應該是我們的事，無論如何不該輪到小明。

我把明方送上進城去的公共汽車。她臨走時答應到江津後便寫信給我。她果然不失信。但是那封信以後就再沒有消息來。我去過兩次信，都沒有得着回音。在這中間，三個月又過去了。最近我忍耐不住，便到她的母親那裏去打聽消息，據說她和孩子都活得很好。我想，我以後也用不着爲這年青的母子就心了。

我把以上的這些事情都寫在回我那朋友的信裏。最後我用下面的話來結束這封信：

「你應該記得約翰·克利斯多夫的話：『能够剛強是多麼好！一個人剛強而能够受苦是多麼好！……』我寫完明方的事，克利斯多夫的有力的語言又在我的耳邊響了。應該做你所能够的，是的，根據經

曼。羅蘭的一個主人公的理想：一個英雄便是竭盡自己所能的人。那麼，我們的朋友明方的確是一個竭盡着自己所能的人了。我們再沒有理由為她就心。……」

我提到約翰·克利斯多夫，因為我這時正在重讀羅曼。羅蘭的這部小說，而且我還預備把他給明方寄去。

十二月二十七日

州五年六月

備

首
文
研
中
央
文
言
文
學
校

國
瑞
表

名家新作選集

編輯者 讀書出版社

發行者 讀書出版社

地址：南京中山東路一七〇號

定價每冊法幣壹百圓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出版

3